

收換三批

59

雨下殘荷

三本全

郭杰律師通告

李薰風先生所著「雨下殘荷」小說有著作權禁止翻印茲值出書伊始委託本律師代為聲名特此通告

郭律師事務所設北京崇文門外北官園二十一號電話南分局四百三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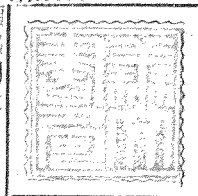
雨下殘荷

上册

實價壹圓

民國廿九年五月出版

排劇攝影
影須徵同意



版權所有翻

印必究

著作人 李薰風

出版者 義文書局出版部

印刷者 義文書局印刷部

發行者 義文書局發行部

總發行所

北京打磨廠東口內路北
電話南分局一〇六號

義文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是拿我們去賣野人頭，我們也是答應的麼？」何仙姑聽他言之有理，當然也爲之對來道：「出如水却是別有會心，喃喃不絕的道：『辦週刊也是我們所希望的，那家大報大約我，此景是生治也還不致不成？今天我瞧那位附刊編輯，直向我眉目送情。祇是今晚的飯，幾時可以吃呢？』花逢春這時餓上心火來了，倒不十分的着急於解決吃飯問題，他笑道：『容隨主便，他說明白了，先把這事講清楚，才好吃飯，如今我們已講清楚，大約開飯也快了。』話言未了，猛聽得遠遠的，噹噹幾聲，炒勺響，接着一陣肉香，送了進來。何仙姑聞見了，不禁笑了，那吳如水也笑道：「這大約是炒蝦仁，帶着一種海味白腥氣，做自牙一宜治不引作重撇好。」花逢春也聳着一隻大鼻，像電影上的狗明星聳了丁一樣的，嗅了幾嗅道：「不是，不是，這一定紅燒翅子，味道濃的很！」那何仙姑聽了他們互相猜測，滿都未必合理，她忍不住的一笑道：「你們說的又不對，北京的小報，雖不如上海一個亭子間，就可以作編輯室營業部和寢室，那樣簡陋不堪，可也不見得就每天以燒翅子，炒蝦仁做便飯，你們豈不是錯了？」花逢春嘻嘻的，笑了一陣嘴，猛然下嘴唇一涼，低頭看那西裝的領帶上，已然濕了一片，他趕緊嘴唇邊一嘔溜，笑了一笑道：「那麼不是燒翅子，來它一個燒翅根，也是我們的運氣！你們沒有聽見現世報每月好幾百津貼？何在乎此？」他們互相猜疑着，忽然外邊脚步一響，走進那個上了年紀的聽差來，花逢春滿疑着他進來，必是携帶着杯盤碗箸，前來佈置台面，以便開餐；却不意他是空着手，祇提起茶壺，向他們每位斟了些茶，就坐在一邊，而且再也不出去了。花逢春一看，這還了得，若是一味空往下灌茶，那怎麼對得起老肚？他就

不禁問道：「路先生呢？」那老聽差的不慌不忙的，答道：「出去了。」花逢春出其不意的，大吃一驚，急問他到那裏去了？那老聽差的笑道：「他有三處飯局咧！今天因為是禮拜六，晚局的帖子最多，還有時候，多到五六處。」花逢春這一下子，真是沒了主意，不過他還有萬一之想，如果路瘦梅應酬應酬就回來呢？因而又問道：「他大約幾時可以回來？」老聽差見他問了又問，頗不耐煩！他道：「這倒沒有一定，今天的三處飯局，一處是張代委員長招待新聞界，一處是名伶小桃花收徒典禮，一處是文明中學學生會招待西餐，那一處也不能不逗留個把鐘頭，說不定回來就要十一二點鐘？」花逢春聽了這話，他有些不大相信。想了一想，他又問道：「那麼報館的稿子誰來發呢？」老聽差笑道：「那不過剪剪兩份晚報，他出去應酬，蔣先生動動剪子也就成了。」花逢春想了又想，氣得把腳一頓，說道：「你快去請蔣先生來談話。」老聽差的去了回來道：「蔣先生吃飯呢。」花逢春一聽，他和那何仙姑吳如水二位寶貝，各都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那老聽差的也不出去，直挺挺的往旁邊一坐。那意思還負着一點監視他們的成分。花逢春楞了好半響，他祇說了一聲：「走，豈有此理！」就和兩位女主角一齊出去。幾個人走得腳底下皮鞋，踩在地皮磚面，踏踏的響，難得編輯部營業部，居然連一個人出來打招呼都沒有，一任他們兩女一男出去了。祇有那老聽差的送他們到了二門，連連的還說着：「三位慢慢的走，有功夫來閒坐，對不起。」及至看他們一哼不哼的，負氣出去了，他就一回身，慢慢的走進了編輯部。祇見那總副二位大編輯路瘦梅、蔣鐵成各都躺在各人的床上，面對着頂棚，吸着香烟，那寫字台上的兩份晚報，早已給剪刀

剪得七零八落，碎屍萬段，凌遲處決。聽見他進來了，那路瘦先生一古碌爬將起來道：「出去了麼？」老聽差的笑道：「我就照着您教的一篇話說的，他就一哼不哼的走了，光景是生了氣。」路瘦梅嘿囁冷笑道：「滾他媽的蛋！揩油，端架子都使到無冕皇帝的頭上來了？」那蔣鐵成也從牀上坐起來，楞楞的道：「這真是大煞風景，其實，留他們飽餐一頓，據他人之慨，又費得了甚麼？」路瘦梅咄的一聲道：「你小子野心勃勃，我早知道！副刊上的女投稿家，從來鬼鬼祟祟你不公開，如今又轉起女話劇家的念頭來！」蔣鐵成不當心他一變臉，嚇得身上一哆嗦，雪白的臉蛋，一陣發紅，很靦腆的笑道：「你嚷甚麼？事情還八字沒一撇，讓你一鬧，就許壞了，打不成狐狸，弄一身騷，何苦呢！」那路瘦梅吸着一支香烟，近了蔣鐵成的身旁，拍一拍他的肩膀。欣賞着他，哈哈笑道：「這話又說回來了！女話劇家都是久經大敵了！那裏拿到我們看到眼裏？你不見我老遠的，請了他們來，那二位女主角，架子端得十足，憑我說甚麼，理也不理，看也不看，祇是由花逢春代答一切，把我快氣死了！一頓飯喂了狗，也不能讓牠們白白的吃了去！你說是不是？」說完了，他徐徐的嘆了一口氣，又吸一口香烟，把烟屁股丟掉，看了蔣鐵成的臉，輕輕的笑道：「那麼你以為我儼然使甚麼手段，才能把那女投稿家，弄到這裏來談談？」蔣鐵成也把手裏的香烟屁股丟掉，躲開路瘦梅，站起來在地上走了一走，忽然把他的長大衣服穿起來，笑道：「我該到那裏看看要開版的大小樣去了！你等着我回來，打四圈，咱們慢慢的談。」路瘦梅說道：「難道也不吃飯了麼？」蔣鐵成笑道：「說謊話是兒子，我外邊倒還有個小小的應酬。」

「那老」

下

一坐，所以要早去一點，回來早。一說罷，他流波送盼，對他一笑，這才走出去了。路瘦梅也哈哈一笑，想着今天幾個考上海，讓自己騙了一個飽，這位居然也不在家吃飯。幸得他還開飯，吃飽了一睡，比甚麼都強！便叫老聽差的開飯。一見原來一碗肉絲炒白菜，一碗老聽湯，至於炒蝦仁，燒翅根，廚房裏也預備，那早給後院住的社長家眷開上去了。他吃着飯長還想着那花逢春一班人，可笑又可惡！就憑自己那種情調懇切，還加以吃飯的誘惑，他們能然不爲所動，且看他們不久的將來，如果在別家報上出特刊，在戲院出演，不罵他們一個狗血噴頭，誓不爲人，想到其間，吃飯的力量，也增加了許多，飯還沒有吃完，忽然老聽差的進來，他手裏舉着的，是一封信，丟在蔣鐵成辦公的吃墨墊上，他就出去了，路瘦梅以爲這又是附刊投稿一類的函件，他也未曾注意，直到他吃完了飯，老聽差的往外收拾傢具，他才看見那是一個緋紅色的布紋紙洋信封，藍墨水的鋼筆字。其實，這也不足爲奇，儘現在一班女性化的投稿男人，寫起信來，學着女性的嫵媚，偏喜歡用緋紅色信封，以博編輯先生的另眼看待，至用藍墨水寫鋼筆字，更是學生所玩慣的，囉哈希奇！不過所奇怪的，就是這封信香氣噴鼻，近了些就聞見了。路瘦梅雖然沒有多少女朋友，不過他沒有吃過豬肉，還看見過豬跑，曉得這封信是香水淋過的女人出品，非同小可，大有蹊蹺！他就手不由己的，拿起來一見，却是沉甸甸的，紙子很厚，封面上除去報館地址，就是：「附刊編輯部。」底下也沒有來處，自然就是：「內詳」二字，猛然看，也不過一封平常投稿信。路瘦梅原想不拆了，但是閒着沒事，他樂得看看內容。隨手一拆，裏邊露地落出一打子文章格子紙寫的小稿子

，另外呢？還有一張東洋的婦人便箋一，上邊寫的是：鐵成先生：接到您的信，真是慚愧死了！我是一個小孩子，那裏稱得起文學家？和大名鼎鼎的冰心，冰瑩，還差着十八萬八千里不止呢！您說錯了！您說我沒有和您見過面；我却說偏和您見過面；日子在上星期六，時間是下午三點半，我到現世報補了兩張報，站在二門外，沒有進去，看見您在編輯部窗子裏，低頭工作，那聽差的老頭告訴我，這就是蔣先生，我偷偷的看了一回，我就走了。您約我今天下午七時半，到西單英林一談，我本想去，可是今早家裏來了一位天津的姑母，不能去了，沒有法子，祇得趕快寫給一封信，聲明我這次爽約了，下次再由我約請您罷！這要請您特別原諒我的，不得已！附上稿子幾篇，這是我在學校課餘寫的，請您替我刪改賜登。這裏謝謝！您的學生郭碧蓮鞠躬，路瘦梅看完了這封信，幾乎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她暗叫一聲：「慚愧！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看了看那稿子，無非高等小學生的玩藝，無一可取，看看這封信，倒也清新流利，心想怪不得鐵成今天早就走，說有應酬，連飯也不願吃了，却原來他到英林咖啡館赴約去了。又想，「由這封信上看來，可知將鐵成和她資格尚淺，并未正式會過面，因有意證實一下，特意的，把那老聽差的叫進來，問他道：「你可記得？上星期六，有一個女學生前來補報麼？」那老聽差的一想，笑道：「有的，不過記不得是星期六？」路瘦梅一聽果有其人，他就不勝之喜，趕緊的又問道：「不管甚麼日子，那女人是甚麼樣兒，漂亮不漂亮？」老聽差見他如此盤問，倒也笑了道：「那女人很漂亮！不過不像女學生。她穿的很闊，高跟鞋長旗袍；頭髮，像一個小姐。」路瘦梅噤

着嘴道：「那倒沒關係，現在儘有一班女學生，打扮成小姐模樣。」老聽差的見他愛聽，又想着道：「她大約還不到十七八歲，至多，是十六歲，模樣真不壞！」路瘦梅忽然心裏又動，覺得不該如此露骨，以失掉總編輯的尊嚴。趕忙叱退老聽差，馬上叫了電話到英林，硬說姓郭，找現世報的蔣鐵成有沒有？居然不大的功夫，那蔣鐵成來了，他冒冒失失的，就是一句道：「你是郭小姐麼？怎麼不來呢？」路瘦梅哈哈笑道：「我是郭小姐的爸爸！」不信？「那邊的蔣鐵成聽了，微微的一沉，大約是吃了一驚。接着他又笑道：「別玩笑，你是那一位？快快的說出你的姓名，何必冒充郭小姐？」路瘦梅又逗了他半天，蔣鐵成實在的急了，要挂上電話不理，他才笑道：「你快去印刷局罷！郭小姐不來了。」蔣鐵成又問他何由知之！路瘦梅硬着聲音道：「你不要管，夜裏你回到我們編輯部，我自然與你證據，此刻快要九點半，你還不到印刷局看樣子？是誤了公事，開除你要緊，還是死等女朋友要緊？」那邊的蔣鐵成方知他乃當頭上司路瘦梅。嚇得他不敢不答應。挂上電話了！路瘦梅這邊想了一想，也不禁笑了。那蔣鐵成在印刷局熬半夜，約莫十二點鐘，他才拿了一張印就的現世報，跑了回來。一進門便問路瘦梅是怎麼回事？路瘦梅笑道：「這也就是我敵人，坦白無私！倘使他人，萬萬不會白白的，給你這寶貝看。」言下，就拿出那封信和稿子，給他看了。蔣鐵成這才恍然大悟，他的私書，給人偷窺，自然不敢說甚麼，不過他看了那郭碧蓮會來偷窺過自己，就好生奇怪道：「她這是甚麼意思？看我幹麼？」路瘦梅擠眉弄眼的，做了一陣子鬼臉，又把手在他的背後一拍，笑道：「那就問你自己了！你到底是可有讓她看的地方！爲

甚麼她不前來看我呢？」蔣鐵成的一張雪花膏浸透的臉雖厚，他不禁紅了一紅，也笑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路瘦梅笑道：「豈有此理，我且先問你，你推說小有應酬，去英林耗了一晚上，雖說未誤公事，今天報上的手民之誤，一定不在少數，你該當何罪？」蔣鐵成拉開個人私用的小抽屜，把那信和稿子，往裏一塞，隨手用一把小鎖，啞的鎖上了。隨着他微微一笑，又苦了苦臉兒道：「總編輯老爺，我在英林祇吃了一杯紅茶去印刷局一路大忙連一點水米都不曾打牙，急如奔命，就跑了回來，你還要降罪於我，你忍得心麼？」說着這話，他星眸欲流，委委屈屈，真像一個小可憐兒！路瘦梅哈哈一笑，他有的是稿費，拿出幾十枚銅元，命老聽差的去門外，買了一小碗瀟羹炸豆腐，五個芝麻醬燒餅，算是有求於他的賞賜。蔣鐵成飢不擇食，祇吃得香甜滿意，感激涕零道：「姓蔣的有朝一日，弄郭小姐到手，必定公開。絕對的不會據爲私人已有，耿耿此心，皇天可嗟，倘說半句虛言，讓他天殊地滅。一路瘦梅倒讓他說了個毛骨悚然，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當下二人少不得商量一回，怎樣能夠達到目的，請那位郭碧蓮見面？商量而又商量，仍無具體辦法。想要藉口成立甚麼稿友聯歡大會，或是甚麼文豪俱樂部，公然的約請她來出席，這方法業已行過了。除去那幾位男投稿家逐臭聞膾的，源源而來，女性記得僅僅的不過一位，還給那眼明手快的男投稿家弄去，落了個不歡而散。這次決不再蹈覆轍，必須密而又密的，那就非當時能商量的了！最後只得仍由蔣鐵成出名，寫了一封信去，作爲給郭碧蓮的答覆，那信上無非敘明他在英林等候一夜，未見降臨，既來館補報，何不進來坐坐，有失招待，殊覺歉然！據路瘦梅的主張，

還要問她何日再會？蔣鐵成極力主張不可！她說女人是應當不即不離的，你一逼她，她許跑了；你一放她，她就許送上門來，這是他的經驗！果然不出所料，這封信發出的第二天，那郭碧蓮人雖沒有來，却來了電話。而且這電話來的，不早不晚，偏偏在路瘦梅不在報館，正是蔣鐵成發稿子的時候，他如何不喜歡？趕緊的拿着電話耳機，連屁股都是笑道：「郭小姐，您在那兒啦？您怎麼不到報館來？」郭碧蓮人雖沒有看見，那動人的嬌笑，却一陣陣送過來。她笑着道：「我現在東城呢！您不能出來？」蔣鐵成聽了，更是喜心翻倒，連連的應道：「可以可以，但不知到那兒去？」郭碧蓮笑道：「您別忙，我今天真沒有工夫，改天就可以了。」說畢，她遲了一遲，忽又笑道：「我昨天的下午接到了您的信。」蔣鐵成吃她一轉彎，就算軟軟的，碰了一個釘子。他便又想：這是自己的不對了，誠於中，何能形於外？至少，也要擺上相當的架子。於是又笑道：「我也是真沒有工夫，稿子還沒有發完，我的信，您接到了？好極好極！您的稿子我今天登出來了。」郭碧蓮笑道：「我早看見了！謝謝！」蔣鐵成又接連說了幾個不客氣，那郭碧蓮啞了一會，似乎是感覺到沒話。她忽道：「明天再談罷！」蔣鐵成也不戀戀，隨口說了一個好罷，便挂上電話耳機了。從此郭碧蓮差不多每天下午有電話來。她來電話的時候，差不多正是路瘦梅出門的時候，所以蔣鐵成非常得趣，一個人在這編輯部，天天在電話裏，和這位郭碧蓮言笑相接。一邊還在報屁股上，三天兩頭，登些個代郵，甚麼：「郭碧蓮女士，大稿祈速賜下。大稿已付刊矣！」等等樣樣的，無非表示好感，彼此聯絡感情。忽然這一天，那路瘦梅回來的很早，他們的電話剛剛打完，蔣鐵

成正在如食橄欖，尋思着回味，倒吃了一驚，忙問道：「總編輯，你今天回來的，何以如此的早法？」那路瘦梅急得滿面紅光。他手裏拿了一捲厚厚的報紙，重重的往桌上一丟，說道：「我非大罵花逢春不可，這小子，果然不出所料。」蔣鐵成一聽是花逢春，他忙把那捲報紙打開來，只見上邊當真的，又是華北劇社遊行部的特刊，又是社會新聞的宣傳稿。那特刊上，花逢春，吳如水，何仙姑，個個都執筆上台，那宣傳的新聞稿內，更說甚麼：「花逢春，經平市愛好話劇者之力請，業已正式組織華北劇社，現在趕排女招待，不日即可與觀眾相見。」蔣鐵成也不禁失笑道：「放他娘的狗臭屁！這真是天曉得！」路瘦梅正想抓一個題目，見華北劇社，而苦於無的可抓，聽蔣鐵成一說，他便笑道：「你以為華北劇社那一點該罵？不妨提將出來，供獻給我。」那蔣鐵成也板了一個小臉蛋，舉起一個雪白粉嫩的下頭，輕輕的向桌上一敲，雖噙猶喜道：「他們說京市愛好話劇者之力請，才出來問世，這話算對麼？他們不是爲了掙錢，又何必跑來北平？可憐可憐，京市的一班愛好話劇者，都給他們這一句話強姦了。」路瘦梅聽了這鮮血淋漓的強姦字樣，出之於他的嘴裏，已不禁竟往神馳。又想起那花逢春的架子之大，禁不住把手一拍道：「對！就照這意思，我現在就寫一篇稿子，大罵特罵，明天便發表出去。」蔣鐵成笑道：「明天不成，我的文藝稿子，早已就發出去了。」路瘦梅昂然道：「那有何妨？可以在我的第一版要聞欄發表。」蔣鐵成搖了一搖頭，笑道：「你且少安勿躁，聽着我說。他們那羣人，全是上海灘，南京市的小流氓，生來的一副挨慣了罵的賤骨。你罵他們，他們一方面倒舒服了；另一方面他員們正在要出演，恰恰的給

他們作了反宣傳，我們不要給人利用罷。」路瘦梅見他言來不無見地，他也廢然道：「你這話說得就難辦了！不理他們，這口氣從何而出？若是罵了他們，又給他們做了反宣傳，這可如何是好？」蔣鐵成將手一捶膝蓋，二目朝着棚頂，瞬了一瞬，忽然笑道：「有啦！我們何妨這樣來來？」說罷，他的筆隨心動，如走龍蛇，霎時在一張洋毛泰的稿紙上，寫了一篇，雙手獻給路瘦梅，恭呈御覽。那路瘦梅一看，却是一段小小的社會新聞，那社會新聞無非是講到北平自驅逐新劇家出境，最近又有死灰復燃者，希望當局注意。路瘦梅笑道：「這樣太便宜他們了！新聞既未指實，而又這等的簡單，尚不足一百字之數。」蔣鐵成提起紅筆來，在那紙上一勾兩勾，笑道：「加一圈花邊，來上它一個豆腐塊，不就醒目了麼？」路瘦梅也就只好由他，聽他的便，發下去了。稿子發完了，晚報尚沒有來，談不到要聞如何？路瘦梅忽然笑道：「蔣先生，那位郭甚麼女士，那些日子進行到甚麼程度了？」蔣鐵成聽慣了，那是他每天要問的，他故作坦然，只是搖頭一笑。那路瘦梅也算是每天看見的，這一種答覆，他就廢然不嚮。蔣鐵成等晚報來了，他先提起並州大剪，橫三豎四的一剪，剪成功，都遞向路瘦梅那邊去。路瘦梅鼻腔裏嚶嚶作聲道：「你瞧着辦罷！左不是晚報的材料，惹了事，還可以往晚報一推。」蔣鐵成果然又絞盡腦汁，嘔心瀝血的，寫來幾段大小標題，發了下去，這第二天的報就算出版了。他當然穿起大衣服來，還要到印刷局，路瘦梅也還要在燈底下，寫他的大報文章，兩個人各有所作，可以說一句一夜無話，一晃又是幾天。忽然蔣鐵成偶然從路瘦梅手裏，拿到了上月薪金大洋拾元

，他喜欣欣的，不知如何是好，報館裏的飯是吃膩了晚上稿子發完，在印刷局工作之先，他便縮到東單牌樓的一家飯舖的雅座裏，單人獨座，要了一菜一湯大吃特吃。吃到菜光耳熱的當兒，忽然隱隱聽隔着一層布帘的另間雅座內有女人嬌笑，和皮鞋踏在地上走的聲兒，他也未曾注意。又把一碗白飯泡着剩湯吃，忽見那飯舖的跑堂，拿了一張名片進來道：「先生貴姓是蔣麼？隔避雅座候您的眼！」鐵成吃了一驚，自己從來在飯舖裏吃飯，沒有這等的冤種，肯會自己的眼，豈不新鮮。急看那名片上時，小小窄窄的，也不過二寸長、雙指闊，上邊的仿宋字，却是「一郭霞影。」看了這名片，素不相識，不由一楞，那隔避咕咕格格却又送來一陣笑聲。他搖了搖頭，輕輕的道：「這個人我不認識，如何他候我的眼？」那跑堂的笑道：「那邊的是兩位小祖，您過去看看，自然就許認識，」蔣鐵成一聽是女性而且是小姐，他的一顆心就突突的跳動起來，心想這就奇了。倒要過去，看上一看，也好謝謝。於是他急走出雅座，跑堂早跑過去，打起白布門帘，笑道：「蔣先生過來了，」蔣鐵成腿還未往進邁，先將兩隻眼睛向裏一送，只見那裏邊的燈光下，坐的是兩個女子現在已經站起來了，匆驟中，不遑細細的品評她們的環肥燕瘦，趕緊笑道：「您二位，那是郭霞影小姐？我怎麼不認識？」那兩個女子見他冒冒失失，說不認識，她們也互相掩口，搖晃着身軀嬌笑。半響，那一個胖一點的女子才道：「有一位郭碧蓮女士，你認識麼？」蔣鐵成一時朦朧住了聽這法，馬上明白。他看了一看，那兩位女士一胖一瘦，都有六七成人才，年歲都在十六間，祇是不認識，那個是自己夢想爲勞，裏墨之交的郭碧蓮小姐。於是曠然笑道

了！您二位那一位是郭女士？我看名片上筆名字不對，所以蒙住了。」那胖一

那瘦一點的道：「蔣先生，郭碧蓮也是她的郭霞影也是她，不過碧蓮是也的別署，

的學名就罷了。」蔣鐵成哦了一聲，這才閃着眼睛。將那郭碧蓮女士看了一下。只見郭

瘦瘦弱弱的，是一個林黛玉的胎子。她那裏聽着那胖一點的女士說，也不插言。只是一味的

，抿了嘴唇的笑。蔣鐵成做夢也想不到偶然巧合，竟然無意中，逢到這樣的一個女投稿家，

他甚是高興，連忙躬身笑道：「這位原來便是郭小姐，我們電話談得久了，今天才見面。

」那郭碧蓮也就不聲不响，讓他上座，把那胖一點的也介紹了是她的同學，名字叫做黎月英

。蔣鐵成龍幡虎踞的，坐在上座，一看她們所吃的，不過是些餛飩，搭裊火燒之類，沒有成

品的菜，竟是擺了幾類點心，他看了很是好笑。不過他又知道一般的太太小姐們，何嘗不都

是如此？寧可拚命的買洋貨，講究穿戴，對於口腹，素來不過爾爾。他便笑道：「您二位，

都吃完了麼？」那黎月英笑道：「都吃完了！淨等着算賬，您若是沒有吃完，何妨叫他們移

到這邊，再吃一吃？」蔣鐵成生怕那最末的一碗剩湯泡飯，給他們看了，不大雅相，所以雖

未果腹，也便忍着一半空肚皮笑道：「不必，不必，我也是一樣的，吃完了。」說罷，他再

沉沉一沉，見那郭碧蓮落落寡合，甚麼話也彷彿不知道說，他就告了一個便，又自出來。那跑

堂的正在雅座外邊照料，蔣鐵成問他這賬是怎樣的會法？可是給了錢？那跑堂的笑道：「給

了一塊錢，還不定夠不夠？算的時候再說罷。」蔣鐵成聽了，那餛飩火燒所費有限，自己又

何防反客為主？便交給那跑堂的五元鈔票，換回那一塊錢。接着他如若無事的，進了雅座，

笑道：「我們今天的盛會，是很難得的，倒要多談一談，你們二位，當然都是敵報的閱者，可有甚麼賜教的沒有？」郭碧蓮一言不發，只是抿了嘴唇皮微笑。那黎月英却大言不慚，將現世報老實不客氣的，批評一回。甚麼藥店廣告太多，形如一張藥方；小說太下流了。鄭屠戶殺妻記，王大娘殺子報，那都是低級而又低級的東西。着實不大高妙！蔣鐵成的雪花膏面乳上，也不禁微微的紅漲，他笑道：「謝謝，那要容我們徐徐的改善，一定能副雅意！」說完了這話，他又問那郭碧蓮道：「這位黎小姐，是您的同學？」郭碧蓮這時候才說了話，她笑道：「是我的同學，小學時代的同學，我們曾經組織過一個小霞社，在小報上，常常投稿子玩，現在我入了中學，自然這小霞社就解體了。」蔣鐵成想了一想，笑道：「小霞社？不錯，有的！我還記得，那是很出過一番風頭的。」黎月英嘆味笑道：「你若問小霞社的社長，那就是郭小姐了。」郭碧蓮笑着紅了臉道：「你不要說了！現在想起來，十分慚愧，那時候甚麼也不懂！」蔣鐵成少不得又說了許多帮忙求教的言語，談了一些時候，初次見面，又是兩女一男，當然有許多的顧忌。那郭碧蓮提議着走，黎月英當然贊成，等到一叫跑堂的算賬，蔣鐵成把一塊錢交回給她們，才知道蔣鐵成已把賬會了。那郭碧蓮很不願意道：「那有這種反客爲主的道理！我是決不同意的。」黎月英却是天生成一番豪爽性子，她早格格笑道：「這樣倒好，是我們驚動蔣先生的，倒叨了蔣先生的光。」蔣鐵成道：「下一次再吃飯，絕對讓你二位，不客氣。」他們把賬會了，那黎月英郭霞影先行，蔣鐵成跑隨於後，出了這飯舖。黎月英就笑道：「蔣先生，我們是回家去，要往西了，您呢？」蔣鐵成聽了，他是

伺候慣了女人的老手，尤其是第一次，必須在女人面前，留下番戀戀不捨的多情的神氣來。因而笑道：「我是到一趟印刷局，看看大樣，印刷局在前門外，當然也是往西了，一路一路，我送幾步。黎月英郭碧蓮只得由他，三個人不期然的在東長安街馬路上，并肩一走，就是郭碧蓮捱了蔣鐵成的肩，黎月英又屈居於郭碧蓮的肩下。走到王府井大街，她們往北，互相道了再見分手。那蔣鐵成看着她們越走越遠，想着今天的奇遇，尚在出神，忽然身旁一聲：「編輯先生，看甚麼呢？」蔣鐵成吃了一驚，急轉眼一看。却見站在自己身旁的，原來是一位穿了警脚西裝的小說家。那小說家姓石，名字叫做：「曉亭」，他在幾家小報上，擔任着撰述，專做，「殺子報」，「玉碎珠沉」，「一類性史派的海淫小說，在現世報也每月拿得八大洋，供給稿件。當下蔣鐵成一見他，就一皺眉道：「我走在這裏，看着王府井大街真熱鬧。」石曉亭抬手搔搔那亂蓬蓬的大背頭，嘻着一張橘皮面孔，迷着兩隻藏在鏡子後的近視眼，微微笑道：「不行，不行，中國最熱鬧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上海！上海有二十多層的大樓，有拉客的淌白，有按摩的女人，北京一樣也沒有！」蔣鐵成笑道：「聽你之言，上海你一定去過的了。」石曉亭曬着嘴道：「不才生在保陽，食於北京，上海雖然沒有去過，那也不過時間問題，終久也要去的。」蔣鐵成笑道：「原來如此，再會！」說完了，他拱一拱手，想起天晚了，到印刷局要緊。那石曉亭忽然追上一歩，笑道：「蔣先生，我搬到南海住去了。」蔣鐵成隨口答應，頭也不回，跳上一輛洋車，電轉星飛的，竟自走了。石曉亭然

向他張羅打票，他只仰着脖子不理，半響，才嚶嚶的。哼出一句甚麼局，售票員的手，就得就縮了回去。他在南海，住的是偏西北房的兩間小屋，他摸着黑，開鎖進去。擰亮了電燈，暖水壺裏的開水，倒出來，嗔了一杯，略爲休息，馬上就開始撰寫小說稿子。他有心把蔣鐵成拉入小說，痛罵一陣，筆底下才一動，忽然又一想不行，自己是在現世報也寫着稿子的，蔣鐵成是現世報的大編輯，除非是不幹了。否則的話，看在八大洋元的分上，還是不罵的好，他一想到這裏，便自心慵意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末了，只得丟開筆，早早的躺下，睡一個痛快覺。文人生活是苦的，當夜閒散了，第二天早起，仍然是要繼續前文，撰寫他昨宵未完的工作。石曉亭正在他的當窗，揮筆如飛，儘量的描寫男女之事，如同給他父母撰寫哀啓訃文的那樣體貼入微。忽然窗外幾聲輕脆的皮鞋響，接着便是一陣女人嬌笑，洋洋入耳。又停了一停，忽聽一個女的說道：「石曉亭不是現世報上的嗎？」石曉亭住在這公共遊覽的場所，門外鶯聲燕語，淺笑薄暎，自然每天有着一不少遊玩的男女鑽過，這也是司空見慣，無足爲異！不過聽見女的，在外邊談論自己，這尚是第一次，他怎不豎起了耳朵細聽？但聽又是一個女的，笑道：「是呀！石曉亭是一個小說家！他在現世報上，寫的那篇：『王二姐思夫，一我們不是每天都看的麼』那第一個女的，笑道：『我們有機會，能夠見一見他也好，這個人的小說材料不佳，他的筆墨到底不錯！』第二個女的道：『你知道他在那兒？』第一個女的笑道：『遠在千里，近在目前，你沒有看見這房子上邊，貼着：『石曉亭寓』的紙

帖麼？他就是住在這裏呀！一石曉亭聽到這裏，才曉得這裏兩位崇拜自己文章的女知己，因為看見自己住的房門上，貼着：「石曉亭廬」的帖子，才說這番話。他不禁凡心大動，急急的，要出去看個究竟，又聽那第二個女的，笑道：「你別胡說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也或有之，怎見得就是一個人？」一話言未了，石曉亭實在忍不住了，業已投筆而去，因開鼠目，向她們看了一眼，只見那兩個女的，非常漂亮！一個胖胖，豐若有餘，而不知道是否柔若無骨，一個呢？却是個瘦長條子，兩個人都穿了拖地旗袍正在外邊站着說笑，那胖胖的剛把話說完了，瘦長條子欲語，看見石曉亭出來了，她又止住了，只掩了嘴唇，看了胖胖的一眼，嗤嗤的作嬌笑。那胖胖的却微噙薄怒的，斜睨了那瘦長條子一眼，兩個人神光離合，但又不曾離開脚步。石曉亭看了，好不高興！他連忙抬起兩隻手，交握在胸前，拉下一張厚臉皮，直接向她們灣一灣腰，笑道：「二位可是前來尋找石曉亭？在下便是。」那兩個女人聽見他說，她們口中不言，互相又着了一眼，連那瘦長條子都笑了。石曉亭見她們毫無厭意，他情知自己爹娘生的一副尊容，尚有可取，便也穩健起來，遲了一下，笑道：「二位不要客氣，外邊早起冷一點，我很歡迎賜教，何妨請誰坐？」那胖胖的這當兒，就忍不住說了話，她嬌聲道：「您就是石先生？」石曉亭很不得指天畫地的，以示只此一家，並無分號，他道：「在下從好多年前，就叫做石曉亭，還沒毛病，而且天津，上海，都以這名字撰稿，北京的現世報，無非忙而已，那胖胖的掏出他這一篇話來，倒非常驚奇，她說道：「石先生在上海還有的作品發表麼？」石曉亭見她為自己的煙影彈斷

惑，他越發的，大言不慚起來了。就抖抖精神傲然一笑道：「豈止發表作品而已？我在上海各大報，都當過大小編輯；而且天津的幾家大報的主辦人，總編輯，都和我有八拜之交，金蘭之好，我幹得都不愛幹了！你們二位，休要見笑才好。」這一套言語，完全是天曉得的話！若是明白一點的人，看石曉亭滿口牛皮，一身賤樣，已知此人是一個市井流氓。無如這兩女個，涉世未深，閱歷尚淺，自不免爲他所愚，經不起石曉亭再三的奉請入室小坐。她們也就笑道：「石先生的書房在此，我們樂得看一看再走。」說罷，她們果就一腳踏了進來，石曉亭當然奔奔忙忙的，苦盡張羅，以示好感。原來這兩個女的，胖的便是讀者目中的熟人，昨天還和蔣鐵成在一個小飯鋪裏吃晚飯的黎月英，瘦的是她的同學董雅芳女士。這天一早的前來，乃是特赴南海吸收新鮮空氣的，不想無意間，看見這房門上，貼着：「石曉亭寓」的帖子。她們因爲都是現世報的讀者，所以脫口而出，說了幾句關於石曉亭的話，不防石曉亭一開門，便走了出來，於是演成了這齣公案，彼此便成了賓主。當日石曉亭自然鼓着如簧之舌，展開了交際手腕，大說大笑，若即若離，賓主盡歡而散。從此她們兩位足跡，就常常的踏到南海來。慢慢的，那董雅芳因爲沉默寡言，不甚善於交際，她又見那石曉亭虎視眈眈，野心定然不小，芳心裏着實有些害怕，她的足跡，從此一天比一天起來，只剩了黎月英一個人，還常常的跑到南海。講到黎月英，她本來不是一個贊成石曉亭，低級趣味作家的人，不過她和石曉亭一認識來往。不知不覺，已染上低級，而又低級之六慣，覺得一天不低級，便鬱然寡歡，彷彿少辦了一件事，最好是每天和石曉亭來一來，

一回低級趣味。故爾她的足跡，越來越勤，甚而每天都要跑來，和石曉亭一室相對，樣怎樣的低級。一來二去，石曉亭雖未一箭雙鷗，而有此一位良伴，給他的安慰，亦不因豪。不過他寫稿子的幾家小報上，便漸漸發現：「續稿未到，暫停一天」的字樣。石曉亭忽然覺得這樣，一點不足介意，只要報館稿費，按月核發，暫停幾天，又有何妨？不料現之編輯老爺，看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續稿未到，他們漸漸的，不寫意起來。頭一個便是現世報的蔣鐵成，他已寫了信來，請石曉亭另覓高就。石曉亭接到了信，當然大吃一驚！他又因為耳聞別的報館，也有不愜意，如何不着慌？趕緊拿了這封信，逕來找上黎月英，問她這可如何是好？你我只顧一天到晚，領略低級趣味，不料麵包要發生問題，茲事體大，這便怎麼處？黎月英看了這封信，大罵蔣鐵成沒有良心，她說道：「蔣鐵成這東西，若不是我在飯館裏一手包辦，他也配和郭碧蓮認識，走到如今的程度？這東西吃水忘了淘井的，倒和我們作難起來了！」石曉亭乍驚乍喜，他聽着那郭碧蓮，十分耳熟。又想起這也是一個報上的女投稿家，常常看見現世報上的稿件。和：「碧蓮女士；大稿拜收矣！大稿祈源源賜下！」的通訊代郵，他就恍然大悟道：「郭碧蓮女士，原來是一個真正的女性，我還以為是男性的化名，如此便宜了蔣鐵成！」黎月英看他的下流態子，她不禁就啐了一口道：「你們男子，總是這等下賤，見異思遷，沒有甚麼真心，如今一聽，又是一個女的，還沒有見着面，便又想便宜了人家，天下只有一件便宜事，可惜讓王華買去了，難道你看也眼饞？」石曉亭吐着舌頭，半響縮不回去，說道：「那還了得！王華買父，是北方的一種民間傳聞，我石曉亭自

問：尙無需要父親之處，所以暫時無須乎出價購買，且待將來再議，但願得永無此日才好。

一黎月英聽他無恥，她也只白了他一眼，不多言語。石曉亭又苦着臉兒道：「說正經的，我這碗小說飯，快吃不上了，這便如何是好？」一黎月英道：「只要你不見異思遷，我便有方法令你吃飯，你小子那等王大娘裏腳布的小說，又長又臭，做不做不相干，你等我給你謀求一個別的職業。」一石曉亭半信半疑，免不得屈膝謝過娘子，以觀後效。不料那黎月英雖然小，走動却甚寬闊，不上十幾天，據說是：由她的一個同學，姨太太的丈夫，鑽求的，已竟給他謀到了，一個公務廳的小科員，月薪五十大元，不折不扣，如時發給。黎月英歡歡喜喜的，雙手捧了一紙委任狀，給石曉亭看。石曉亭本來不大相信，一看那委任狀上，又是公務廳廳長的名戳，又是公務廳的大印，還有大小的封套，寫着一內令一件，右給石曉亭收執。一。堂之皇的，絕對不是偽造，不由他不相信。那黎月英又告訴他道：「你可以去理髮館，先理髮光臉，收拾收拾門面，然後換上一件乾淨衣服，前去謝委，當官差使，最要緊的是派頭，不要要你名士派了。」一石曉亭謹遵台命，去理髮館坐了一回，再換一件乾淨西裝，逕去公務廳謝委。那廳長一見他，問問他的履歷三代，石曉亭對於自己的三代，雖還不甚清楚，也是他的福至心靈，居然張三李四胡謔了一番；又談到履歷，少不得將一塊金子招牌抬出，硬說：「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曾經服務過天津，上海各大小報。」那廳長始而一聽，是新聞記者，他的眉頭便一皺，繼而忽又笑道：「也好，也好，你對於新聞紙，如此內行，可以請到第六科，專任閱覽報紙，指導新聞責任，你意如何？」一石曉亭當然鞠躬稱謝，退了下來，即時走

馬上任，頭一個先打電話到了現世報。那現世報的蔣鐵成，一接了他的電話，他便把聲音變硬道：「曉亭，你的小說，三天兩天的中斷，讀者嘖有煩言，笑罵備至，實在無法，請早早的寫完，容後另圖借重可也！」石曉亭見他尚不知生死，糊裏糊塗，他哩哩笑道：「老蔣，你少和我打官話罷！你知道我已經在公務廳第六科任事了麼？你知道我是担任了監督新聞紙麼？廳長剛才還說過，你們現世報除了石曉亭的小說，其他大都誨淫！還有社會新聞，也太那個了，着令即日改善，以觀後效，否則請你多加小心，我幹的可是公事！」說完了，石曉亭便掛上電話不理，那邊的蔣鐵成聽了，大吃一驚，心想萬料不到，石曉亭竟會榮任公務廳的職員，而且是正管自己的上司！他想來想去，不容自己不甘耐，急忙找上幾位同業一打聽，那幾位同業聽說，一齊苦着臉兒道：「誰說不是？我們也接了同樣的電話，同樣的吩咐。」蔣鐵成再向公務廳熟人一打聽，可不是如此？他着實的慌了，和路瘦梅一商量，馬上將石曉亭的稿費，預付三個月，親自送到石曉亭住的南海，雙手奉上，一揖到地道：「石先生，多多幫忙！一石曉亭這一看見大洋錢，他的一張沒皮面孔上，很自然的，浮出一層得意微笑，他連謝也不謝的，便受之無愧的，收了起來。一面笑道：「我自從榮任公務廳的職員，有許多小報，看在我的職務上，極力拉攏我寫小說，兄弟都沒有答應。」蔣鐵成自然唯唯以應，不敢多說話，不過他看見石曉亭住的屋子裏，殘脂剩粉，猶有餘香，又看見那床下東西亂丟了兩隻高跟鞋，和衣架上的幾件花綠旗袍，他不禁遲疑道，你這裏還住着女人，嫂夫人莫非來了？我真不知道！一石曉亭微微一笑，他因為腰裏麥克麥克，剛收了他的錢，也就不加

避諱，將自己這些日子的艱遇，一一的告訴他了。蔣鐵成聽得不勝艷羨道：「這就是了，怪不得你們都喜歡在南海住，原來爲此！可是你家裏原有老婆，你將她放在那裏？」石曉亭一陣語塞，遲了一遲，他忽冷笑道：「姓蔣的，你不要和我打官話你的行爲，也瞞不了我，你和女作家郭碧蓮，是怎麼回事？你家裏難道便沒有老婆？」蔣鐵成也自面紅過耳，訝然問他何由知之？石曉亭告訴他自己的臨時夫人便是黎月英蔣鐵成才恍然大悟道：「我真不知道！看起來，我們二人還是聯襟。」石曉亭問他此話怎講？蔣鐵成道：「她們是同宿學友，還是甚麼乾姊妹，則你我豈不是聯襟？北京又叫做一担挑。」石曉亭也不由笑罵缺德，他們二人談來談去，感情特別融洽。石曉亭便開誠佈公的道：「我這人是抱定玩笑宗旨，甚麼好的壞的，無非信手拈來。看我现在和黎月女士同居，不出幾個月，又不知這顆心着落在甚麼地方？這就如沙士比亞說的，世界一大舞台，社會不過一戲場，人生就是戲劇！所以我這無非游戲人間，廣結露水因緣，並不是甚麼了不得情史的一頁！明乎此，然後可以說實話。我希望你也想開了一點，不要把儻來的東西，看做個人的私存物，至少，要拿出來，給我們大家賞識賞識，莫要一顆明珠土內藏的才是。」蔣鐵成見他另有會心，又不免唯唯答答，石曉亭忽然笑道：「你幾時可以介紹我和女作家郭碧蓮見一見也好？」蔣鐵成喉嚨裏便打了一個結巴，期期艾艾，半嚮，他又想起石曉亭的身分來，不禁狠着心腸道：「好，改天我作一東道，約會你們。」石曉亭大喜道：「這便才是！你要快一點，不要惹得我興發，大家不寫意。」蔣鐵成按照近君子，遠小人的原則，不敢再和他往下纏，忙告辭出來。走到這房子外邊

，忽看見那位黎月英珊珊的，從遠處走來，看見了他們，她却一閃身，藏在一顆柳樹後了。蔣鐵成暗暗可哂，他裝作沒有看見，一個人走出南海來。他這大口頭答應了不打緊，那石曉亭便三番五次，一天一回電話，打到現世報來，催問介紹女作家郭碧蓮女士之事如何？後來慢慢的，他給總編輯路瘦梅知道了，他非常不悅道：「鐵成，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利權不可外溢。女作家我是預先掛號，有着優先權的，豈有不儘我首先得沾雨露之理？石曉亭何物，何敢奪老子心頭肉？」蔣鐵成見他非欲得之而甘心，他很是為難，少不得說自己是虛言擺絡石曉亭，並無其事。路瘦梅把手去桌面上一擊道：「郭碧蓮的稿子，越來越多，你的報上代郵通訊，也越來越起勁，你以為誰不曉得？不要讓我和社長說了，你吃不了兜着走！」蔣鐵成這可是難為壞了，畢竟是飯碗重於那個，他只得想了一個主意，由報館出帖請客。定一個飯館，潔樽候教，籍資聯歡，預料那位郭碧蓮，既是在本報幫忙，請他一回客，當然可以如約而來，就由蔣鐵成會同路瘦梅，一起招待，有何不可。路瘦梅聽了這話，才轉怒為喜道：「我也不管你怎樣辦，祇要你肯介紹，那就好了。」蔣鐵成即便出了帖了，他又有甚麼高明的地點約定，祇不過東安市場潤明樓之類的，警脚北方飯館，他定的是本星期六日，下午六時，同時發出帖子，又給潤明樓去了一個電話，定的是樓上之座，一切都準備妥當了，祇靜待星期六日。蔣鐵成是如何聰明，他這次被逼在頭上，不得不為一想，一不做，二不休，何不順水推舟，落一個兩面光滑，八方玲瓏，因而他偷着，在星期六當天，又給南海的石曉亭，打了電話，告訴他現世報，在本日下午請郭碧蓮小餐，問他去不去？石曉亭一聽

業已喜出望外。他急忙答應去去，蔣鐵成又好生的告訴他一番去的方式，石曉亭一一的，都記下了。大家待到當日的下午，蔣鐵成和路瘦梅，兩個人早早的發完稿子，逕到潤明樓來，欲知那位郭碧蓮是否出席，請閱下回。

第二回 客串獨居淒涼文學界 風搔自賞惆悵藝術學

且說：星期六之夕，蔣鐵成路瘦梅二人，聯袂到了潤明樓，少不得由夥計招呼，問他們幾位？蔣鐵成道：「你不用問幾位，祇說現世報定的雅座，他們就知道了。」夥計一聽現世報，他便馬上一喊：「樓上三官！」熱氣騰騰的，便將他們請上樓來。到了三官雅座，夥計泡上一壺茶，擺上兩碟瓜子，問他們：「還有幾位？預備甚麼？」路瘦梅看了蔣鐵成道：「還是等郭小姐來了要的好！」蔣鐵成道：「不然，不然，女人出來吃飯，和那個一樣，永遠處於被動的地位，讓他們要菜，不是易事。」路瘦梅就和他商量了幾樣菜，無非蝦仁魚片之類，寫了條兒，交由夥計拿去預備。兩人吃了瓜子，喝了茶，等到六點半鐘，都不耐煩起來。蔣鐵成拿一個小圓鏡，照着面孔，路瘦梅也在用一個梳子，梳櫛頭上的新理的分髮，聊以破悶。忽聽夥計高喊一聲：「現世報蔣先生電話，有沒有？」蔣鐵成吃了一驚，急起身外出，問是誰來的？夥計答說一位女客，蔣鐵成連忙飛身下樓。路瘦梅自然也緊緊跟隨，到了樓下一看，蔣鐵成已站在電話旁，拿着耳機，又說又笑，十分得趣。路瘦梅一見，好生着急，他問道：「是郭小姐麼？她到底來不來？」蔣鐵成一面對着電話耳機，連說好好！一面又對了路瘦梅，連連的點頭。半響，他掛上電話，扯路瘦梅道：「好了快快的上樓，郭小姐已到了東

安市場，現在就來，我們快去恭候。」路瘦梅見如此鄭重其事，他很不謂然，回到樓上雅座道：「這位郭小姐，也太仔細了：她還怕我們拿她開心，必須打一個電話才來。」蔣鐵成道：「話不是這樣說，她不曉得我們請客的善意，自然要問一問才來，女人向來是這樣瞎小心。」路瘦梅也笑了，他兩個坐了很久，門外夥計招呼一聲：「三官！」打起白布門帘，祇見郭碧蓮平平淡淡的，穿了一件黑四川綢的長夾旗袍，盈盈走了進來。蔣路二人當然雙雙起立，仍由蔣鐵成爲路瘦梅介紹道：「這位就是郭碧蓮小姐。」郭碧蓮也向他們都微微的，點了一點頭，蔣鐵成告訴她，這位是總編輯路瘦梅，他是今天的主人，特意請了郭小姐來，大家聯一聯歡。郭碧蓮見了他們兩個男子，業已粉面桃紅，現出一種扭怩之色道：「我尚是一個小孩子，路先生別笑話。」路瘦梅當然笑說不敢，大家請着郭碧蓮上座，郭碧蓮也不知道，如何的推却，她便依了實，一個人坐在上邊，蔣路二人，一左一右的相陪，夥計又續上一壺新茶。蔣鐵成當然動手，親自爲郭碧蓮，斟上一杯茶，並且還抓過一把瓜子去。那路瘦梅看郭碧蓮，年歲既然不大，衣飾也十分老實儼然就是一個初中高小的女生，坐在那裏，一絲不苟，如對師長，他反而不忍說甚麼別的。祇笑道：「郭小姐，你的文章真好。我們敝報，多蒙你幫忙，今天聯歡一席，我們很是榮幸的。」郭碧蓮這回，索性連話都不說了，她只是紅着臉，搖着頭笑了一笑。那路瘦梅一見，茶也給她倒上，瓜子也給她抓過去，真是連動都不動，非常的索然無味，他覺得極其失望的，笑向蔣鐵成道：「蔣先生。我們的菜，可以叫來？一邊吃，一邊談。」蔣鐵成又向郭碧蓮表示：沒有甚麼好菜，請郭小姐點一兩樣，我們

太不恭敬了。郭碧蓮也推謝着沒有甚麼菜可點，我隨便甚麼全可以。蔣鐵成便吩咐下去，夥計接着擺上小菜碟箸，很快的便走上菜來。他們謙讓吃着，忽然那外邊有人打了個哈哈接着夥計又喊了一聲道：「三官來客！」祇見那小說家石曉亭，滿面紅光，笑嘻嘻的，一頭鑽了進來，連連的向他們一齊點頭道：「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得勿嫌子冒昧乎？」話言未了，他已拖過一把椅子來，坐在那一席的橫頭，向他們笑了又笑。石曉亭這一出頭，座上三個人連男帶女，一齊怔了。蔣鐵成是知道他來的，而並且這主意，也是他設下的，所以他尙裝做愕然道：「曉亭，你這是從那裏來？何以你知道我們在這裏？」石曉亭笑道：「我一進門就看見了，何必瞞人？我是不在乎的。」說着話，他又拈起筷箸，東一箸，西一箸的亂夾，一面又笑道：「這是炒蝦仁，這是溜魚片，究竟北方館子，沒有南方館子做的好，同是炒蝦仁，你嚐嚐春華樓的，包管只是一個味兒，別忙，等明兒我石曉亭請客。」說完了，他笑了一笑，又問那郭碧蓮道：「這位就是密斯郭？久仰久仰。」那路瘦梅是沒有想到，平白鑽出這一個人來，他坐在那裏，祇有悶悶的生氣，不睬理他，以做消極的抵制，那郭碧蓮却也得呆了，後來聽他道出字號，方知他是石曉亭，她不由暗暗可笑，可就再也坐不住了。不料他放涎風流，於狂吃大嚼之下，竟然又直接的向自己兜搭起來。郭碧蓮越發的討厭起來，她不禁一扭身形，便自離座而起，也不答他所問，盈盈的就走出雅座。那蔣鐵成見此情況，情知不妙，石曉亭一出面，把一個郭碧蓮，竟爾逼走了。他趕緊刻不容緩，起身急追，出了雅座一看，那郭碧蓮已下了樓一看，郭碧蓮已經轉到那永德奶茶舖的一條街上去了。蔣鐵成

立即狂追，到了那烟捲攤旁一見那郭碧蓮還往前走，他便急了，叫道：「郭小姐，郭小姐，請回來。」郭碧蓮回身一看，見他追了上來，她非常想不到的，便站住了道：「蔣先生，你出來幹麼？」蔣鐵成追得一張粉面，都紅漲了，他笑道：「郭小姐，你爲何不辭而別？」郭碧蓮見他問，她幾致無言對答，呆了一呆，她才道：「我不願意和別人同席。」蔣鐵成早知她必要如此對答，他便問道：「郭小姐，你這話是對我們的路先生說？還是對石曉亭而言？」郭碧蓮道：「路先生是報館的主筆，而且又是今天的主人，我如何能不願意認識？我頂不願意，便是那石曉亭，他不是甚麼上等人。」蔣鐵成一聽，當然不出意外，早料定了，他便又笑道：「郭小姐，今天個人很是抱歉！關於石曉亭之出席，並不是我們的邀請，石先生也是來吃飯，無意間碰上的，郭小姐你是一個明白人，當然能看出今天的事實，今天要求你特別的諒解。」郭碧蓮道：「這一層誰不曉得？我又不是沒有眼睛的，如何看不出來？自然能夠很明白的諒解。」說着這話，她不禁不由的，眼睛一閃，便和蔣鐵成對了一對眼光，嘆嘆的，她就一笑。蔣鐵成也感覺一剎那的沉醉，他又笑道：「其實石曉亭也很平常。」郭碧蓮道：「怎麼會平常？他寫的小說，就很不好，常言說：一言爲心聲」他寫的既然那樣，人又是這樣，絲毫不差，怎能說是平常？」蔣鐵成見她決定是不贊成石曉亭，他就極其快活，又試逗一句道：「那麼，郭小姐你今天不能再回去了麼？」郭碧蓮道：「我決定不回去了！明天你聽我給你打電話，我還有話說。」蔣鐵成笑道：「不，有話今天何妨說一說？」郭碧蓮也笑道：「一話是非要明天才說得，今天沒有。說罷，她星眸斜睇，漂了一漂，回身就走了。蔣鐵

成曉得這一隻小鳥，已算入籠。不祇是石曉亭何物？連那位路瘦梅，也不過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罷了。因就躊躇滿志的走了回來。一看那石曉亭，還在那雅座裏邊，大吃大嚼，路瘦梅坐在上座，一個在那裏鼓肚子。蔣鐵成一進來，連石曉亭都甚是注意，仰面問道：「那密斯郭呢？她往那裏去了？」蔣鐵成故意的陰惻惻笑道：「不知道，我是到廁所去了一趟她大概出去了！」石曉亭把筷箸一擲，一邊叫夥計打手巾把揩面，一邊冷笑道：「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原來所謂女作家，不過如此！」說完了這話，他又昂一昂頭道：「蔣先生，你我不過朋友之交，今天的事，在你的肚裏，我不計較，改日我們公事上再談，莫怪我不懂情理！」說罷，他插手衣袋，急於走路。那蔣鐵成如何的乖覺，他慌忙一把扯住，笑道：「石先生，你聽我說，我說。」石曉亭紅頭漲臉道：「你說，你說。」蔣鐵成笑道：「郭小姐她不錯是走了，我追到快出市場，才追上她，她對於你的印象，不大佳妙，我不便傳言，所以我推做不知。」石曉亭道：「她究說說了甚麼？也應該告訴告訴我，何苦說謊騙人？」蔣鐵成爲的是逗起他的火氣，使他絕了念頭，故意的不說道：「我們何必追問端的，祇那一句印象不佳，就可以想見了！別的話，我也不敢出口。」石曉亭實在是急了他恨道：「小蔣，你不說，我們兩人，就是公事上見面，莫怪我不懂情理！」蔣鐵成見他真急了，他才笑道：「石先生，說了你可別惱，他說你不像寫東西的文學家，卻象一個游蕩市井的市僧，她所以不願近你，就不辭而別了。」石曉亭聽了這種批評，他幾乎閉過氣去，瞪着眼睛，自己向自己楞了半響，才發恨道：「好的她那樣的女入，我也見過千千萬萬，萬萬千千，不足爲奇

，我今天把這話記下，有朝一日，犯到我的手中，我不報仇，誓不爲人。」蔣鐵成見他氣不可止，他的計策，就已得售，說不得又故意解勸他幾句，他拱拱手，向蔣路二人告辭去了。路瘦梅拿出錢來，會了眼，他非常不快道：「你瞧，我的運氣，居然如此奇慘！到了我這裏，平空跑出一個石曉亭來，跟我們把局攪了！這以後呢？」蔣鐵成笑道：「只要郭碧蓮不對你印象不佳，那就好辦，走，我們今晚不可辜負，看一看話劇可好？」路瘦梅收了這一個大大的沒意思，他正感覺沒有甚麼消遣，以度此長夜，一聽說有話劇可看，他就不由笑道：「甚麼話劇？可是李桂雲；張笑影；的新劇，忽而梆子，忽而二簧，肉麻的很！張笑影更是城南游藝園之類。看也看不得！」蔣鐵成笑道：「你敢以李桂雲張笑影來侮辱堂堂的話劇？這是純粹的藝術正宗，華北劇社的花逢春一輩人所主演的！你難道忘了？」路瘦梅一聽花逢春，他不覺忽然道：「他出演是出演了！可是始終沒見他們送我們義務票，這劇不看也罷！」蔣鐵成不慌不忙的，從衣袋裏，掏出三張薄薄的紙頭，笑了一笑道：「你看不多不少，整整三張，花逢春那王八蛋，他不送我們票，我們也可以在他方面找來票，我本來要了三張票，預備今日席散，約同郭小姐三個人去看，又誰知石曉亭把局攪了。」路瘦梅看了票也不勝恨恨，他站起來道：「走啦！不提別的了！今晚先看一看花逢春一班的人狗模樣，再說別的，好久沒有唱戲的送票，這一回也過一點癮！」蔣鐵成也便和他出了潤明樓，好在華北劇社在醫院禮堂上演，離此並不甚遠。他們走不上幾步路，就算到了。祇見那禮堂門外，大書着每位一元，看戲的男男女女，還是不斷的往裏擠。裏邊的人，黑壓壓，都快坐滿了，還不見場上

開幕，想是沒有到時間。路瘦梅反笑道：「北京人不開眼！南方的一羣小流氓，居然也唱紅了。」那蔣鐵成笑道：「你不要生氣，今天還是一齣戲，主角僅僅四五位，女角就是一個吳如水，劇名叫做女店員，不上一點半鐘，就會完了，這若是連演幾個劇，怕北京人不擠破了門。」路瘦梅笑罵該死！正說着，台上一聲鈴響，居然開幕了。祇見那吳如水，穿了一件很樸素布旗袍，踏了一雙高跟鞋，却燙了頭髮，搽了一臉的脂粉。把一個高高的身軀特意扭成三截胸部向前，臀部後聳，那頭部又高高的揚着。在台上擺來擺去的，操着不甚流利的江北國語，和幾個男演員調笑。路瘦梅不看猶可，看了却幾幾乎嘔隔夜飯來，他呸一口道：「這禮堂本來是外國人作禮拜用的禮堂，如今表演這類東西，豈不太侮辱了這禮堂？」蔣鐵成笑道：「你不管了，且請你再往下邊看。」路瘦梅再一看時，祇見吳如水一場換一件衣服。她的臉上，也忽然搽上紅胭脂，忽而抹上鉛黃，淡裝濃抹的，在那裏儘量的，賣弄風流，和幾個小滑頭式的男演員，逗來逗去，打打鬧鬧。害得幾個男演員目瞪口呆，把戲詞都忘了，幕後的提詞人，大聲疾呼的，告訴他們，連台下都聽得清楚路瘦梅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這一笑，旁邊的人都很注意，有的人還惡惡的，瞪他一眼認爲他是攪亂劇場的，肅靜空氣。還有前排的一個西裝男士，嘻着一張桃桃似的大瘦臉，望望他身旁一個女人，笑道：「中國的觀衆，永遠是這樣沒訓練。」那女肥肥白白，一身的肉感，她也回頭望了一望，笑道：「別說話，這兩位我好像是甚麼地方見過？他們都是新聞記者。」那男的也表示着驚異的態度，回頭又望了望，才笑道：「原來是敵同行，那更不要緊了！必要時，打打招呼，一切好辦。」

一路瘦梅聽得句句清楚，他不禁欣喜欲狂，拿臂膊碰了蔣鐵成一下。蔣鐵成正看着台上吳如火的調情手段，以作自己的參考，倒吃了一驚，因問甚麼。路瘦梅向前一指道：「了不得，有人認識我們了！這倆傢伙說：我們是新聞記者，不得了。一蔣鐵成也自一看，他不由一笑道：「我當是誰，這兩位先生，我全認識他們，他們大概也很認識我。男的是醒鐸報副刊編輯麻燕吉，女的也是新加入華北劇社的一位名角，馳名於北京交際花，素有：「北地胭脂」雅號的香白梨小姐，你難道不知？」路瘦梅哦了一聲，又看看前邊的二位，禁不住笑道：「這也是剛才石曉亭說的好，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所謂文學家麻燕吉，和北地胭脂，一齊都到了！麻燕吉是一個提倡文學雲裏飛化的低級趣味者，何以他能和香白梨在一處？」蔣鐵成笑道：「麻燕吉最近聽說：也要在華北劇社，客串演一齣叫甚麼花的戲劇，大概不日上演，所以他常和香白梨在一起，那意思，無非是消遣一時，他在文學界，也不很得意，他把醒鐸報副刊的天下，打出來了，現在又有免職的消息呢。」路瘦梅一聽，當然不便說甚麼，這當兒，台上的女店員已閉了終一幕，祇見前台馬上秩序亂了起來，那華北劇社的女演員何仙姑，她扭扭捏捏的，也從一旁走了出來，看見麻燕吉，和香白梨在此。忙走來招呼道：「你們兩口子，甚麼時候來的？」那香白梨看見了何仙姑，她本來也在笑嘻嘻的，起來招呼，及至一聽她說，她却笑容一斂，嬌嗔的，抬手去打了何仙姑一下，說道：「你說甚麼？討厭，該死！」何仙姑笑道：「討厭甚麼？該死甚麼？你二位自從加入了敝劇社，一齣戲，未見你們上演；先看見你們每天無早無晚，纏在一起，豈不教人疑惑你們是兩口子？」那香白

梨見她越發的，說個不了，她氣了起來。將手去何仙姑的身上，捶個不了，兩個人嘻嘻笑笑的，在那邊扯做一團。還是那麻燕吉見事不祥，要鬧出別的來。他連忙扯開了香白梨，又勸住了何仙姑，向她二人輕輕笑道：「完了，你們看，觀衆都在注意你們，而且今天難免有新聞記者，坐在我們的前後，現在我們知道是軟性新聞的發揚時代，如果給他們看了去，當真的描寫出來，豈不是罪過？」何仙姑一聽有新聞記者，她的眼光，便去四面看了一看，喝！遠在千里，近在目前，原來那後邊的一排，便坐着蔣鐵成路瘦梅二人，自己是認識的，現世報的上上人物。她見他們正引領而望，連忙笑着，招呼道：「你們也來了，好久未見。」那蔣鐵成路瘦梅二人，正看得她們胡鬧有趣，一見她招呼，知她尚不忘舊，急忙也一陣點頭道：「何小姐，你也來了！」何仙姑這就顧不得和那香白梨胡調了，她見他們的身旁，恰恰的，有一個現成的，能夠坐下一個人的地方，她忽然春風滿面的過來。笑道：「您這邊，有沒有人？」那邊正正的，是捱着路瘦梅的身子，他連忙笑道：「沒有人，沒有人。」何仙姑一腿就捱了過來，她笑道：「沒有人，我這裏坐一坐。」路瘦梅見她居然要跑來做伴，他已然受寵若驚，一連向裏躲了幾躲，勻出很大的地方。笑道：「有的是地方，請坐請坐。」何仙姑一屁股就坐下了。路瘦梅在飯館子，對郭碧蓮未敢如何，在這公衆場所，自己又有身分的關係，更不敢對何仙姑如何？「覺得她坐在身旁，那一陣一陣的香氣，衝鼻而來，令人心蕩，他祇好正襟危坐。那腳底下偶然一動，忽然和一件東西一碰，先還以怎是睬睬，不妨那東西有反動力，也向自己的腳下還了一碰，接着便是嘆嗤一笑，路瘦梅才知是碰了何仙姑的腳

，連忙往回一縮。忽然那何仙姑鶯聲漉漉的，問道：「密司忒路，您愛看話劇麼？」一路瘦梅無心間，以爲是椅子腿，却不想碰上何仙姑的尊足，他方在飄飄然，不防那何仙姑又獨垂青眼，吹氣如蘭，問自己愛不愛看話劇？當時他拍拍良心，對於華北劇社遊行部的這樣胡調藝術，老實不大贊成，沒奈何，說了一聲：「愛看——」何仙姑又摸出一條手帕來，在鼻頭上微微一拂，又在手裏，輕輕的一團，笑道：「這個劇，還不算好的，好的劇，還在前兩天，我主演的那齣：「桂花香」，那劇本也好演員配搭得也好，可以說是無美不備！」一路瘦梅自然隨口也誇贊了幾句，說是好，好，好！忽然那何仙姑又笑問道：「密斯忒路，您看了那個劇麼？」一路瘦梅一陣面紅，只得笑道：「我看見報上批評不錯，並沒有來看，今天還是第一次看見貴社的藝術。」何仙姑一陣悵然，她又問道：「我們分送各報的票子很多，何以不來看？」一路瘦梅自然不便小氣，告訴她票是一張沒得送，今天的兩張票，都是特買了來看的。何仙姑信以爲實，她不勝抱歉道：「這是怎麼說？我下次一定由個人奉送幾張，不是我說；我們劇社太黑暗了！我真願意和新聞界的朋友交交，離開話劇。」一路瘦梅起初一見她和那天到現世報的神情，絕不一樣，非常的客氣，他就極爲奇異，又聽她說甚麼想和新聞界朋友交交，離開話劇，他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連忙笑道：「歡迎，歡迎，可以！有功夫，但請密斯何賜教，我每天晚半天都在館。」何仙姑說了一聲：「好極了！我明天不去，後天一定要去的，我現在恨極話劇，我要想不幹她了。」一路瘦梅正要接着問她，聽她又說到話劇黑暗，他便問道：「何小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在話劇界，從南方，紅到北方，何以見得話劇界黑暗了？」

？」何仙姑欲語又止，半響，她抿抿嘴唇，笑了一笑道：「明後天我們再談，此處不便詳談。」說到這裏，她略略的，帶出一點悲憤的樣兒，彷彿不堪回首憶當年了。路瘦梅也不便深問，一霎時台下人聲鼎沸，台上的女店員，和一個男演員擁抱起來完場。觀眾紛紛離座，那前排的香白梨和麻燕吉，也已不知去向，路瘦梅三個人也都站了起來。何仙姑在路瘦梅的脅下，便碰了一下，路瘦梅一看，她便張開手，作出握手的姿式，路瘦梅連忙也遞過手去，兩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偷着在下邊握了握手。那何仙姑的手，僅僅給他一握，便縮了回去，隨着她粉面微慍，低低的說一聲：「討厭！」接了這討厭二字，却又說了一句：「我走了，明天後天的晚上，你千萬等我。」路瘦梅給他若即若離一來，他更是飄飄然的，只有沒口子的說着好，好！何仙姑從舞台旁的小門，一逕跑到後台去了！路瘦梅方在神不守舍，忽然身旁，又有人一碰，他吃了一驚！卻見那蔣鐵成在旁邊，擠擠着眼皮，向自己微笑。路瘦梅不由笑道：「你也在旁邊，何以你一言不發？竟看着我一個人，和那何仙姑酬應？」蔣鐵成見一禮堂的男女，業已散去大半，他忙推着路瘦梅，也跟了人羣出來。一邊笑道：「你還怪我不搭言！這，你要請客了！我這是故意的給你機會！你不要以為我不曉得！那何仙姑口口聲聲的，明後天到館裏去，而且她還和你握了手。」路瘦梅讓他道破，也就拉下臉來，笑道：「你先不用說閒話，我且問你，你看出她是甚麼意思來了麼？」蔣鐵成和他走出禮堂，又笑道：「你問我？我你今天的光景，一他是何仙姑在劇社鬧了警扭，她想利用我們的董狐之筆，洩一洩忿！」路瘦梅和他雜在人叢裏，走出醫院禮堂的那條胡同，聽他說了，却又深深的，

不以爲然道：「你這話說得太遠了，我不相信一個女人，爲了她洩一洩忿，就肯把她的任何東西出賣！你剛才只是看見了，她已和我握了手，這難道還是我說瞎話？」蔣鐵成尙自不知趣的，笑道：「不然，你沒有看見？她們幹話劇的，大都和妓女似的，拿握手，擁抱，開始，甚而那個，都不當一回事，看做了家常便飯呢！」路瘦梅大大的，不悅道：「你說錯了！她們幹話劇的上了台，自然拋下自我，任人擺弄，下台却另作一說。一蔣鐵成欲要再作駁辯，可是忽轉而一想，但願如此，可以分去他一點心思，移開他的注意力，不然的話，那郭碧蓮的身上，他又那肯丟開？因笑道：「對了！我看了她們台上的表演，拿她都當了淫娃蕩婦，也許她們下了台，都是一本正經的貞節烈女呢。一路瘦梅聽着，順了耳，他才很快活的，哈哈一笑，從次日一過午，二人起來，路瘦梅先督促着聽差，把客廳以及編輯營業二部，好生的打掃了一回，又備下一點糖果糕餅之類的點心，竭誠以待。直到天將日暮，那何仙姑真箇蓮步珊珊的來了。路瘦梅相見之下，笑逐顏開，連忙請進客廳，茶點相待，笑道：「何小姐今天大駕光臨，我們實在太簡慢了！」那何仙姑見了這等款式，她已笑了又笑道：「密司忒路，您太客氣，我以後還要常來呢！」說着這話，她陡然把脚一縮，皺了一皺眉頭，路瘦梅驚問她怎樣了？何仙姑嘆喟一笑道：「北京的車夫，既是欺負人！北京的皮鞋手工，也太拆爛污！我雇洋車雇到這裏，洋車夫拉在胡同口，他便說到了，放下車子，讓我下來給錢。我走了這幾步路，脚上皮鞋新在北京做的，不大合式，痛極了！」路瘦梅方才慌慌忙忙，沒有特別留意，這時才注意到她的裝束。祇見她穿了一件軟軟的湖縐單旗袍，和一雙紫皮的

挖花高跟鞋，那鞋子裏面的脚，竟自沒有穿着襪，脚趾甲上還抹着紅紅的蔻丹。看得那何仙姑微微蹙了一眼，又一縮腿。路瘦梅穩定了一下心神，他笑道：「誠然，我們北京的洋車夫，太可恨了！他們總是這樣的欺負人！這是我們北京人，引爲景憾的！」那何仙姑也是一笑，她拿了手裏皮夾內的化妝品，細細的抹抹粉，塗塗胭脂，又笑道：「我還恐怕路先生出去了。」路瘦梅看着她舉動之間，今天誘惑的成分太大了。他連忙笑道：「這是那裏的話！太見外了！我自從和密斯何定好了，從今早就沒有出去，我預備着兩天不出門的。」何仙姑修飾完了，她把化妝品往皮包一去，兩手一扣，橫波一顧道：「那太虔誠了。」路瘦梅非常得意，他急抬手搔了搔頭髮，又搖晃了一下子頭，笑道：「何小姐，您總是客氣！我就不會那樣子虛僞，以後既要常常的光臨我們就可不必客套。」說着，他把身子往何仙姑這邊一湊，提起茶壺，借着給何仙姑倒茶，就坐在她的身旁。何仙姑也不躲閃，她還好像特意的，往這邊湊了一湊。路瘦梅得意之下，驟爾忘形，他笑着道：「何小姐今天打扮的真好，到底是藝術家，打扮出來，容易起人美感！」何仙姑仰着臉兒，一聲長笑道：「我老嫌我這臉，太偏太胖，居然有人誇我麼？」路瘦梅道：「我是說的打扮。若說面貌，您和吳如水，可算環肥燕瘦，各極其妙！我終以爲肥些的好！」何仙姑斜睨了一眼道：「我却爲我這胖，費了不少心思，有人說大烟吸了，可以減瘦，我吸了多少日子，甚至於白面都吸了，始終不見功效！」路瘦梅吃驚道：「何小姐，你居然會吸大烟？會吸白面？」何仙姑笑了一笑道：「不敢說會吸，不過聊以利用它，打算減一減瘦，我自從到了北京，有人介紹我到安壽胡同東口路北一

家煙館吸烟，所以我常從這邊走，那安壽胡同正正的對着這裏。一說完了，她忽然又一掩嘴唇，笑道：「我今天就是才吸了烟來，密斯忒路，你聞不出我嘴裏的大烟味麼？」說着這話，她流波送盼的，向路瘦梅又是一笑。路瘦梅也拉着一張長方臉道：「我沒有留神，你等等，我聞一聞。」說完，會客室內沉靜一刹那。聽着路瘦梅笑道：「沒有，一點也沒有。」何仙姑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討厭死了！有，也不能讓你發覺，我走了。」說到走了二字，她果然站起身來，又打開皮夾，拿出胭脂棍來，往嘴唇上抹了又抹。路瘦梅站在她的身後，由她化裝的小鏡內看着她。笑道：「你甚麼時候還來？」何仙姑一聲兒也不響，她收起化裝的物品，果然便走出去。路瘦梅吃了一驚，急追出去，到了大門內，他才追上，叫道：「何小姐，你怪我得罪了你麼？」何仙姑慢慢的抬頭笑了，她忽取出一封信來交給他。笑道：「路先生，你要問我怪你不怪你，那你就看一看這封信，你自然會明白。一路瘦梅又是一個不明白，他拿了那封信一看，原來淺綠色布紋紙的小信封，上邊還是鋼筆墨水字。他便笑道：「好，你等一等，我拆開看一看，這裏邊大約是稿子。」何仙姑忽然兩隻手上來，將他的手一攢，兩脚向地一頓，搖了一搖頭，嬌囈着道：「不准你當面看，我走了，才准你看，否則我就怪你了。一路瘦梅祇好拿着那信不拆，笑道：「何小姐說的話我都聽，可是你我今天的談話，祇到這兒爲止了麼？」何仙姑鬆了他的手擺着她的頭道：「沒有說的，全在信上寫着，我明天這時候還來，那時候再說話，怎見得是說到這兒爲止？」路瘦梅聽她沒有惱，尚訂後會，忙爲她雇了洋車，看她去了。一方面等不及進去，就在門外拆信一看，

原來這樣：

瘦梅先生：

茲因華北劇社經濟困難，薪水未能如時發給，手內拮据，擬向 先生告貸大洋五元，以應急需，一俟薪水領到，即爲奉趙，可否，允諾，明日下午再談。 何仙姑

路瘦梅看了，大出意外，他拿着信紙信封，馬上木立現在世報門首，一動不動。心想這就是她明天約會自己，要談的話了！怪不得他不好面談，原來是借貸之事。那麼她所謂華北劇社的黑暗，也許就是爲了不發薪水？他掖起了信紙信封。還是來找那編輯部的蔣鐵成來，祇見那蔣鐵成手執並州大剪，正瞪着兩隻眼，向那晚報上搜尋材料。看見路瘦梅進來，他便把剪子一擲，抬手抹額邊的鬢汗。裂裂嘴，滋滋牙道：「路先生，這兩天晚報上無的可剪商量定一份中國社稿可好？」路瘦梅皺了眉頭，也拿過晚報來，看看道：「說也可氣，晚報上現在特別注重軟性材料一味與趣化！我們難道還剪一段廣播無線電緊要新聞第一條？」蔣鐵成又拿起剪子，敲擊作聲道：「人家本不是專爲我們這類小報而出版的呀！」路瘦梅隨手一丟晚報道：「一定兩份晚報每月大洋八毛，一份最普通的中國社稿，也要十幾元，兩者孰輕孰重？並且印刷局到了九點就上版，也等不到第二三遍稿子！說完，他取出那何仙姑的信，向他一擲道：「小蔣，你看這個好不好？」蔣鐵成尚以爲是救命的要聞稿子，急忙一手提起紅筆，在墨水瓶內，沾了又沾，一手打開一看，大失所望。他又笑道：「怪不得你和何仙姑在那邊客廳，鴉雀無聲，却原來她任所欲爲，打算要借你的錢使喚！嘖嘖！這自然是她臨去留下

的了！」路瘦梅道：「這也就是給你看，若是給別人看，人家焉能相信？你看那何仙姑渾身上下，真是比我一個月的薪水還值錢。並且聲明在案，一雙鞋子還是新置的！何以她爲了五塊錢，要向不生不熟的朋友借貸？這種女人豈不是太以神秘了？」蔣鐵成笑道：「你到底是外行！一個女人，吃甚麼先不說，出去穿衣裳，坐洋車，那是面子，不能失掉！譬如她今天穿的那樣闊綽，真許身上一文不名。而你的五塊錢，若是借給她呢？她也就買買胭脂粉就花了，決不會用於正途的，你信麼？」路瘦梅道：「難道她們華北劇社上座踴躍，每位要賣一大洋元，就連五元錢也不給她？」蔣鐵成道：「你知何曉得？演劇賣多少錢，完全掖在花逢春的腰包，別人休想染指，她們除了演戲，吃一頓好飯，平常都是吃窩窩頭，說上海話是一羣小癩三！」路瘦梅笑了道：「你又不是華北劇社的箇中人？何以說得如此詳盡？真算罷了！」蔣鐵成也哈哈的笑道：「誰不知道？當初的城南遊藝園，新世界一班的新劇家，那一個不如此？」路瘦梅笑道：「你太挖苦人了！且說我這五塊錢借她好，不借她好？」蔣鐵成道：「自然是借她的好！你看她，既肯和你在客廳裏，鬼鬼祟祟，及至五元到手，焉知她和你更進一步？據某家看：弄一個話劇家交朋友，終比女投稿家有意思！投稿家無論男女，不免掉窮酸，女話劇家修飾得體體面面，準夠得上姨字號中人！」路瘦梅讓他說得眉飛色舞，抬手向寫字台上一拍，說道：「對！就是如此！明天備下大洋五元，祇當我開了一個帶果盤的大盤子！」蔣鐵成也自一笑。兩個人說說笑笑，那蔣鐵成或一經談到女人，他已文思若湧，提筆也胡謔了幾段新聞。這些話不必細表，眼看第二天下午到了，那何仙姑仍在原時，珊

邇來臨，路瘦梅越發的，竭誠的歡迎。言語之間，那何仙姑未便還提昨天留信之事，祇是對那華北劇社表示不滿意道：「我們本是在南京吃不上飯，又跑到北京來的！誰知道？到了北京，居然一唱就紅了！可恨那花逢春，所有演劇賺的現大洋，一古腦兒收入他的腰包。我們每月的薪金，既沒有規定數目，又不能如時發給，弄得大家怨聲載道！他的侄女兒吳如水，可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的添衣裳，腰裏永遠幾十幾十的帶着！請想想這不是太不平等？太說不下去了麼？」路瘦梅一聽，這和昨天將鐵成所料的，大致不差，他就問道：「何小姐在華北劇社，每月可以拿到多少薪金？大致的？」何仙姑眼圈兒紅了又紅的，咳了一聲道：「不必問了！我一個月本沒有規定，說起來傷心！他們從帶我到了北京，總總共共的才了給我六元大洋。一何仙姑說到了六字，她的手，還伸了出來，比了比，表示那數目的肯定。路瘦梅聽了這話，有些不盡情理，他不由笑道：「這話我可不信，試問他們若僅然的，給了何小姐大洋六元，那麼何小姐每月的一切，所費也不資，賠的錢，從那兒來呢？」何仙姑見他問得甚惡，她抬手便輕輕敲了他身上一拳，說道：「你管我呢！各有三千年道行。」路瘦梅身上一麻，也就一笑解嘲。他兩個談了些時，當然，路瘦梅如了她的心願。所謂如了何仙姑的心願，便是路瘦梅履行了昨日和蔣鐵成的預定方針，取了一張花花綠綠的法幣，掖到何仙姑的衣袋去了。何仙姑特意的，將臉掙得紅了又紅，半靠半倚的若不勝情。說道：「我真是太過意不去了！平白的向您張這一回口。到彷彿我們話劇家太不尊重自己，其實，這是沒有辦法的！」路瘦梅佈施了這一筆盤子費，他馬上便如同那個地方的大客人，一絲不苟，步步登高。

的，向她實行其權利義務起來。笑着道：「對不起，並不是我太不尊重話劇家，實在也是沒有辦法！」何仙姑支撐着他，笑了又笑的，忽然便打了一個呵欠，接着眼睛裏好像閃閃灼灼，鑲上了兩粒金鋼石。路瘦梅調笑道：「密新何你可是還沒有吸過那個？」說完了。他舉起一隻手，那大指小指伸直，其餘三指一齊曲着。口上比了一比。何仙姑這一回是真的臉紅了，她拿手拍揩了一揩眼睛，容顏忽一嚴肅道：「路先生，你以為我要了朋友錢的，全是幹那個去？那就不對了！我在這裏，並不是隻身一人，還有我的母親，妹妹！我也要為他們着想！至於那個，我已決定把它戒掉！」路瘦梅見她忽又鄭重起來，知道自己拿她一取笑，她的臉上挂不住了。連忙笑道：「我說的是笑話！請何小姐萬勿介意。」何仙姑也笑了笑道：「這話並不是瞎說！路先生不說，我也是要戒的，因為我還要脫離了話劇界，另幹一番事業呢！」路瘦梅也就隨便的，和她談着，問她脫離了話劇界，要幹些甚麼？那何仙姑正色道：「我的雅片烟，每日吸不到二錢，那倒是小事，咬咬牙就成了！我在華北劇社，不能受他們的苛刻待遇，當然祇有脫離之一途。至於我的將來，對於新聞界，極有興趣。」路瘦梅喜道：「那我們要一起做同業了！請問你的目的，有沒有決定？同道方面，是不是已然有所接洽？」何仙姑默然道：「我在北京是睜開眼睛的瞎子，貴同業其他一位也沒交情，若說是有點頭，陰惻惻笑道：「何小姐，你這一接洽，就算沒有白接洽，我極想成你之志！請你等等看，我一兩天之內，必有辦法。」何仙姑不料他輕於一諾，居然成了，也不勝之喜。兩個人

坐談的很久，她也便告辭了。路瘦梅臨走，還諄諄的囑咐，告訴她三二日內，再來報館，一定可以得到聘書。等到她去後，他一個人再來編輯部瞧，那蔣鐵成還在兢兢業業的，替他剪發要聞。看他進來，他才擲下剪子，吸着香烟道：「我還以為你走了！你怎麼沒有出去？」路瘦梅見他勤於職務的一番努力，他若是實行起剛才的計畫，也是居心不忍，沒奈何，咬牙狠了心，說道：「你怎麼知道我要出去？」蔣鐵成笑道：「錢都給了人家，說好聽是借，若是指望她還，那除非太陽從西邊出來！你還不和她出去玩玩？」路瘦梅進來這半天，他就沒有笑一笑，聽了這話，反而皺起眉毛來道：「這些笑話不要說了！我剛剛在門外，看見了社長。一蔣鐵成看他神色非常，又聽說看見社長，他不禁一驚忙問：「社長說了甚麼？」路瘦梅搖搖頭道：「不必說了！倒霉！」蔣鐵成忙問是誰倒霉？路瘦梅嘆口氣道：「他說讀者的要求，讓他把編要聞的換一換，把編社會新聞和文藝的編輯，也換一換。」蔣鐵成大驚道：「這話萬無此理！讀者的要求，當然寫到編輯部，何以直接寫到社長那邊？況且讀者也不能干涉內政？」路瘦梅摸出一隻香煙，擦火柴燃着了，慢慢的吸着，徐徐的笑道：「這話固然，讀者已經把信寫到了，讓我們有何辦法？他的意思，是將編輯部加以改組，要聞他也知道，這幾天都由你代我包辦，他的意思，讓我仍接過來，社會新聞和文藝換人。」蔣鐵成大驚失色道：「那麼你的飯碗保住了；我的飯碗呢？」說時，他苦着一張臉兒，直眉瞪眼，已差不多要潸然淚下，路瘦梅笑道：「你且莫慌張！決不如此。我已替你設了法，石頭報前幾天要請一位編輯，還沒有找到人。我介紹你到那邊如何？」蔣鐵成聽了，一喜一憂，他努

楞的道：「石頭報經費困難，任人皆知，他們如何能雇得起我們？」路瘦梅當然竭力保證，表示決無問題，一切可由自己担保。並且令他可以拜倒那石頭報的總編輯好好居士的門下，作一弟子，以增進彼此間的關係。蔣鐵成祇要自己不流離失所，就已是萬千大幸！聽了感激涕零，十分的滿意。路瘦梅把他這方安排好了，急去社長那邊，報告道：「文藝兼社會新聞編輯蔣鐵成，另有高就，請求辭職，情詞懇切，應即照准。我們另外聘請一位女編輯，以補其缺，可好？」那現世報的社長，本是一位十足的門外漢，他一聽路瘦梅的主張，毫無意見，不過他聽到換一位女編輯，不由把眼一看路瘦梅道：「那辦得到麼？報館的事情，女人能夠插足麼？」路瘦梅笑道：「那有甚麼不可以？這件事情，平常極了！試觀上海各大報紙，那一家沒有女職員？我們將一位女編輯，用到編輯部，其中還有兩番用意。」社長問他甚麼用意？路瘦梅笑道：「我早就看出來了！這社會的未來，完全是女性的中心！女人幹甚麼，是無往而不利的。報館裏，有了女編輯員；偶然也出去跑跑外勤，得來的消息，一定豐富，此後我們報上，一本報特訊一、一定可以多一點，此其一；還有編報屁股利用女人，又可以拉來不少熱心投稿家，我們的報屁股，向來任人消遣，從無稿費，此後隨意消遣的，必然日增多，此其二。有此二端，我們還不早早的採取？遲了，又被他人襲取去了。」那社長聽了，他也砰然心動，不禁舒眉展眼，笑逐顏開，祇不過他主張開銷，不宜多添，否則又費周折。路瘦梅全無意見，答應他去前途商議，急辭出來，又打了一回電話，到石頭報。將那邊好好居士請來，告訴他，人已物色妥當，請他放心，明日即能到差不誤。各方面都接

洽好了，路瘦梅第二天一早，便同着蔣鐵成，拉着行李，到了石頭報那邊，拜見石頭報的社長，和總輯好好的居士，說明仍支現世報原薪，一切都已停妥，路瘦梅自去幹他的不談；這裏蔣鐵成休息了一下，好好的居士由客廳引他到西院，一見是一座破敗的園林，花木俱枯朽，幾間南房，分隔出來，便是編輯部和宿舍了。好好居士先請他安排好了宿舍的行李，然後他吩咐聽差倒茶，有語開言道：「敵報得蔣先生幫忙，格外的榮幸！」說到這裏，他將手去撚了撚兩縷仁丹鬚，兩隻小眼睛，也微微的一睜。正色又道：「敵報是一家純粹營業化的小報，盡人皆知，素日不受外界一文津貼，孤高自賞，與現世報彼宣傳機關者截然不同。此點最關重要。一說畢，又指示了一番編輯的方針，如何如何的，都是蔣鐵成聽慣了的，不必細表。晚半天了，蔣鐵成開始發稿，這才想起糟糕！自己忽然搬到石頭報，不但外人不知，尤其是女投稿家郭碧蓮，她從何能知道？這時少不得還往現世報打電話呢？他一想到這裏，便覺得心神不安，一百二十分不妥，深怕郭碧蓮再打電話，到現世報，給路瘦梅接到了，於自己不利。正在發愁，忽聽那電話桌機的鈴一響，他心下方在一驚；那電話耳機，已給對面坐的好好居士抓去，和那邊說上話了。蔣鐵成連忙收回心神，靜靜的聽着，忽然那好好居士噙着一張鬚子嘴，將那電話耳機向他這邊一遞笑道：「有一位女客，說是姓郭，找你說話。」蔣鐵成一聽，這還有別位？自然是那女作家郭碧蓮了。他接過耳機一問果然，不禁喜心翻倒。但聽那郭碧蓮笑道：「你怎麼搬了家？我還往現世報打電話！幸虧路先生告訴我。你爲甚麼不先通知我一聲？」蔣鐵成聽了，這才知道路瘦梅真是一個好人，不但不會於自己不利，

并且還特別的，將自己的去處，告訴了人家。他就將自己出來的倉卒，以及到這邊才半天，不及通知，深爲歉仄的話，說了一番。那郭碧蓮祇說是有好多話要說，請他工作畢，赴英林咖啡館一談。蔣鐵成當然答應，便放下了耳機，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才看見那好好居士在對面噙着嘴，正殷殷注視着他，向他微笑。蔣鐵成覺得不好意思，他沉了一沉氣，姑作掩飾的，笑了一笑道：「您瞧！這是一位女投稿家，姓郭名碧蓮，她是和我在現世報認識的，現在聽說我到石頭報這邊來，她也打算投稿子到這邊來幫忙，您說好不好？」好好居士果然名符其實的，連說好好！底下的話，他並沒有說別的，也許是不好意思的往下說了。蔣鐵成趕快的工作完了，急馳至英林一看，郭碧蓮已在一間小小的雅座裏，等得不耐煩。他見了面，自有一番歉意表示，說明自己的立場，並且請求她投稿石頭報，多多的幫忙。從此郭碧蓮鼎鼎大名，也跟着蔣鐵成，由現世報移到石頭報，一篇一篇的文章，繼續不斷的發表起來。那好好居士本來是慈善心腸，又上了幾歲年紀，拿年輕的男女，當做親生的兒女一般，瞧着好玩，所以他有時也拈着鬚鬚，跟着湊趣道：「你們今天英林，明天英林，我聽着都膩了！以後有話談，都是一家人，可以請到報館內坐，比外邊約來約去不好？我是一個老頭子，你當然沒有甚麼可怕。」蔣鐵成把這話聽得半信半疑的，不大了然，又抬眼去瞧一瞧那校對大員石先生。那校對大員石先生是社長的內侄，二十來歲，生得不疤不麻，一副可人的臉子。他見蔣鐵成看他，不由暗笑，口中說道：「總編輯說的是極！不但總編輯年高有德，萬無此理，就是我也不是外人，大家不必存甚麼顧忌，隨便請進來沒關係。」蔣鐵成當不起他們的盛

慮醫情，欲想不允，勢所未能，其實他就是隨那郭碧蓮今天英林，明天英林，他也是不在乎。也用不着他花錢，於己無干，可是這話不能實說，他祇得答應了。從此郭碧蓮三番五次的，又打電話，蔣鐵成便請她到報館來。郭碧蓮在先不肯，後來吃不住他幾次相邀，他便冒了膽子，來了兩三趟。那位好好居士果然一本正經，不苟言，不苟笑，那位校對石先生也奔前跑後的，替聽差張羅他們的茶水。郭碧蓮和蔣鐵成倒不好意思，他們祇得放下心，來來往往，相安無事。這一天那好好居士忽然對蔣鐵成笑道：「這些日子，你得到現世報的消息沒有？」蔣鐵成聽了茫然，他道：「我自出來，這差不多一月，並沒有再見路先生，從何得知？」那好好先生笑道：「他們新添的女記者兼女編輯，營業興旺起來了。」蔣鐵成聽得不明白，問道：「何以報館添了女編輯，營業反見興旺？他們所添的女編輯，是那裏來的？」好好居士手拈鬚鬚，微微的一笑道：「若說你在現世報的情形，比我熟悉的多，何以尚不如我消息之快？我這也是一兩天，才聽人講的。他們自你去後，當日，即請了一位女編輯入館，那女編輯是誰？你萬萬的想不到，猜不着，原來却是華北劇社游行部的一位女戲子，芳名叫做何仙姑！」蔣鐵成一聽，大大的不是意料，原來那路瘦梅揀了自己走路，却又引進一位何仙姑來！他再往下聽，那好好居士又道：「自從何仙姑一加入，南國佳人，總比北京才子有號召力，名字在報上一露，先拉進一班文字消遣，自賞風流的男投稿家來！情願白盡義務，附驥於女編輯之門，以是報屁股上之熱鬧，已非復以前之門庭冷落。并且那何仙姑還特別的賣力，三番五次的，出去跑特訊，撰特欄，大做其：「呀！嗎！哪！一滿篇女孩子口氣的文

章，居然號招一時。現在他們的銷路，業已打破一千五百份。至於何仙的報酬，聽說是每月三十元，并且還外贈跑新聞的包月車一輛！」蔣鐵成聽着，祇有啞嘴吮舌，嘆爲觀止道：「罷了！我在現世報，也拿不了這多的大洋，尤其沒有包月車坐，現在這種待遇，都用在女人身上，我們男人真是死不瞑目！」好好居士又道：「你不曉得！現世報是一家機關報，他們是不專恃營業維持的。聽說此一次的花費，不都出在社長身上，也有的是路瘦梅掏的腰包，反正他袖來袖去，一個月也外賺不少廣告費，因此何仙姑的待遇，才如此優厚！」蔣鐵成擲筆三嘆道：「可惜便宜了女人，甚麼也賺不回來。若是男人多給一文錢，便多做一文錢的事。」好好居士拈鬚微笑道：「話雖如此，畢竟女人處處佔便宜的，不過也有吃虧的時候，單單吃在那個上面罷了！現在現世報銷路大增，路瘦梅和那位何仙姑業已出出入入，比翼並肩，儼如夫婦！我們也要想一個方法，抵制他們一下子，才是辦法。」蔣鐵成變色道：「聽居士的言語，莫非有爭奪那女編輯之心？那麼蔣某敬謹讓位。」好好居士連忙擺手，勸他少安勿躁道：「豈有此理！那何仙姑不過一女戲子，她在外的行動，別人也都對我說了，大個白面，都是她的好朋友！極其拆爛污！我們銷路，雖不如現世報，可是我們的價值，自命還比他那純粹機關報的差勝一着！故爾我們不能夠，招惹那黑白籍一班人，蔣先生你說：此話可對？」好好居士說着這話，他的眼睛，就向那石先生一瞟，微微一笑。那石先生聽了，此這話雖未對他說，却已面紅過耳。蔣鐵成知道那位石先生，就是一位白籍中人，好好居士的話，是自感而發的。他便又問道：「那麼你的意思，打算怎樣？」好好居士想了一想道：

我們這邊，不是也有一位女投稿家，名曰郭碧蓮的麼？我看她的文字，也還過得去！若是編稿子，也還來得。現在我打算把你的責任，輕減一點，讓出文藝一欄來，給她出名主編，以資號招。一方面社會新聞仍由你來主編，同時賤軀多病，要聞方面，也希望你用用餘下來的力量，多多幫忙，這樣子足可並美於現世報了！」蔣鐵成一聽這主意，自然是無不同意。他想一想，太妙了！郭碧蓮若是來報館，和自己一起發發稿子，那不是更多一層接近？以免現在的隔靴搔癢？他便笑道她：「可以，當然！不過那郭小姐尚在求學時代，可不可以幫忙咧，一問她取得同意咧。」好好居士道：「那是自然我們也就用是還要這一點，酌給車馬費。不敢云薪金，更不敢和現世報的何仙姑的待遇比較，這不過是給她一個練習的機會，在我們，也祇是聊勝於無罷了！」蔣鐵成自然要問他肯出薪金若干？好好居士道：「薪金免議，不過酌送車馬費，月在五六元之間，後半天地來發稿，我們可以供給晚膳。」蔣鐵成本來很是高興，一聽他說這報酬，不由又冷了半截，當時呆了一呆道：「那太少了！我真不好意思去開口，試問一個女人，講究點的，連擦胭脂抹粉的都不夠呢！」好好居士正色道：「我們送的車馬費，誰管甚麼胭脂粉？況且一個投稿家，也很難得進到報館的。」蔣鐵成不敢再說，恐怕他不願意，連自己蒙了影響，祇可答應去前途商議。果然這天的傍晚，郭碧蓮又珊珊而來，蔣鐵成特意的，令聽差添了一雙筷箸，留他在此晚餐。郭碧蓮常來常往的，也慣了，拿吃飯不當一回事。蔣鐵成和她茶餘飯後，試提一提。郭碧蓮却是出乎意外，一口的就答應了，她笑道：「那好極了！報酬多少，在所不計，我也跟着練習練習，幾時練到蔣先生這樣，

我便也是大編輯了！」蔣鐵成一聽，這倒是概不計利，一拍即合，他又驚又喜的，前來報告好好居上，好好居士連忙送敬郭碧蓮一匣名片。那匣名片小巧好玩，女人使着極其合宜，上邊印着：「北京石頭報記者」的官銜，從此郭碧蓮也無須另擇黃道吉日，她便正式的，加入石頭報工作起來了。好在現在的小型報紙的編輯，人人可以幹，尤其是文藝，祇要會提筆，寫寫畫畫，滿可以敷衍一氣。所以郭碧蓮幹着並不外行，又有蔣鐵成跟着指指點點，左不是有一班隨意消遣的投稿家投來的稿子，刪刪改改，居然煥然一新，爲石頭報放一異彩。並且每天還由郭碧蓮親自主撰一篇小品，敘述女孩子的感想，署名自然是：「碧蓮」兩個大字。那些投稿家看了，石頭報換了一位女編輯，大家紛紛起勁，那投稿的函件，恰似雪片一般的飛來，每天弄得郭碧蓮頭昏腦漲，又有那登徒子之流，還小心翼翼，肉麻當有趣的，工工楷楷，寫了極其熱烈的情書，來求愛，弄得郭碧蓮拆看後，啼笑皆非。這些閒言，都是一表即過。眼看天氣一天比一天熱，春去夏來，榴紅似火，荷花將放，已是四五月的時光。石頭報的破敗園林裏，也有幾樣開花野草，各都陸續開放。這一天的午後，郭碧蓮穿了一件花印度綢的旗袍，撐了一柄小花紙洋傘，笑盈盈的前來。那時候的蔣鐵成，還是剛剛的起床不久，他的頭髮，滋亂起來，猶似一團亂草，披了一件小掛，正在當院樹陰的一盆金魚缸旁，呆呆的發楞。郭碧蓮因爲和他厮熟，已到了極點，她便未介意，祇是隨便的一點頭，即走進編輯，幹她工作去了。拆了幾封投稿的信，發了幾篇稿子，忽然那蔣鐵成慢慢的又踱了進來，見她工作已畢，他又不禁嘆了一口氣，隨隨便便的，又坐在她的對面。郭碧蓮也還未加注意。

直到了晚飯開上來，兩個人同桌吃飯，那蔣鐵成却是僅僅的，吃了一碗，便不吃了。郭碧蓮才看出奇怪來，她不由問道：「蔣先生，你每天都是吃三大碗飯的，爲何今天吃了一碗，便不吃了？」蔣鐵成喪盡游魂的，嘻了一聲，就去一隻小鏡子旁，拿一隻小繡子去梳攏他的頭髮。郭碧蓮實在的，耐不下去了，她也推開飯碗，過來一連的，問他怎麼了？蔣鐵成待她問了又問的，始才笑一笑道：「你還看不出來？我今天有一點不要緊的心事，所以老是不痛快，你不要管了。」郭碧蓮本來也是一個半大的人，當然還有一點小孩子氣，所以越聽他不说，偏越要問。那蔣鐵成綑了好久，才靦靦的笑道：「我母親病了。」郭碧蓮本來也常常的，和他談起彼此的家庭景况，在他家中，父親是在南京，當着大差使的，母親和他住在北京，此外甚麼人也沒有。故她一聽說，他母親病了，不由吃驚道：「甚麼病呀！厲害不厲害？」蔣鐵成不孝順，而要裝出很孝順的模樣道：「她得的是一種瘟疫，臥床不起，業經好幾天了！醫生已經請過好幾位看了！」郭碧蓮又問道：「那麼看得怎樣？見好不見好？吃了多少藥呢？」蔣鐵成道：「看得起初不甚見好，昨天新換的醫生，開了第一個方子，商量要用一些羚羊，吃了果然好些，那葯貴極了！」郭碧蓮道：「我也聽說過，羚羊是一種貴重的涼葯，非同小可，那劑葯要幾塊錢罷？」蔣鐵成道：「那是自然！還有幾種，也非用上等的不可，一共是四五味貴葯，算起來要十塊錢，還挂着一點零。昨天吃了一劑見好，今天非抓第二劑不可，又要十來塊錢，送給藥舖主人。」郭碧蓮道：「那是省不了的，還救的是病人的命呢！蔣鐵成忽然又笑道：「救命當然要緊，同時救餓也要緊。像我家裏，實不相瞞，每月父

親匯來的錢不少，也祇於將將夠用。這一回月底，錢過了日子，還不會匯來，又請醫生抓藥的一用錢，現在第二劑也抓不起了。」郭碧蓮一聽，這是極其正當的耗費，沒有錢，那如何能行？」當時她便嘆口氣道：「這就難了！依我看，你今天就爲的是這筆藥錢發愁！那你何不找朋友，通融一回也好。」蔣鐵成笑了一笑道：「這話對別人不便說，焉能都像和郭小姐這等說話隨便。」郭碧蓮聽這話太有意思，她如何不懂？又一想：「蔣鐵成並不是沒有錢，這次定是做難一時，自己何不替他想想法子？也是朋友間，應盡責任。想罷，她就笑道：「不要緊，你這是一時窘迫，大約用多少錢？有十塊錢左右，可以夠用？」蔣鐵成見她已是入彀，心下暗喜，當然應說可以道：「我們說沒有錢，湊起來兩三塊錢還有的，再有十塊錢，定然過去今天這一關，不是難事。」郭碧蓮甘心替他，故意的，面上不露形色，和她談到這裏，假意的中止，及至事情完了，她急急的收拾起來，站起便要走路。蔣鐵成見她不像每天的從容，自然要問她：「爲何走的這等早？」郭碧蓮也不告訴他，出去是爲他籌畫錢文，祇是說：「出去一會，馬上回轉，請你少候。」蔣鐵成尙不知她那等熱心，以爲她要買甚麼東西？又不好相問。郭碧蓮出了石報頭，她又一想，心上忽然一涼。你道怎樣？原來她出來，是一時的勇氣，一時的仗義，要出來設法，爲蔣鐵成帮忙，可是，她出來，一想，這就不對了！自己素日，向蔣鐵成吹牛皮，怎樣怎樣，家中有錢，怎麼怎樣，自己在中學校讀書，那都是撐面子的，假話！其實，自己祇有自己知道。一出小學校，家中已無力供給上進，還談什麼，上中學，做夢也不會進過中學校的門。還有自己的爸爸，本來是王府的一個大管事聽

差，無非仗着那王府開房，租了一家着兄住，那外國人是辦洋行和審廠的，看着自己父親能辦事，帮了一點小忙，在永定門外窺覷做一做事。每月的所入，也不過僅夠養自己一個老母親，和一個姨太太名義的二夫人，租自己的吃穿供給。那麼自己家庭並不豐足，出來的容易，倘若這十塊錢，不給蔣鐵成籌出來，可怎麼回去？若想回去，那麼這十塊大洋，又要從何而出？自己措詞容易，可是其如家裏拿不出來者何？郭碧蓮想到這裏，她爲愛戀蔣鐵成所致，情急無法，不得不挺而走險，出了一樁惡念！於是雇了洋車，回到家中，一看，母親躺在炕上，正在對着雅片燈，吸她那，吸了又挖了挖了又吸的來複式的，大煙灰。二夫人坐在一旁。抱着一隻叭狗，和母親談着家常的，瑣碎事務。看見女兒郭碧蓮歸來，那隻小叭狗，先從二夫人的懷裏跳下來，向着她一路搖頭擺尾，表示歡迎，那郭碧蓮看見了小叭狗，倒不介意，惟有看見那炕頭上擺設的雅片烟具，她就禁不住打了一個好大的呵欠，幾致涕淚橫流。原來郭碧蓮的父親，雖然祇是王府內的大管事聽差，賺的錢，來之下善，去之亦易差不多快成了大破落戶，可是他們的家人，却是染上了極深極深的，府門的習氣。郭大奶奶從一進門，便是帶着雅片煙癮來的，那郭碧蓮呢？自然也會吸幾口。這就是從小熬夜熬的，郭大奶奶抱雅片煙鎗，一耗就是大天亮，郭碧蓮陪着在一旁玩，偶然困倦。郭大奶奶便噴她幾口，日子一多，自然就成了癮。這一天她剛一進門，便打了個呵欠，那郭大奶奶閃着兩隻眼睛，伸手一超笑道：「小丫，你上那兒去了？這一口給你。」小丫是郭碧蓮的乳名，郭大奶奶叫着，她的手一遞，那煙鎗就遞過來了。郭碧蓮一看母親的喜笑顏開，她就知道母親這兩天，

一定又買了一點煙土，故爾大方了。從前自己學着吸那是力量尚夠，如今她吸這尙在心疼，何況自己？也就依實躺下，先吸了這一口。果然，一口雅片烟吸下，立刻精神增長，甚麼都可以拋開不管了。那郭大奶奶又挖着烟灰向她笑道：「小丫，我這裏，正和你的二媽說你呢！出這晚，不回來，晚飯一連多少日子不在家裏吃，你天天幹的，都是甚麼，我也不知道。」

「郭碧蓮撇着嘴道：『媽你真囉嗦，我不是說了好幾回，到石頭報當大編輯去了麼？那邊管我一頓晚飯，一個月送我六塊錢的車馬費咧！』郭奶奶把烟灰挖完了，她的手一閒着，便去捏了一點瓜子吃着一邊笑道：『這都是胡說八道，我就不信。一個女人，終是依賴丈夫生活的，沒有丈夫，她便不能生活，也許，除非她有遺下的產業。我就不贊成，一個女人，不好的安分守己，在家過日子，偏要拋頭露面，出去做甚麼事！』說到這裏，那二夫人在旁，輕悄悄的，搭言道：『我們的小丫，還沒有人家，讓她在家跟誰過日子呢？』郭大奶奶撇了一撇嘴唇，笑了一笑道：『就是做事，甚麼事不許作，何必每天胡寫胡畫，往報館投稿子？又何必當甚麼編輯？報館的工作，好人不喜幹，壞人幹不了，除非好不好，壞不壞的兩面人才能幹！你幹甚麼也胡巴結。』郭碧蓮聽得含了眼淚道：『我倒願意當一個高尚的教員。可是我的資格，連小學校的教員，都夠不上！那有剛在小學畢業，便教授小學生的？這就怨我爸爸沒能耐，不能又巴結我，上師範學校，我祇得在石頭報，當當女編輯。這也很不容易呢！每天要去，發完了稿子，我的頭都昏的。』郭奶奶呢將手裏的幾枚瓜子一去，氣起來道：『你這小丫頭片子，真沒有良心！』

這樣，滅了天理的話！女子無才便是德，我當出在

娘家，又上了幾天的學校？也祇於跟着兄弟無多，認識幾個字而已！沒聽說一個女人，也要天天鬧着上學的。」郭碧蓮見母親發怒，她嚇得不敢再說，那二夫人假充好人，勸着郭大奶奶息怒，又扯着郭碧蓮出來。說道：「你這丫頭，怎麼和你媽這樣吵架，容易你媽今天早起，賣了一隻大瓶，古玩舖送來十五元大洋，她喜歡歡的，買了一兩烟土煮了，捨不得吸，慢慢的，挖着烟灰吸。你回來，她給你一口吸，不用提多們心疼！你怎麼反和她打架？」郭碧蓮無意間，聽到母親，又賣了一隻大瓶，有了十元以上的現款，他禁不住，也是一喜。她不喜別的，乃是喜歡自己今天沒有空回，將鐵成需要的現款，有了着落。原來她回來就不會安着好意，她想入非非。打算在這破家值萬貫的家庭內，想一想主意，不管是甚麼先拿來出去，通融通融錢再說，現在聽說有了現款，自然更好了。她便笑着謝了解勸厚意，隨後她們又進來，和郭大奶奶言笑如常，不提方才的事，耗到夜裏兩三點，郭大奶奶睡覺了。郭碧蓮忍耐到母親熟睡，她又素知母親的錢，完全放在炕裏邊的小錢櫃內，所以并不費力，一下子便偷出來十元，還好，剩下兩塊來的零錢，給母親零用。她喜歡的也不睡了，天光一亮，她就跑了出來，到那石頭報，面見蔣鐵成，其時蔣道成尚未起床。原來蔣鐵成也沒有想到，她出去一夜不回來，今天還有辦到了的可能性？所以他等到快天亮，心上一煩，便睡了。到了聽差一叫，他方知郭碧蓮大早的跑來，必然有事，因而急忙爬起來，到編輯部見她。祇見郭碧蓮滿面春風，一頭高興的問道：「我老早跑來，你不覺奇怪麼？」蔣鐵成自然說是奇怪，又告訴她真害人，自己等了她一夜。郭碧蓮豁啾啾的，拿出十元現大洋。向他笑道：

「蔣先生，你看，我給你籌來了十塊錢的現款！不過你要原諒，我辦的稍微慢了一點因為家有萬貫，還有一時不便咧！」蔣鐵成聽了洋錢響，他已困眼大開，一臉是笑。看着那十塊錢，又看看郭碧蓮，他便說道：「這太不好意思了！我不過無意之間，和郭小姐說一說，誰知道郭小姐以為我是故意的，向郭小姐張口，這倒誤會了。」郭碧蓮見他這等客氣，她反而紅了臉道：「蔣先生收起來好了，這又不是你花。」蔣鐵成自然又若離若即的，故意推謝了半天，他才收下了。郭碧蓮又催着他道：「你還不去看看老太太？快快的抓藥去吃？不要再耽誤了！」蔣鐵成給她一催，心上本來有病，不由臉上也一陣發紅，笑道：「你說的好，我去去就來，你可千萬別走了。」說罷，又告訴聽差，去稟明社長，為郭碧蓮特別預備早餐一客，他才走了出來。這一出來，先不到別處，一直的，便跑到米麵莊來。那米麵莊的山東掌櫃，一瞧見是蔣鐵成來了，他便高揚起一張臉，理也不理的，端起了架子。蔣鐵成笑道：「給我送一塊錢的米，一袋砲車麵去。」那山東掌櫃的一瞪眼道：「送甚麼？白米？白麵？上回十來斤小米麵，五六斤雜合麵的欠賬，還沒有還一文，要賬還找不到你，你又來要米要麵？沒有！」蔣鐵成不敢讓他看見衣袋內許多洋錢，連忙背轉身去，偷偷摸出四塊大洋錢來，托在手裏，轉身笑道：「掌櫃，這回咱們現錢交易了！」那掌櫃萬也不料到他一出手，便是亮白亮的四隻大洋，他看得不禁堆下一臉笑來道：「蔣先生，原來你的錢下來了！你現在大約不在報館恭喜啦罷？」說時候，他的另一隻手，便來伸出長長的接那四元大洋。蔣鐵成却是把手一攢，攢住了道：「慢着，請問你這白米白麵，還有沒有？」掌櫃的連連笑道：「有，

有！現在給你送去就是。——說着，他吩咐那夥計，快快的給英子胡同將它送去一塊錢的白米，一口袋砲車麵。蔣鐵成故意的，又問道：「那麼以前的欠賬如何呢？」掌櫃的又一聲連聲的笑道：「沒有錯，攔着罷，小意思，幾時有錢，幾時再還。」蔣鐵成這才交給他四元，並且和他馬上算清，找回了零頭，大搖大擺的出來。掌櫃的直送到門外，鞠了一個深深的躬，又說了馬上送去，他才進去了。蔣鐵成兜裏有了幾塊錢，他一出來麵莊，急急忙忙的，又回到了住家。祇見他的老婆，縮在一間半破房子裏，正在蓬頭垢面，坐在床前，兩手抱着那出世才一年來的小蔣鐵成把屎。另外他的母親站在一旁，面有菜色，手裏理着幾條尿布，弄得一屋子的臊氣，中人欲嘔。蔣鐵成若不是家裏尚有一位母親，簡直真不願意回這愁雲慘霧籠罩着的家。他雖然身上帶着洋錢，滿頭的高興，一進家門，也便弄到瓜哇國去，低減到零度以下。那蔣老太太和老婆看見他來，兩個人却是連理不理的，仍然各自幹各自的工作，像是沒有這回事一般。蔣鐵成自己去炕邊坐了一坐，覺得沒有意思。他便搭訕着道：「我剛叫了一塊錢的米，一口袋砲車麵來，這就要到了。」那蔣氏婆媳聽他談到米麵，才各自精神一振。老婆先嗤溜溜的，從鼻孔裏，笑出來一聲道：「甚麼？米麵？欠的雜合麵，小米麵的賬，還沒有還，人家每天不依不饒的，跑來家裏催討。你是躲開了，昨天正午給你打電話，你到今天早起才回來，回來幹麼又來拿吐沫沾人？你有錢，先還了米麵莊的賬，省得山東老竟來麻煩，幹麻又弄甚麼白米白麵，來噁心我們娘倆？我們生來，就沒有帶來吃白米機器麵的腦袋，自己照照鏡子看，從頭至腳，一點也不配！」蔣鐵成看老婆不信，妄自菲薄，這就

成了：「有寶現寶，沒有寶，要現他娘的現世寶了。」忙伸手一掏，先摸出一隻洋錢，說道：「這塊錢，今天買菜買肉，我在家裏吃午飯，米麵一會就送來。至於那欠賬，因為今天米麵，是現錢交易，他們且先不要，我這就是剛從米麵莊來的。」那蔣太太和他的老婆，冷不防看見洋錢，到底是洋錢白的，眼珠黑的，黑白二色，最容易往一起湊合，攪混。她們眼光呆然，審視了好久，蔣太太這才笑了道：「噴噴！還是我的兒子，這回不往家拿銅元，居然洋錢露了面，報館不是老發銅元麼？」蔣鐵成將那隻洋錢向桌上重重一丟，讓他啞哪啞哪，以示不是贗鼎。一面道：「報館裏老發銅子，那是因為發行部的收入，竟是銅元，他們貪圖便利，直接的拆合銅元，以免掉換的損失。這是我向好朋友借來的，昨天聽說家裏用錢，好容易才借來。」那蔣太太聽了，還要說時，忽然門鈴一響，接着一個山東的聲音道：「姓蔣的送米麵來了！」蔣鐵成一聽，喜上眉頭，急急的躬身，降階以迎道：「是這裏，來熟了，還不認識？」一面讓着那小山東抗了進屋，一面又看見那同院鄰人，無男或女的眼睛，各往這邊注視，他好生的得意。等到那小山東出去，他還跟在後邊，連連的大聲說道：「錢全給了！——以示那些鄰人，這回不是賒欠了。那老婆看見丈夫真正有好朋友，這回不是說謊，立竿見影，明晃晃的米麵送來了。她再不說閒話，抖起精神的，張羅完了孩子，便開始合麵，蔣太太也上街去買了菜來。北京人的吃飯，還吃得甚麼新鮮的，左不是炸醬麵之類的，便是上饌了，蔣鐵成腰中還有五大洋元，吃了飯一看，家裏老婆，小孩老太太，一個個面有菜色，還起甚麼勁？天色尚早，少不得另覓樂窩，我上一個消遣的所在，玩上一玩。他溜出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床上，還不住，點起烟燈，捧着雅片烟筒，一口一口，一邊吸烟，一邊學着白天的姿式，給蔣鐵成去看，嘴裏說着，郭碧蓮怎樣的。在自己的對面，怎樣她吸烟，自己爲她用烟籤，在烟斗上挑撥的一套話。蔣鐵成悶悶不樂的，躺在那一張小床上，自去睡了。郭碧蓮自此一去，誰知道到了第二天快黑了，她還不會再來。不但那印刷局催了一連的兩三回電話要稿子，就是那校對員，也急得熱鍋上的螞蟻，走頭無路的道：「郭小姐還不來？我的兩口烟，全給她燒好了。」蔣鐵成見事不祥，郭碧蓮一定有事，不能來了。他怕誤了事，急取出幾篇稿子，勾勾抹抹，算是替郭碧蓮發下去了。不料郭碧蓮第二天又沒有來，也還是蔣鐵成替她發的稿子，這可真是奇怪！到了晚間，這郭碧蓮忽然來了電話，問他可能出去？到外邊有話彼此商量。蔣鐵成正因爲她兩天不來着急，連忙問她有何見教？郭碧蓮道：「事情非常重要，我在英林等你，你快來。」蔣鐵成幸而是完了事，他急急忙忙的，跑出來，到了英林。祇見郭碧蓮佔了一間雅座，一個人甚麼也沒有要，祇是楞楞的，在等着。蔣鐵成忙問是何緣故？爲何兩天不到社？那郭碧蓮的眼淚，在眼圈裏一轉，便掉了下來。說道：「蔣先生，我家裏因爲城裏住着太費錢，他們都定在明天，搬到永定門外磚窰住去了！」蔣鐵成吃了一驚道：「怪不得你兩天不到社，原來是忙着搬家！你呢？」郭碧蓮道：「我自然是不去的，可是他非讓我我去不可？我一死的不去，他們就在這城裏的一家酒舖的房子，爲我留下了，用度他們一月，祇給我十元錢零花，吃飯住房子！你說：「我夠幹甚麼的？」蔣鐵成聽了，這真是個難題。他不禁沉吟道：「拿你的家庭，何以如此刻薄？」郭碧蓮怕的露了馬脚，連忙補充

道：「他們也不過限制我，讓我回城外住，可是我寧可過苦生活，要這一個月十元錢，也不願出城到鄉下住。現在我都已決定，祇於房子是問題，我打算在報館內，找一間閑房住一住，不知可以不可以？」蔣鐵成一聽，這才是送上門來的一隻大肥鴨子。他一想，這太妙了！如果她能住到報社，那還不是自己掌中之物！校對員又能如何。於是表示歡迎道：「那太好了！郭小姐這正是求自由，苦奮鬥的機會到了！我如何不帮你的忙？請你容我先和總編輯談談，再向社長轉商，明天聽我回信。」郭碧蓮大喜，她連忙謝過，兩個人談談話，她隨便吃了一些點心，和蔣鐵成分別。蔣鐵成自回報社進行，郭碧蓮却是第二天一過午，她就拉了一車的行李包裹來石頭報。使得蔣鐵成大吃一驚，他暗暗叫我的娘！這邊我已碰了釘子，你怎麼貿然而來？原來那郭碧蓮那裏是甚麼家裏在城裏住着費錢，要搬住鄉下去？她本來那天給了蔣鐵成十元錢，返回家去，馬上東窗事發，那郭大奶奶正和二夫人鬧得一團糟。她回來適逢其會，郭大奶奶責問她，爲何私取自己的錢文？那郭老先生恰巧也回來了，他眼見此種情形。便將郭碧蓮勸開，向她們三人宣佈：身下住的一所小房已經有了主顧，當日付過了三百元定洋，過兩三天大家遷到永定門外住，又省開銷，又比較清靜，說時，他拿出那洋錢來，果是白亮亮的現洋，花綠色的紙票。那郭大奶奶祇要看見錢，她的氣就會一天雲霧都散了。馬上吵着鬧着，要和郭先生見面分一半，那二夫人也食指大動，意圖分潤。郭先生都且勸住，祇向郭碧蓮道：「你也和我們去鄉間住一住，城裏澆裏，實在無法應付，城外可就節省的多了一。」郭碧蓮道：「我不能出城呀！我還要每天到石頭報呢！」那郭大奶奶跳起來罵道

：「你不去城外住正好，我不能養着這在家裏的賊，你倒想出城住去，我還不能夠答應呢？」那郭先生急忙勸了又勸的，最後決定令她寄身報館。因為郭碧蓮說實在無處居住，尚有報館可以棲身，郭先生也想那報館是好地方。郭大奶奶和郭先生都是黑籍中人，讓大烟纏住身子，祇圖烟癮一足，餘非所顧。二夫人是一個姨字號的朋友，她也不管小姐的閒事，樂得還說幾句贊成的言語，順水推舟，做一個風流人情，大家那管她一個人在城內的厲害？祇有郭大奶奶咬定牙關，每月僅僅給她六元錢。郭碧蓮欲待爭時，郭大奶奶把臉一放道：「就是這些，再想多要，你就跟我們出城。」郭先生也將她喚到一邊，低低囑道：「我再私下津貼你二元，一共每月給你八元生活費，還有你報館內，也有六元收入，一個月十四元，還不夠用？」郭碧蓮這時候正戀戀着石頭報的神聖職業。她又牽挂着蔣鐵成，但願得不到鄉下，過那冷清生活，餘非所計。所以她答應了，家中忙了兩天，就來尋覓那蔣鐵成，要求他在報館內，爲自己闢一席之地，以作棲遲。她的打算很好，一在報館內居住，勢不得不吃報館兩頓飯，先省了食住開銷。然後那十來元錢，又可以吸吸鴉片，又可以和蔣鐵成逛公園吃茶點，又可以自己穿穿衣服，擦擦胭脂粉，真是甚麼都夠了。因是她在蔣鐵成答應去商議的第二天，已迅雷不及掩耳的，逕自拉了行李包裹來，這怎不使蔣鐵成，大而又大的吃了一驚？他頭天剛在總編輯那裏，吃了一隻硬釘子，總編輯好好居士一聽他說，馬上將一張假道學的面孔，扳了起來。說道：「你不要以爲我人稱好好居士，太好說話了！我也有時候不好說話呢！並不是我又來假道學。報館是北京人講話：「光棍堂」的所在，怎能讓女編輯住下來？」

「那蔣鐵成不敢再說，他祇等今天郭碧蓮來了，請她另覓住址。焉知那郭碧蓮猝不及防，已將行李拉了來？他連忙告她：這裏已經是不成了，請她另投門路，自己爲保存飯碗起見，不敢強求。那郭碧蓮聽了，她祇得將行李拉了回去，另覓住所。欲知她投宿何方？請閱下回。」

第三回 兩驟夜將闌天留貴客 花飛春已逝夢醒愚人

且說：蔣鐵成碰了好好居士的釘子，他一想：自己的飯碗，比女人自然要緊，當時雖屬宛轉，已是拒絕，請求那郭碧蓮另投門路。可是郭碧蓮廢然的不去了，蔣鐵成一霎時，想過滋味來，他又後悔了，乃是一種當然的內心表現！他想：人家不辭勞苦，遠遠的來了，抱定若大希望，自己拒人於千里之外，未免過於讓人家傷心。而並且她是一個女的，自己卽或不能作有力的援助，讓她住在本館，還可以另外去投門路，領她去他處尋找住所，以盡照拂的責任，也不該如此決絕。他不怕別的，生怕那郭碧蓮從此不來了，豈不是報館失去一位女編輯，個人失去一個愛寵？故爾他非常的後悔。不料那郭碧蓮正要借重那石頭報的幾塊錢，一頓便飯，她焉得不來？過了不到兩個小時，她空空的兩隻手，把行李等等，一概丟下的，又回來了。蔣鐵成喜出望外，連忙向她表示歉意，告訴她事非得已，實在是碰了總編輯的一個大釘子，故爾如此，請她多多原諒！郭碧蓮道：「沒有甚麼要緊呀！我們在這裏找不到房子住，外邊也還找得出來。」蔣鐵成問她住在那裏？她說道：「住在東城的一位女同學家，非常方便。」蔣鐵成聽了一喜，跟着又問她：「是否吃過飯？那東城女同學家，是在那？告訴告訴，

以便日後有暇，前去探望。」郭碧蓮道：「我飯是沒有吃，女同學家因為地方窄隘，不便接待賓客，所以不必說了。說了，你們男人也是不便去的，聽見了麼？」蔣鐵成祇得唯唯，說：「聽見了。」接着那聽差的擺上飯來，一看祇是一份匙箸。蔣鐵成不願意道：「你的眼睛瞎了！這裏的郭小姐，她剛剛的來，你爲何拿一份匙箸？」聽差的道：「社長常常嫌米費了！不准無故添人吃早飯。無論甚麼人吃，必須他吩咐下來。」蔣鐵成又吃了一隻軟釘子，他氣極了，急拿出體己的銅元，令聽差出去添買了六七個燒餅，這才算罷了。郭碧蓮見石頭報大勢如此，她倒五中不安，覺得自己要想前來，居住就食，本來是一舉兩得，如此看來，真箇是多此一舉！她想了又想，因之這頓飯，祇吃了半飽。飯後，郭碧蓮出去，到了一趟女廁所，忽就不回來了！蔣鐵成大疑，他想了好久，試一舉足到宿舍看。却看那郭碧蓮原來和校對先生對面，躺在大床上，正在吸雅片。那校對先生先看見的蔣鐵成，他將手招一招道：「喂！你不該管了郭小姐的白飯，不管他的黑飯，她的黑飯還沒有吃呢。」蔣鐵成一見，郭碧蓮如此低級，果然和校對員先生對面吸烟，他沒的話說，祇嘆口氣，抬步便縮回來了。想了些時，那郭碧蓮精神百倍，笑盈盈的回來。理理桌上的文藝稿件，圈發了幾條。笑道：「蔣先生，謝謝您，這兩天都是您替我發稿。」蔣鐵成道：「這倒沒有甚麼，不過我想不到郭小姐能夠吸雅片烟的！」郭碧蓮洋洋的笑道：「這不甚麼？我從幾歲上便會吸，由來已久，父母的遺傳，又有甚麼法子？」說時，將自己染受雅片癮之經過，詳詳細細不惜說給他聽，蔣鐵成祇得暗說罷了。他兩個當日公事辦完，郭碧蓮要回去了。蔣鐵成忽然取了一包稿件，交

她道：「郭小姐回去，看看這本書，內容如何，指教指教。」郭碧蓮也沒有留心，祇收起來走了。第二天她再回來，才笑道：「蔣先生你昨天給我的，原來是一本您的大作，那是一本愛情小說，和張資平作的差不多。」說着，她的眼波，溜了一溜蔣鐵成，又笑道：「真好玩極了！你爲何不將它出版？或是登載在石頭報？」蔣鐵成道：「我正愁無處出版。至於登載出來，像我們石頭報，又出得幾個錢？」郭碧蓮笑了一笑，她甚麼也沒有說，祇談到看了祇有一半，那一半今晚看完，明日卽好完壁歸趙。蔣鐵成看她冷冷落落，視如平常，他也非常的慚愧！不過他是另有用意的，不能因她不搭理，而息了他的念頭，等到一起吃晚飯的時候，他忽然問道：「我那天聽見郭小姐說過，你在東城，有一家印刷局，很是熟識？這話是真的麼？」那郭碧蓮若不是他問，還真是想不起來，她前些日子，不錯！是偶然的說起來的，因爲自己在小學，曾經辦過週刊，在那裏印刷過。她便笑道：「是呀！不錯，我們以前，在小學辦週刊，曾認識一家印刷局，現在可老沒有甚麼來往，你問這個做甚麼？」蔣鐵成紙紅着臉道：「如果有郭小姐介紹，將我那本小說，放在那裏印刷，可以不可以？」郭碧蓮笑道：「他們朝賣上門，如何不可以？做買賣的，萬沒有將主顧向外推的道理。」蔣鐵成道：「那麼就請郭小姐將那書放在那裏印刷罷！舊五號字，三十二開本，先來一千部。」郭碧蓮道：「也要問問他們，價錢多少，打打算盤，便宜才能夠付印不是一蔣鐵成道：「價錢任聽你去做主，不過要請他們等一等，我的書印出來，售出去，收回來書價，才能夠還了他們的印刷紙張費。」郭碧蓮聽了了這條條件，不禁遲疑起來。蔣鐵成又道：「若不然的話，由您代墊一步

也好。我這本書的印刷費，一時籌措不及，一俟出版後，收得書價，定行加倍奉還。」郭碧蓮是他公然的向自己請求代墊，自己那裏是什麼闊人，如何能墊這宗巨款？因笑道：「蔣先生，你這話說晚了！若是我家，在城內時候，尚可以墊辦幾個錢。如今我家，業已遷出城外，我每月生活費有限，還要仰仗着在報館幾個錢輔助，那裏有錢來墊辦？」蔣鐵成聽她駁得有理，他也爲之慚愧。祇好笑道：是我說晚了！那麼請郭小姐看完，將原稿退給我好了。」郭碧蓮忽然又覺得不大好意思。她將手向蔣鐵成身上一搭，笑道：「如果蔣先生可以等待一二日，容我有功夫，到那印刷局問問也可以，可不知道人家肯記賬不肯？」蔣鐵成順勢牽着她的一隻手，和她推近了些。笑着搖頭道：「不必了！我又不是急於出版，忙着甚麼？」郭碧蓮終覺不大好過，她又沒有法子，幸而那蔣鐵成言笑如初，並沒有一點不願意的樣兒，過了一天，原稿交回給他，事情已經是過去了。天氣是一天比一天熱，陰雨無常，忽然這一天，郭碧蓮一進門，她便叫着道：「不好，天陰上來了，恐怕一會要下雨，我快快發完稿子，要回去？」校對員和蔣鐵成一看，果然那外邊雲生西北，霧漲東南，眼看着將整個的天空都遮起來半邊。並且涼風已起，隱的送來幾聲遠處霹靂。是要下雨的模樣。那校對員看完，笑道：「忙甚麼？抽大烟的，向來喜歡過陰天，一會吸足了，讓蔣先生破費破費，拿錢廚房添兩樣菜。我們索性破例吃兩杯酒，彷彿才夠陰天的味兒！倒不應該太忙着回去。」那郭碧蓮聽如不開的，坐下來祇是兩手忙亂，圍圍點點的，用紅筆寫畫，發起稿子來。蔣鐵成也笑道：「郭小姐忙也無用，你看外邊的雨星兒，都飛下來了。郭碧蓮看了看。那外邊豈但是雲

密佈雨星亂飛，還嗖嗖的，刮起滿天的狂風，吹入紗窗，將人們的暑氣，一滌無存，好不涼爽！她看看手裏稿子，發了祇有一半，並且有一篇小品，還要自己親手去做，斷斷不是一兩刻鐘內，所能竣事。她不禁擲筆笑道：「今天故意的，和我開玩笑，我也不忙了。」校對員和蔣鐵成二位，自然安慰着她，不要緊，下起雨來，報館裏無不方便，還怕甚麼？說着話，那外邊傾盆大雨，業已隨迅雷疾風，倒灌下來。郭碧蓮眼看是走不脫，而且他們也未必肯讓自已走，她便爽的耐下心，慢慢的將稿子發完，飯也吃了，校對員先讓她到了宿舍那邊。在那張大床上，彼此坐下，蔣鐵成也知道他們是要吸煙，自己管也管不得，祇爲聽着他們去胡鬧。不過看那床上沒有陳列煙具，他不由問道：「煙傢伙那裏去了？莫非你們今天要吞烟泡，嘔烟灰？」校對員擺了一擺手，伸手衣襟內一掏。祇見他掏出幾隻小小扁扁道蠟油紙三角包，笑道：「煙傢伙昨天讓社長看見，給我收沒充公咧！其實，只要有錢，沒有煙傢伙，也能過癮，你們看看，這是甚麼？」說完了，他一打開，只見那小紙包內所包的，原來是一小撮白裏透黃的藥麵子，珍貴的了不得。蔣鐵成這回可是沒有吃過豬肉，還沒有見過豬走，他哼了一聲，笑道：「這倒好哇！由鴉片煙改成了白面！我看你活不久了！」那郭碧蓮看見了她也喜道：「這就是白面？我還沒有見過！我媽也有人勸着改換過，她都沒有答應，今天我還是第一回看見咧！」那校對員微微的笑一笑。他抬手弄一支香烟，一頭裹了白硬紙，在茶杯內濕了濕，用小姆指指甲剗進一些白面仰面朝天，銜在口內，擦火柴燃着一吸，怡然自得。郭碧蓮不禁便打起呵欠來，她擦擦眼淚，笑道：「先生，今天我們的黑飯不吃，也改成

了白飯了。一說時候，她的一隻手好不像由自家做主。逕去桌上，自動的取來一隻香烟，也照校對員的辦法，點了一些吸，不覺神清氣爽，嘔着嘴唇，笑起一臉來道：「喝！這勁兒可比鴉片烟來得猛！大約吸鴉片兩口，吸這個半口，就可以頂住了，」說畢，她閉目瞑神，狀如入睡，在那裏嘔摹着滋味。那校對員見她不用人讓，已自動的上了賊船，他好生的得意。趁着她閉目瞑神，便望了蔣鐵成一眼，微微一笑，那意思惡極了。蔣鐵成看了。也只得默默無語。那校對員更會湊趣，他將那份傢伙，也裝上一些，還讓着蔣鐵成吸，蔣鐵成連理也不理。郭碧蓮却是吸了一口，還要第二口，吸了兩口，那外邊的雨，還是傾盆而下，一些兒不住。校對員却穿起了一件破雨衣，笑道：「我這是沒有法子，不能不到印刷局去校對，所幸有社長的自用車給我坐來回，去的快，回來的，自然也快。郭小姐就住在這兒，回來我們一直聊到天亮！」郭碧蓮尚說着道：「不，我也要走了。」蔣鐵成還是連他理也沒理的，一任他嘻笑而去。宿舍裏剩了他二人，那郭碧蓮看出蔣鐵成今天不大願意，她便面帶慚愧的，對他幽幽的道：「蔣先生，我明白了了一校對先生，他是在害我呢！」蔣鐵成冷然一笑道：「哼！你知道，這就算你不致於糊塗死！」那郭碧蓮給他幾句冷諷熱嘲，她也難以爲情，自己呆然道：「我也是太沒有出息，看見了便宜，永遠不知道害處。我現在不怨別的，我只怨我父母，從我一小，便噴我雅片，弄成了大烟癮。」說完了，她又偷眼一看蔣鐵成，見他落落無言。她便又過來，一手推着他的肩，一手按着他的心口，說話都顫索索的，好像要哭了起來道：「蔣先生，我實在的覺悟了！我從明天足，便要戒了我的雅片烟，我不只不貪便宜吸

白面，我連雅片煙，也戒了。」蔣鐵成本也未嘗不是假正經，他不過抓此爲題。不令他和那校對員多親多近，以免一隻養熟的鴨子要飛罷了！所以一經郭碧蓮宛轉陳說，表示覺悟，他便也破顏爲笑道：「並不是我比你大幾歲，要說老大哥的話，實在是人生在社會，無一處不是險惡的陷阱，須要當心，方免墮落，我希望你從今以後，須要遠小人，近君子。因爲你已是一個人在北京了，不應當不謹慎交友，須知與君子交，如入芝蘭之室，與小人交，如入鮑魚之肆，日子一久，自然與之同化，香臭不辨了。」郭碧蓮自是感謝他的指教。她笑道：「對了，我從今天起，就拿你做一個大哥看待，我叫你兩聲哥哥，你肯化除成見，答應我麼？」

蔣鐵成見她這等討好，他也是高興，笑道：「那麼我也就看你做一個妹妹，但得你聽我的話，而不嫌棄的話」，郭碧蓮果真的，叫了他兩聲，蔣鐵成一一的答應，同時也還叫了她兩聲妹妹，那郭碧蓮手弄着衣襟，眼皮斜溜，輕輕的答應了。校對員在印刷局，這時候正忙得目迷心亂，做夢也不知道他們因爲自己，反而益形接近。所以他一回來，先又拆了白面包，讓着郭碧蓮吸。郭碧蓮是抱定了宗旨的，任憑你怎麼樣的讓，她這回決不再吸。校對員很沒意思的，自己又吸了一回。他見他們的意思，并沒有一點疏遠的表現。郭碧蓮好像聽了蔣鐵成的話，他就不再相強，吸足了，躺在那張小床上，昏昏沉沉的，便睡去了。這一睡，可不得了！直到第二天，天光大亮，他才醒了過來。夏天夜短，四點多鐘天就亮，他醒了一看，紅日滿窗，萬里無雲，天居然晴了！可怪的是那張大床上，被褥疊得齊整，蔣郭二位無影無踪，並不在屋裏，他打了一個呵欠，慢慢的起來，越想自己越無聊，使自己笑了一笑。那

聽差聽見他在屋裏，有了動靜，業已自動的進來，爲他打臉水，張羅一切，校對員問道：「蔣先生，郭小姐呢？」聽差答道：「出去了。」校對員一聽是出去了，他楞了一楞，問道：「甚麼時候出去的？怎麼一些兒不曉得？」那聽差的笑道：「您睡的太沉了！豈祇他們甚麼時候出去的，您不曉得：就是甚麼時候住的風，甚麼時候住的雨，您都不曉得。真難爲您跟他們在一間屋。」校對員也沒的可說，祇是笑道：「大約天一亮，他們就出去了！」說時候，又一看，那大床上的被褥，摺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不由又疑惑道：「我那邊床上的被褥，從來亂七八糟，不會收拾過，爲什麼如此整齊？莫不是他們，夜來睡覺蓋過了？」聽差的也答覆不出甚麼來，他笑道：「也許這二位談到後半夜看見您睡香了，他們也困了，躺了一躺，您若是嫌女人睡過的被褥不乾淨，那麼何妨給掃掃？」說罷，他倒是一番好意，口到手到，將那床上被褥，收拾一收拾，全抖了開來，及到一找那答帚却是沒有了。校對員笑道：「在褥子下呢？答帚是不是？」那聽差的聽了道：「這床大約有一個多月，不會大掃除了！今天索性好生收拾一下罷。」說到這裏，他將被褥徹底一翻，露出了床板，不料那下邊還壓着一條短短的小花褲岔，他隨手一扯，丟在地上，說道：「這等洗衣裳房拿去洗洗罷！」校對員一瞧那條小花褲岔，他吃了一驚，說道：「你等等，這是誰的東西？你就敢做主意，拿到洗衣裳房去洗？你幾時看見我和蔣先生穿過小花褲岔？這是那裏來的？」聽差的一聽，他也楞了，拿手去拾起來又一看，那褲岔原來還濕陰陰的。並且上邊，好像在編輯部灑上了發稿子的紅墨水，一點一滴的，紅白相襯，愈覺鮮艷！那校對員也看見了，他急搶過去，抖

開了一看，小小的褲腰，短短褲腿，不是那蔣鐵成的，也不是自己用的，大約是那郭碧蓮的東西！他念頭一轉，不覺生了惡念！他冷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今天非要了你的飯碗不可。我的蔣先生，省得你一天到晚的，爲了郭碧蓮，給我臉子看！這一下子，讓你知道厲害！」說完這話，他別無他語，一個人拿了這褲岔冷笑着走了。聽差的也不知這禍事，要有多大？他打掃完了，嚇得躲開去了。那校對員回來，他藏起了褲岔，却另外帶回來一紙便條，貼在編輯部的玻璃窗上。那便條上歪歪斜斜的，寫了幾行字乃是：「本報編輯部擬即改組，由總編輯負責，改組一切。其舊有編輯蔣鐵成，郭碧蓮二君，即自今日起，正式解職。此諭。石頭報社長諭。」這張條子一貼出去，頭一個看見的，便是那聽差，他訝然道：「怎麼了？蔣先生郭小姐的事情，都算完了？」校對員囑令他安心任事，不可聲張，一面自己也佯裝裝樣，提着一隻筆，不知寫些甚麼？天快正午了，蔣鐵成惦记着一頓午飯，翩然歸來。那校對員也不理他，故意的若無其事，那張便條貼的地方太醒目了，不由人不注意。蔣鐵成一眼就望見了，他大驚失色道：「這是甚麼意思？甚麼時候貼上的？」校對員這才慢吞吞的笑道：「社長一早給我，我就貼上了！我不知是甚麼意思？」蔣鐵成忙道：「社長在不在家裏？」校對員笑道：「社長當然在家裏，他今天爲了這個，還起了一個大早，一蔣鐵成掉頭出去道：「待我找他去問，這是甚麼意思？」說完他已幾步跨進二門，跑到內院上房外，祇是一個丫頭，正往外端着一隻油盞，向外撒撒盤碗，原來已經開飯。他問社長在屋裏麼？那丫頭點了點頭，她就走了。蔣鐵成看見如此冷淡，他也莫知所以。幸爾他尚有主惡，連忙

敲敲那們框，叫了一聲道：「社長在不在屋？」那裏邊早隔着竹簾子看清楚了，痰嗽一聲，社長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他手托水烟袋，四方臉，八字鬚鬚，舉止安詳的出來。蔣鐵成一見，社長不容自己進去，他先走出來了。連忙站立門前，脫帽鞠躬，笑着叫了一聲社長道：「社長先生起床甚早，已經吃過飯了？」社長的一張板板六十四的面孔，永遠不容易看見一點笑容，今天更是平佈上一層陰惻惻的怒氣。他應道：「你有甚麼話來說？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一早到那裏去了？」蔣鐵成笑道：「我是一早和那位郭小姐出去的，她昨天因為下雨不能走，和我及校對員談了一夜天，今早起來，我陪她到公園轉了一轉。」社長手拈鬚鬚，嘿嘿，好一陣冷笑。半晌，他才說了一聲：「好！」蔣鐵成看他神情若此，他不得不問一問了。連忙笑道：「社長先生，剛才玻璃窗上，貼了一紙便條，那是不是社長寫的？」社長答應道：「哦！是我寫的，怎麼樣？」那蔣鐵成傷傷促促的問道：「社長突如其來，改組編輯部，那是甚麼意思？爲何單單的將我和郭小姐辭退？」社長望了望他，又呼嚕嚕的吹了一陣水烟，他才嘿嘿又冷笑道：「我們這裏是報館，不是甚麼下等男女鬼混的地方！你要明白這一節。因爲甚麼將你和姓郭的辭退？你明白，你明白！」就完了，他將水烟袋獅子一拔，呼嚕嚕的吸了一陣，然後又嚕的放入烟鍋，轉身便進去了。蔣鐵成吃了一頓驚，他再想辯白，勢所未能，祇得轉身回來。念頭一轉，幸是他尚有主意，偷偷的叫了那聽差來，私下盤問，才知是如此如此的一段事。他嚇不敢再見那好好居士老頭兒的面，一個人收拾了衣物，悄悄的，別覓枝棲去了。一方面自然有那社長的招呼，好好居士老早的跑來，一問原

來如此。他只得暫時的派了那校對，代理蔣鐵成郭碧蓮的職務，一方面他自己編發要聞。佈置既已妥定，那郭碧蓮那知就裏，她按照每天法定時間，尚自興興頭頭的，來石頭報當她的編輯。不料一進門，蔣鐵成不見踪跡，僅僅的，有一個校對員，在那裏低着頭亂畫，玻璃上，貼了一紙便條，她看了，也不大吃一驚，忙問所以？校對員含着一臉的鬼笑。說道：「密斯郭！你難道不知道麼？」郭碧蓮莫名其妙，一再相問，那校對員，才拋下筆，拖她到那宿舍內，躺下吸口白面。笑一笑道：「郭小姐你今天早起，走的太匆忙了！落下一條小花褲岔。這件條子，就是由那小花褲岔上犯的案哪！聽差的若不拿給社長有誰又曉得？」郭碧蓮一聽，羞得一張臉像一塊大紅布一塊，她甚麼話也沒有，白面也吸不下去。校對員又自己笑道：「這就是你的不明白了！」郭碧蓮這句話聽不明白，她遲了一下，才問道：「我真是聽不明白，你怎麼說我不明白？」校對員微笑道：「可不是不明白？蔣鐵成家裏，除去一位母親，還有的妻和子，你不知道。事先也不和我打聽打聽，豈不是你的不明白？」說完，又笑了一聲。那郭碧蓮聽罷，這一驚，真正不是小，她當時面若死灰，沉默默的，一語皆無。良久，她始問道：「你這話是真的麼？可不要騙我！」說着，她的眼睛裏，業已滴溜溜的，轉着眼淚，只差一點，沒有掉了下來。校對員道：「我騙你幹麼？你不信，可到他家參觀。」郭碧蓮一聽這話，自然是對的，就是自己和蔣鐵成不在這石頭報了，也要繼續着辦自己和他的交涉，難道他一得去便宜，就算罷了！因說道：「蔣先生還回不回來呢？」校對員瞎了一聲道：「他回來幹麼？行李等等一概都拉着走了！薪水也給他算清，他回來可幹什麼呢？」

郭碧蓮這才知道將鐵成已經回來過了，她忙又問道：「那麼蔣先生住在甚麼地方？你可不可以告訴告訴，我去找他。」校對員笑道：「自然啦！我爲的讓你去參觀，怎不告訴你？不過你容我吸完再講，你也別忙，先來上一口。」說時他已一拖郭碧蓮，和他又對面躺下了。郭碧蓮無如之何，只得和她吃了片響，又連連催問，校對員始才告訴了她，又給她向會計先生支了截日的款項，她才含淚告別了，校對員回來，又繼續發他的稿子，那好好居士探頭探腦的，已經來編輯部出席，見了校對員一笑道：「郭碧蓮去了麼？」校對員答說去了，好好居士道：「嘿！她不去，我真不好意思出來，連我見了她，還拉不下臉來，我這張老臉，比大姑娘的臉還薄呢！她可曾說了甚麼？」校對員告訴，「郭碧蓮已經去找那位蔣先生去了。」好好居士微微一笑道：「那就算有了把握啦？人家蔣鐵成不管怎樣，是男子漢，大丈夫，和女人發生關係，也算佔了便宜，說的講的談的論的，那郭碧蓮依我看，一個女人家，吃了啞叭虧，就算完了，也省得現在的女人東奔西闖，處處和男人爭飯碗，看看我們男人的厲害，這就算嘗着了。她還想和蔣鐵成鬧一鬧！人家蔣鐵成早沒了踪影咧！讓她找着，那還算好漢麼？」校對員一聽好好居士談鋒犀利，幽默之至！他也笑了，果不期然，郭那碧蓮第二天晚半天，就來了電話，電話是好好居士接的，他一聽是郭碧蓮就問道：「怎麼樣？那蔣先生找着了麼？」郭碧蓮原是要找校對員，一聽是好好居士接電話，她倒不好答應了，好好居士偏不識趣的，問了又問，那郭碧蓮才笑道：「沒有找到呢！他沒了！我到他家才知他家窮的不成樣子，他也沒有在家，他騙了我，我決定和他打官司，拚一拚命。」好好居士笑道：「

算啦！這是你的一回教訓，何必沒完沒了，」說完了，他不等郭碧蓮回言，那電話就挂上了。校對員在他對面坐着，也不敢說甚麼，只有乾乾的着急。以後那郭碧蓮再來電話，好好居士一概都是這等話語，好容易，這天趕上他不在。是校對員接的電話，他才忙道：「郭小姐，誠然對不起，你打電話，都不是我接的，以致不能傳達我的意思，非常抱歉！今天請你在英林咖啡館等我，我馬上就去；」打完了這電話，他即跑到英林一看，那郭碧蓮早已在雅座恭候。見了他，滿面含羞的，起立，招呼一聲：「鐵先生！」鐵先生就是那校對員的尊姓，他連忙道歉，陳說自己不能接電話的苦衷，又問她作何打算？郭碧蓮道：「我現在不想別的，只向你要一件東西！」校對員聽她冒猛子，說要甚麼東西，一時悶住了。他問道：「郭小姐，你要甚麼東西？這樣打電話的問我。」郭碧蓮的一張臉，紅了又紅，擰了好半天，她才說出來道：「我要和你將鐵成，給報館開除的紀念品！」說完了這話，她已流淚哭了。校對員聽她這一說，明白過來，所謂紀念品，便是那樣褲岔。他又看了蓮碧蓮的可憐的神情，禁不住道：「郭小姐要那條褲岔幹麼？你敢莫是和蔣先生還要幹一幹官司！」郭碧蓮帶着眼淚的，點了點頭，校對員道：「你不是已經到了他的家了麼？」郭碧蓮道：「是呀！」校對員笑道：「他家本不是甚麼富有的你當然看見了，打官司，又打得甚麼來？」郭碧蓮道：「我不是打出甚麼來，我是受法律的裁判，給我出口怨氣。」校對員本來不想擴大此事，不過他一想自己來意，也就答應了郭碧蓮。郭碧蓮非常感謝，她即請校對員要了茶點，兩個人吃了一回，訂定後會。那校對員回到石頭報，再一找那褲岔時，却已不見，他記得那天社

長看罷，自己是拿回來的便問到聽差。聽差道：「那東西是好好居士拿去了！」校對員一想不對好好居士偌大年紀一本正經。他要那骯髒骯髒的東西，又有何用？自己又不便去問，沒有緣由，也不好開口。只得待到編發稿子的時候，他和好好居士又對面坐下了。笑着道：「總編輯我今見到那位郭碧蓮小姐了！——好好居士聽了，兩隻小眼睛，便睜開翻了他一翻。說道：「哦！你見到他了，好的很！——說完了他底下却又沒有話，低頭仍去幹他的工作。校對員忍不住又笑道：「她向我們懇求着，祈禱着，要我們給她那一件紀念品，她好和蔣鐵成幹一幹官司，我聽說那件東西，是你老先生拿去了，可以給她麼？」好好居士冷不防將桌子一拍，說道：「你想熱鬧熱鬧麼？東西不錯，我拿起來了。不過你想：他們一打官司，豈不連我們也攪雜起來了？你願意我們編輯社長的身分，全和他們公堂對質，報紙也爲了一個女人犧牲了它的名譽地位麼？這真是一天吃八頓飯，你撐得昏君了。」校對員一見居士發怒，他不敢滋聲，從此不再多談。幹他的正事去了，一見他和郭碧蓮的約會又到了，他兩個見面一談，郭碧蓮好不失望，說道：「這可如何是好？我那邊律師等等都有了，萬事俱備，祇欠東風，如今證據不能拿出來，如何是好？」校對員自然還不說是絕望。他恐怕一說絕望，經比連和她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便笑道：「郭小姐何必着急；鐵打房樑磨繡針，工夫到了自然成，就是這一件小事！他不給，等我有機會偷他的，祇是請你等上幾日，不是一天的工夫罷了。」郭碧蓮見有轉機，她才笑了。又好生託咐校對員一回，令他多多出力，必有報章，校對員笑道：「報答是小事，我帶你一個地方過過癮，你能夠去麼？」說着，他將手伸上去，

大指伸在口裏，中指向上，其餘三指拳曲着，比了比，郭碧蓮明白了，她也打了一呵欠，眼淚婆娑的笑道：「有：我住的地方，就可以弄到，你帶我到甚麼地方去？」校對員道：「你不必管，祇跟我去走好了，包你必有別一天地。」郭碧蓮過癮的心盛，那校對員是一個甚麼人物？她聽了，當然答應，全無異議。及至校對員帶到了她一看，才知道是崇文門內迤東，胡同內的白面房子。郭碧蓮一看，這裏邊的設備，比石頭報又完全了，可躺可坐，又可睡覺，男女聯座，極為便利。她大有樂不思蜀的意思，和他過完了癮又叫一些飯吃了，這才雙雙的出來，經此郭碧蓮時常和校對員見面，見了面便催詢他那話兒，校對員總是支吾以應，郭碧蓮實在吃不住了。這一天，又問到那校對員，校對員皺了眉頭道，「我也不知道呢！那好，好居士藏在甚麼地方，至今尚未探明，如何談到得功德圓滿？請你在待時日，可不？」郭碧蓮聽了，仍舊毫無指望，她悲道：「再待時日，我住的地方房飯費更要拖欠了。」校對員聽了奇怪，說道：「你不是住在同學家裏麼？有何房飯費可言？」郭碧蓮聽問，她也覺自己失了奇，又想到一不做，二不休，事已至此，瞞人何用？她便告訴他：說是自己經家庭一遷出城去，就已住到西四公廡去了，同學家，那不過是一句謊言。因為那時候不容自己到報館住，有家難奔，祇得以公廡歸宿了，校對員一聽，她竟然住在常稱神秘的公廡，說不上的驚異！他笑道：「原來郭小姐是住在公廡的，那裏我們這真可算是多此一舉了！何必每回見面，以這咖啡館為借座？直接到你公廡去，不也是省錢之一道麼？」郭碧蓮也自粲然，校對員便借此為由，當時纏着郭碧蓮，到她的公廡看一看，郭碧蓮經不起他的歪纏，同時又因為自己對

他，尚有一線希望，所以她也就依了。不過校對員三番五次的，到了幾趟公廨，就忽然不照面了。打電話，他不接，定約會，他也不再前來。郭碧蓮到了這時候，才知道天下的男人，對於女人，沒有一個不是抱着欺騙態度的。自己實指望由他手裏，取出那件證據。又誰知他也是如此？騙得自己胡裏胡塗的，他依然是不照面了。氣得她欲哭無淚，欲訴無門，然而這尚不是當務之急。目前所最成問題，就是這公廨的欠帳，欠的雖然不多，可是夥計一天代表掌櫃，來催一二次不止，不還他們一點，可也不是道理。郭碧蓮想到這節，她祇得忍氣吞聲的想了一條下策，自己帶出來的衣物，尚有幾件，送進了長生庫，以渡難關。這問題姑且解決了，郭碧蓮還不死心，又三番五次的，給校對員通了幾回電話，電話是打不通的，再去找上門，尋求了蔣鐵成，那蔣鐵成也是仍然不在家，僅僅的由他的母親，或者太太出來，回說一句：「不在家，有甚麼話留下，他許多日子，不回家來了。」郭碧蓮看了蔣鐵成家裏的窘態，又看了他母親妻兒的苦況，她不用說拉不下臉皮來說，就是拉得下臉皮來說，她也不忍出口，沒奈何祇好有眼淚往肚裏嚥，回說一聲沒有事，她又回來，從此她漸漸絕望了，益發放浪形骸，每天足跡踏到崇文門內東邊的小胡同。那崇文門內，東邊的一帶小胡同，有的固然正是經住戶，有的却難免是害羣之馬，在那裏經營着非正當的事業，郭碧蓮常去的一家，就是那校對員曾經帶過自己去的。起初她尚存着一星半點的希望，盼着在其中，尋到那校對員。後來她尋不見那校對員，和人家打聽，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可是離不開這裏了。原來她吸雅片，一天起碼也要三四口，可是一改了吸白面，可以比上雅片烟，省了一半，這時正因

爲她在經濟困苦的時候，真是再相宜也沒有了。所以她常常的到這裏來。因爲白面固然是其他方面，也可以弄到，可是不及這裏的方便，并且沒有錢了還可以用東西去抵押，郭碧蓮這樣常來常往的，沒有幾多時日，她的雅片烟癮雖去，白面癮又來。這宗癮並且大非雅片可比，一犯上來，鼻涕眼淚流個不止，一時也耐它不得。郭碧蓮這簡直是英雄無了用武之地，她的白面癮，越來越大，錢東西，是越來越少，眼見得剩了渾身的衣服，肚內的乾糧，就要潦倒窮途，淪爲乞丐。每月固然有她的生活費，可是尚不夠她十天的白面，而且她的父親又恰於此病故時，這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勉勉強強的，將他父親發送了，不料她的母親，又病倒了。就這樣的，經過兩番波折，郭碧蓮已經變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哀女，她家裏的姑娘，又那裏容得下她？早一個人席捲家私，不知躲到甚麼地方去享清福。但是郭碧蓮的苦頭可來了。她爲了吸白面不能不進城來住，爲了吸白面，不能不每天出入東城的小胡同，由於每天出入那小胡同的白面房子，於是乎也認識了幾位白籍的男同志。在那白面房子裏，本是男女打破界限的，郭碧蓮正在窮極無聊，自然容易情投意合。其中最和她說得來的，要算是那位名字叫黎煥章的了，黎煥章是一位政治會議的錄事每月可以有四十元進款，家裏又是小康，祇是個人有了這宗不良的嗜好，所以才天天到這白面房子裏來。他和郭碧蓮之認識，是由於郭碧蓮白面癮發，想吸沒有錢。而那黎煥章，却是想和她接近，沒有機緣，因是兩個人起初是郭碧蓮搭黎煥章一點油，借他幾口白面吸，後來屢借無還，黎煥章不但不從嚴催索，反而情甘樂意，時常叫來酒菜，和她大吃大喝。慢慢的也升堂入室，到她的公廨裏走走，郭

碧蓮這回總算學得乖覺了。她爲了避免並蹈覆轍，下了決心，不肯輕輕的，將這身軀獻給他。直到黎煥章爲她顛倒夢寐，追求她，到了最後一階段，她才不慌不忙的，提出一個鄭重其事，條件，就是；一請出證婚人，主婚人，介紹人，約會親友，正式的舉行我們的結婚典禮。一黎煥章在他的家庭裏，本來也不是一塊好貨，所幸還有政治會議裏的錄事進款，不算是全無收入，其實他的父母親，早將他看做棄材，隨他如何如何，絲毫不加理會，就是郭碧蓮。也主張隨從新式潮流，倘然是結了婚，當然談不到大家同居。於是黎煥章在允許了郭碧蓮結婚之後，他們沒有一兩個星期的光景，居然在大興公寓裏，借了一個房間，他們結婚了。當日的白晝，少不得有那黎煥章的狐朋狗友，大家捧場架弄的，前來熱鬧一回，到了夜晚，黎煥章不知如何，竟然發現了她和蔣鐵成從前的秘密。那郭碧蓮少不得泣涕陳詞深自懺悔，央求黎煥章，不咎既往，此後有生之日，俱是戴德之年。決定和他，一心一意，永無他想，黎煥章縱然大有作爲，到此時際，他也是祇有嘆了一口氣，算做目不識人：上當一次：話雖如此，郭碧蓮畢竟是競競業業，一改作風，克守婦道。從此羅敷有夫，不再做其他的思想了，可是天下的事，平地尚起風波，那有十全十美的道理。在她和黎煥章結婚，不到半年多，那黎煥章便因爲當局禁止吸白面的法令一通行，他是一個公務員，首當其衝，因爲避免要調驗，而不得不辭職。丈夫失業了，他們的命運，漸漸的，走上了絕途。每天的白飯問題，尚屬第二，白面的問題，却不能不首先解決。錢花完了，漸漸的就以典當出之。這時候他們夫妻的足跡，常常因爲尋朋友借貸，或吸食白面，而踏到東北城的一條油豆胡同的德行里。德

行里內第十一號門牌，是一個大雜院，其中的神秘，不言而喻。他們來的目標，便是十一號北房裏住的一家姓趙的，是一個開煙館白面房子的商人，到他們這裏所爲過癮。日子多了，那姓趙的不敢如何讀待了照顧主，同院的一家，姓朱的隣居，却由他二人身上起了歹意。姓朱的一位胖太太，看了郭碧蓮的模樣，雖然憔悴一點，畢竟是可以擦胭脂抹粉補救的，一天她手托着鴉片烟槍，向她的兒子笑道：「孩子，不用着急！米飯過幾天，不是都沒有了麼？媽媽的黑飯，也祇夠吸四五天的了，這都不肯發愁，眼前有個金元寶，我們祇要伸手，就可拾起來。」她的兒子，也是窮極無聊，極盡潦倒之能事的一個混混，聽了當真的，將兩隻迎風流淚的砂眼，霎了一霎，眼前那裏有甚麼元寶？僅僅的是一領破炕席，和一隻紙罩的洋燭，一隻毛竹桿洋瓷瓶子的烟鎗，以及零零碎碎的一份鴉片烟具。他看明白了，不由笑道：「媽，你又窮開心了！這是一條平空起造的新弄堂，又不是甚麼王爺府的大房屋，難道還能從地下牆裏，刨出甚麼金銀元寶，金條，銀條？這真是一相情願的夢想。」他媽媽朱太太見他

不信，她只微微的，笑了一笑。把手裏的鐵烟籤，一翻一轉的，燒着鴉片烟，一面笑道：「你不信？是真的呀！」她兒子朱大爺一聽，這真是說夢話，還不承認是假。便道：「媽，你說說，這金元寶到底在甚麼地方？只要有其事，我又何樂而不爲？先有了你的棺材本。」那朱太太吸了一口鴉片烟，喘喘氣才笑道：「你沒有看見對面趙家常來的那一夫一妻麼？那男的不說，女的若是運到綏遠，少說也要值上千八百，那不是一個金元寶？」說着，她的手旋下烟斗，用一個斗挖，一下一下的去挖。那朱大爺聽了，這才曉得母親又把那隣居常來的女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她剛要問那姓趙的，那姓趙的已自說道：「大奶奶沒有您不聖明的，我們幹這犯法的勾當。成天頭上頂着雷，担着偌大的罪過。究竟了，小本經營，又賺得了幾何錢？黎先生他欠了我們，零零碎碎，已經五六塊錢了，今天又要除一塊錢的。我們祇顧了交朋友，難道把嗓子眼紮起來，不吃不喝？一朱大奶奶聽罷他們兩面之詞，她明白了。這時候義不容辭，她急令他們少安勿躁，然後她走向她們的房裏，如此長短，向朱太太一說。朱太太也決無思索，便摸出一隻洋錢來，朱大奶奶托在手裏，又走到姓趙的屋中。笑道：「你們兩方面的苦衷，我們聽着都很對。不過病人比甚麼都要緊！我們多了不能幫忙，湊巧。大兄弟的薪水下來了，一塊錢還拿得出來。先拿這個去治病要緊，幾時富裕了，再還我們不遲。」朱大奶奶說着，她的一塊大洋，業已交給姓趙的，讓他去包一塊錢的白貨，給郭碧蓮。姓趙的鬧得很不好意思，說道：「這倒叫大嫂跟着麻煩了！」郭碧蓮尤其的不得勁，說道：「這如何使得？」朱大奶奶催着姓趙的打點好了白貨，和郭碧蓮又到她的屋裏小坐，一面笑道：「這沒有甚麼？小意思！大家都是朋友。」又問她的丈夫是甚麼病可會請了醫生看過？」郭碧蓮的丈夫，其實何曾有病？他不過是得的「見不得人」的病！欠這白面房子的錢太多了，還是一時還不起，癩又犯了，夫妻二人癩極無聊，這才想出一條裝病計，其實，那黎煥章正是和硃砂痣戲上的病鬼一樣，那病鬼是見了銀子，病就好了，黎煥章也是一見白面，他的病，就會痊愈何用醫生多勞？故此郭碧蓮見朱大奶奶一問，她觸動情懷，十分惶愧的，說道：「好大奶奶的話，他窮到這地步，癩不能過，飯不能吃，還請甚麼醫生看病，大奶奶，你倒把我們看重了。」

「說至此際，她淚珠兒點點，又濕透了胸前，朱大奶奶肚裏得意，她乘機的入步道：「你們二位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呀！他是沒有事情做了，你也可以找找事情做。也不能坐着，等着餓餅往下掉是不是？」郭碧蓮聽道做事，她由不得勾起自己在石頭報所遭的打擊，禁不住愈增傷感。她痴思着，嘆氣流淚道：「做事？我可嚐過做事的滋味了。女人那能做事呢？」朱大奶奶笑道：「不能做事，也要想辦法才是。我以為像你這年輕輕的女人，一朵花還沒有開透，甚麼法子不能想，偏偏的跟着一個窮鬼，受這樣的苦，這未免太傻了。」朱大奶奶這話單刀直入，說得太冒昧了，她一面直視着郭碧蓮，怕她要惱。焉知那郭碧蓮嘆了一口氣。她的臉上，隱隱的，泛出兩朵紅雲，低下了頭，此外就無他表示了。那朱大奶奶情知事有可成，這小妮子芳心已動，她有心在住下說，又一想：這不是甚麼小事，不可太急進了，她便拍着她的肩頭道：「好，你快回去，給病人過癮要緊，別聽我胡說了」。郭碧蓮謝了朱大奶奶的資助，她懶洋洋的，走出門來，偷偷的，自己揩了一把眼淚。回到公廨一看，那位黎煥章蜷伏在被堆裏，縮成一團，流了一臉的鼻涕眼淚；好像是一息奄奄的死人一樣。郭碧蓮叫了他一聲：煥章！他才睜睜眼睛苦笑。有氣無力的問道：「寶貝來了麼？」郭碧蓮急將那包白貨拿出，爲他製造好了吸用的套筒式的香烟，遞上前去，笑道：「寶貝來了，你快過癮罷。」黎煥章一看見那白面，還不會吸，他業已精神陡長，爬了起來，揉揉眼睛，笑道：「我們今天的裝病計，果仍成功，你怎麼使他發了善心？」郭碧蓮伺候他吸了幾口，自己也吸了兩口，她這才詳詳細細的，告訴他經過。她道：「若不是朱大奶奶見義勇爲，那狼猴那

裏又肯賒給我們？」黎煥章聽了，也祇有嘆息不已。郭碧蓮想起那朱大奶奶和自己說話來，他禁不住半取笑道：「真的，像你這樣窮，差一點的女人早變了心。這話真不能怪她說，」這是一班普通的女人心理！」那黎煥章見她有所感觸，他倒有機會，發表他的意見了，因笑道：「我以爲與其你和我這等受窮，何如你另覓生路？她能說這話，何嘗不是你的好朋友！」郭碧蓮聽了這話，她的兩頰又紅了。看了黎煥章，莊重神色道：「你的話錯了，我這女人可是上過當的，還曉得從一而終，做女人的大道理！我不能學一般沒有出息的女人，有了吃了沒了散，你說這話，簡直是在罵我。」說至此，她的眼圈一紅，險一些就哭了。黎煥章有了這一個風塵知己。他聽罷自然也甚贊嘆，便瞎的一聲道：「是我的不對了！但是我這是無可如何的，一句良心話，我覺得我連累你受窮，實在對不起你。」郭碧蓮吸着一口白面，呆呆的，望着屋中頂棚道：「大丈夫何患無錢？誰也有走運，誰也有倒霉的時候！我現在不盼別的，祇盼着你快快的運轉時來。黎煥章探頭道：「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郭碧蓮放下眼來，看一看他，說道：「不這樣盼着如何？難道讓我們出去行搶行劫去？你要曉得，那是槍斃的罪名咧。」黎煥章道：「並不是要去明伙，我們如果心眼一活動，馬上便有一個救急的方法。」郭碧蓮急問他計將安出？黎煥章笑道：「我說出來，你可不要着惱，我完全是實心實意，並無二念。我思那朱大奶奶言中有物，決非無意而發，否則她絕對非親非故，不肯給我墊出一塊錢，我們何不來一個計就計？」那郭碧蓮見他說得太遠了，她不由啐了一口，說道：「你心髒了。人家完全是好心好意，怎說是轉別的念頭？像你這樣人，真是狗眼看人

低。「黎煥章嗤嗤作驚驚笑道：「不信？你明天再去試試看。告訴你。這年頭，誰能夠白給誰幫忙？」郭碧蓮疑信參半。當日的一塊錢白貨，夫妻二人少不得大吸特吸，第二天又沒有了。郭碧蓮和黎煥章一商量，黎煥章教給她一套言語，令她仍去那德行里，藉此試驗那朱大奶奶一下。郭碧蓮無可如何，她祇得拉長了面皮，又跑來這大雜院。如計而行，這回不到姓趙的屋裏，先到那朱大奶奶屋，謝了她昨天的幫助。又說道：「大奶奶，我們真是沒有法子！我跟那窮鬼，過得夠了。昨天過了，還有今天，今天過了，還有明天。這過到幾時是一站呢？」朱大奶奶曉得那話兒大有希望。她笑了笑：「我昨天沒有說麼？像你這就是太傻了！」郭碧蓮道：「大奶奶，你說：我怎樣就算不傻了？」朱大奶奶陰惻惻的笑道：「這年頭，不能講從一而終了。凡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萬勿拘泥成見才是。總之，你現在不管如何，也是和姓黎的夫妻一場，難不成因此還顧了自己，忍心拋開他不管？現在只要有一個兩全辦法，你們不難雙方都可樂意。」郭碧蓮自然進一步，向她討教，是何兩全辦法？朱大奶奶笑道：「事到如今，我也不必存着客氣了，彼此姊妹要好，何用存着二心？這話不是我看戲流眼淚，替古人擔憂，像你們如此鬼混下去，真不是辦法。不如早早的，見機而作，但得有一個小財主，肯花些彩禮，娶你過去，你們雙方都如魚得水了。」郭碧蓮一聽朱大奶奶的願望，原來如此，她的粉面，也羞紅了半邊，祇是笑道：「大奶奶，您真會拿窮人開心！我又不是甚麼黃花女兒，紅子紅瓢，可以有人轉我的念頭，我現在早成了殘花敗柳，不值一文文，還有誰來問過，真難爲你替我打算，要使甚麼彩禮，誰肯光顧呢？」朱大奶奶笑道：

「啲！這話可外行了！你說殘花敗柳不值錢，天下可專門有娶改嫁女人的。他們還說：改嫁女人知道深淺，能夠疼人，不像小丫頭們孩子的氣，動不動就鬧脾氣呢。」郭碧蓮見她說得澈底，她也笑道：「大奶奶真是研究到家，這我可不敢做主，讓我去和他商量商量罷。」朱大奶奶也笑了道：「不是我說，幹別的外行，說個媒，拉個絳，我還可以來得。祇怕你們不願意罷了，如果願意的話，有豬頭不愁我找不出廟門來。不過，這不是冷手抓熱饅頭的事，須要慢慢物色，有合適的才行咧。」郭碧蓮聽了，她的臉都紅了。兩個人談了一會，郭碧蓮此來，目的是爲了除白貨，探聽她的口氣，僅僅的是一個附帶着職務，她仍然是要提出先決問題的，於是笑道：「大奶奶，我就依你，這方面全無問題，祇聽他那邊的意思了，大奶奶，我們昨天的難關已過，今天又來了。」說時，她已不像方才那樣害羞，臉上新紅盡褪，祇有微笑。朱大奶奶忙不迭應道：「有，有，祇怕你不活動；你心眼一活動，比這個多的，全是你的，也就享受不盡了。」說畢，她果然又拿出一塊現洋來，親手放在郭碧蓮的掌心，又將手拍拍她的手，笑道：「兩塊了！我們也記着點好，不要忘了！你將來闊了，我們沾你光的日子，還在後頭，日子長着咧，郭碧蓮讓她說得一夥心，也自蠢蠢發活，她現在除了感激朱大奶奶，祇有等着回去和黎煥章商量了，當日她回來了，那黎煥章一問果然，朱大奶奶安心不善，他恨道：「好一個王婆子，日看我這回，讓你們來個人亡財散。」郭碧蓮問他怎樣讓那朱大奶奶人亡財散？黎煥章吸了一口白面，眼望着她，又自笑了道：「這話，又說回來了。這一回的事情，問題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你若沒有打準定盤星，我在你後面，把勁

頭使到甚麼程度，也是枉然。所以全看你的了。」郭碧蓮正色道：「你難道還不相信我？我說過不是一次了。」黎煥章見郭碧蓮再三聲說，乃告訴她道：「碧蓮，你不要以為朱大奶奶的話，說說完了。她的處心積慮，決不是一天，不過今天給她一個機會，所以她便提起來了。如此我們一不做，二不休，不妨來它一個將計就計，給她一個苦頭嘗嘗，人財兩空，一郭碧蓮道：「她轉我的念頭，自然非是一天了。可是我們計將安出呢？」黎煥章也正色道：「祇要你能夠從一而終，那就好辦。你不會進一進她，聽她若有合適的，馬上答應她，騙她一筆錢來，遠走高飛，所謂弄她一個人亡財散？我們兩人跑去一邊，也夠花些日子了。」郭碧蓮猶豫道：「沒有這們容易的罷？」黎煥章道：「你不信，且去看她明天的呀！明天你再去問她，恐怕她便要說正經的了。」郭碧蓮無奈，第二天又照例的前去。那朱大奶奶果然，就在談話不久，提出問詢道：「你們的事，商量了沒有？」郭碧蓮混到這步天地，她尚有何說？祇可拉長了面皮，笑道：「大奶奶真會說：就算是我們商量好了，那裏又能這樣湊巧！朱大奶奶見她的話風鬆動了，她也笑道：「甚麼就算商量好了呢？簡直的已經商量好了？告訴你天下男人都沒有良心。誰聽見有幾百塊錢使，誰也就不管甚麼結髮之情，糟糠之義了！又何況一個白面鬼？」郭碧蓮饒是不害羞，她的暈紅又已上頰，笑道：「大奶奶，您真是將我們吸白面的罵苦了！」朱大奶奶也笑一笑，又端莊神色，對她道：「你聽我說：這話不是騙你。昨天我們這兒，由綏遠來的人說：那邊正好有一個白面老販子，現在積有三四萬家私，打算洗手不幹了，討一個老婆，養老送終，過他下半世的好日子。這位先生也很特別，非娶北

京的老婆不可。因為甚麼呢？他說北京的女人，能吃苦耐勞，並且做得一手好菜。你聽聽好麼？」郭碧蓮笑道：「我可做不得菜呀！——朱大奶奶道：「費話！連我也祇會蒸個饅頭，烙幾張餅，誰會做甚麼菜？你過去，他還不雇人伺候你？」郭碧蓮道：「那麼他打算多少錢的彩禮呢？」朱大奶奶笑道：「傻子，人家也要看看你本人是不是？你同意了，我們到一趨綏遠，給他一看，沒有不成的。」郭碧蓮聽說要到綏遠，她覺得也其詫怪。說道：「這就難了！成不成事情是八字沒有一撇，九字沒有一勾，我們先老遠的，跑到綏遠去？」朱大奶奶笑道：「你不明白？這也就好比買賣貨物一般：人家不見東西，那有就成交的道理？你想想不是？」郭碧蓮沉了一下，她又道：「那麼人家看了我，若是不成呢？」朱大奶奶咳了一聲道：「你這人，可也就太胆小了！既是提到這裏，拿我的眼力，沒有看到八九成，如何敢說？這話提也說到這裏，如果不成，路費由我担負，不讓你受損失，你祇當逛了一趟還不成？」郭碧蓮慚愧笑道：「這話可也就不足為外人道了！我們誰若是有到綏遠的路費，誰也就不再改嫁人了！——朱大奶奶拍着胸膛道：「這也交代我們的身上，我們既要去，路費自然由我們墊付，等你的錢到手，再為還債不遲，——郭碧蓮聽到這裏，她也沒有甚麼不可，祇是好笑！當時她免不得又向朱大奶奶借貸一元，買了白貨，整回公寓，向那黎煥章一提，黎煥章聽說是綏遠，他也自沉吟，可是一想自己的窮態，又不禁潸然淚下道：「碧蓮！我是很抱歉的，你和我好一場，受了若干的委屈，才有今天，既是如此，你不如索性改嫁了，倒也乾淨。」郭碧蓮本是一個喪失了處女寶的女人，得到這一個丈夫，有甚麼不心滿意足？自己祇有敬奉

維謹，以贖自己過去之罪過。她聽了這話，心如刀絞，說不出的難過。叫對煥章道：「你太看不透我了！我是已經上了當的，此後都是我改悔的時光。我不能因你困窘一時，而忘了你待我的恩情，落一個忘恩負義，我要做一個全始全終的女人，煥章！你如不放心我，就打消此議，做爲罷論，有何不可？」那黎煥章見她吃心，他不敢再說，連忙破涕爲笑了。說道：「這是一句戲言，你可不要認真，講正經的罷。」郭碧蓮少不得和他秘密計議一回，怎樣的到了綏遠，得了彩禮，先全數匯給他。怎樣的但得空閒，先抗那老頭子一頭，非弄成他家產盡絕，好作他們下半世的消耗，一切俱已有了相當的規模，黎煥章又灑淚囑咐，說了若干的閒話，郭碧蓮次早，又跑到德行里來。那朱大奶奶一聽他們完全停妥，這正是大功告成了！她當日敷衍她先回去聽信，即來婆母面前報功，那朱太太一聽，她哈哈道：「果然我的媳婦，也是拉馬的能手，也正好同院的湯太太，給我說活動，答應帶她到綏遠謀生計，祇是這筆路費呢！」欲知路費何出？請閱下回。

第四回 波冷月無聲啼殘歸去 曲終人已遠開到江離

且說：朱太太又說：有一位湯太太，可以同路前去西北，不過路費方面，煞費周章，這就好比萬事俱備，祇欠東風一般，少不得提出，做一個先決問題。那朱大奶奶到底是她的一個好媳婦，錦心繡口，慧質天生，她微微一笑，說道：「媽你何必發愁？這不是好辦而又好辦的事麼？每次我們去東北，西北，是怎樣去的呢？這回來它一個照方吃炒肉，不就結了麼？」朱太太笑道：「我何嘗沒有這打算，又道是重車熟路，一遭生，兩遭熟，何況這路，已不知

走了多少遭？不過這一回，比較每一回都費錢呢！」朱大奶奶道：「這一回用多少錢？」朱太太屈指一算，說道：「怎樣算，也要四五十元，三個人的路費，不能少帶了，致啓她們的疑竇。你想這一下四五十元，我們同院的鄰居，焉能湊得來？每回我們用上二十元，十五元，他們還搬山似的，着了大難：這回要多出一二倍，這辦得到麼？」朱大奶奶笑道：「每回你我借他們路費二十元，回她可永遠變成三十元，四十元，加倍奉還的。這次何不去說一說，他們存我們的利息，就可觀了，一朱太太讓兒婦一說，她也就前去碰碰釘子看。那些隣居一聽，她這次是又去西北催租子，收紅利去，他們各自明白。明人又何須細講？所以他們各自爲了有厚利可圖，也就不管她借的，是多是少，拚命的加緊籌措，不上半日的功夫，就已籌出四十三元，不零不正，和朱太太所需要的，上下差不了多少，這真算連他們掏心窩子，一枚刮砂子的錢都搜尋到了。朱太太得到如是的結果，她非常歡喜，少不得連夜的籌備，第二天便已諸事停當，郭碧蓮再來，她們便向她提出啓程的問題，告她馬上便得上路，不要錯過了機會，讓別人捷足先登，下午六時便有一趟車呢。郭碧蓮也料不到此事之成，如此急促她急忙又弄了一點白面回去，告訴黎煥章道：「親愛的丈夫！我自己要出去奮鬥去了，請你不要以我爲念，等我成功了，自然有信件到來，你不要不放心呀！」黎煥章聽說她要走，他也料不到如是急促，立刻又落了幾滴眼淚說道：「你走了，我也不管了，看你對我的，愛情如何罷？」郭碧蓮安慰了他一回，夫妻二人，相對悽然，寡歡半響，她又告他路費等等，都是姓朱的湊齊的，人家可算仁至義盡，自己爲了夫婦的關係，將來事情做出來，也就管

不得對得起她，或對不起她了。黎煥章又盡量的鼓勵她一回，夫妻酒淚而別，郭碧蓮回去，那朱太太已整裝待發。見她回來，便問她道：「怎麼樣？你和你爺們辦好了？」郭碧蓮應了一聲，朱太太便又介紹她那湯太太，是一個二十八九歲的徐娘，年雖半老稱得起風韻猶存，穿一件駝絨袍，十分漂亮，據說她是一路前去綏遠謀事情夫的，大家搭一個伴，即時啓程。郭碧蓮知道這位湯太太，是在本院的住鄰，自己常來常往，也會過她，不過以爲她是一個放蕩無羈的寡婦，這一去未免可疑，末後想到謀職業的一層，也就過去了。三個人，和朱大奶奶作別，出門僱好洋車，逕奔西直門車站。朱太太先去，買了車票。車上，種種樣樣，全是素所未見，她覺得甚有興趣！那湯太太光景，也像沒有出過門，她不住問郭碧蓮，此去綏遠，可有甚麼事？家中都有甚麼人？郭碧蓮不好意思答她實情，她祇笑道：「您問朱太太，朱太太都知道。」朱太太聽了，趕緊的替郭碧蓮答覆！說她也是到綏遠謀求職業，人家可有資格，是中學二年的學生呢。湯太太笑道：「噢！原來是同志。」郭碧蓮却有些赧然，自己去綏遠等於賣身，何言職業？朱太太要如此說，又有何辦法？火車轉眼已開，車中人物，爲之一靜。那朱太太閉目養神。她不大理會火車中的情景。那郭碧蓮湯太太二位，皆不會出過遠門的，她們坐在火車上，或許尚是第一遭，所以看了那火車一開，老大的古城，隨着火車向後慢慢的退下去，她們不禁都起了留戀惜別的念頭，各人心中，有各人難言之隱。那朱太太過了一會，眼睛微微的一睜，看見她們二人的眼圈，各都紅暈暈的，面相覷着，不做聲。她不由驚道：「你們兩個人，因爲甚麼哭了？」郭碧蓮和那湯太太給她一言道破，各都不

好意思，她們互相看了一看，笑道：「我們沒有哭呀！沒有！」朱太太如何不明白這是人情之常？她笑道：「我想起來了！當我第一回出門，離開北京的時候，我也是心難過至極了的！可是後來，來來回回的，跑慣了，可也就視以爲常，無足傷感了！你們二位還嫩着呢，幾時練到我這樣老練，就算成了！」郭碧蓮聽了，不由問道：「您常去綏遠麼？」朱太太毫不遲疑的，應道：「常去」，那湯太太也笑道：「朱太太是一個財主，在東北西北，有若干房租，商業，每年不定跑幾回去收租咧！」郭碧蓮也笑了，他們隨便談看，火車到了小站，隨便買點吃食，吃完了，又嗑茶，那朱太太是以火車爲家的，她呼呼已然入睡，郭湯二人如何睡得？她們睜開兩隻眼睛，祇是看看別人睡，自己却一個盹也不能打，那時候的平綏鐵路，是糟到極點的，車輛破舊，時間不准，並不如今日之修整，所以火車在半途中，不知零零碎碎，停了若干次，就誤了若干時間，直到天朦朧亮，忽又停住了。那車上下一陣大亂，有人說：「張家口到了」。朱太太睡夢中，也給這幾聲，驚得醒了，她慌忙睜眼道：「到了，下去，下去，那湯郭二人不由疑惑道：「到了麼？剛到了張家口呢，」朱太太收拾收拾手下物事，拉着她二人便走道「到了，這裏下了，還要倒一回車呢」。湯郭二人也自由她，走下車去一看，站台上黑壓壓的一片，盡是腳夫，和旅店的招待員，在那裏山嚷怪叫。朱太太將手中的東西，交給一個旅店的招待員，一手拉這湯太太，一手拉着郭碧蓮，向外便走。郭碧蓮見狀忙問道：「還要住店麼？」朱太太並不答話，祇點點頭。轉瞬她們已跟招待員出了站台，所幸走不甚遠，那旅店就到了。祇見旅店小小窄窄的門戶，一派破舊的房子，裏邊的夥

計，都和朱太太熟識。他們招呼道：「朱太太，您來了！」一片聲歡迎，領了她們進一間小房間坐下。郭碧蓮一看這房間，還不如自己住的小公廬，骯髒極了，她看了，祇有莫明其妙。那湯太太也不甚明白，他們二也便隨鄉入鄉，聽着人家的擺佈。朱太太是一個慣家，她進了門，又令夥泔菜，打臉水，買點心，忙亂了一陣。隨後她不謙不讓，一個人就臉盆裏，拿一塊豬油膩子，洗起臉來。臉洗完了，她也沒別的說的，先拿着那買來的點心，燒餅油炸鬼，自己吃着，又讓着那郭湯二人吃，笑道：「不要客氣，隨便吃一點，喝茶。」郭碧蓮也吃了些，呷了口茶，不由問道：「朱太太，我們在這裏有多久就擱？幾時就再上火車，往綏遠去？」朱太太把燒餅油炸鬼吃了一套，又吃一套的，說道：「不然，我們去綏遠不去，不相干！一會就有人來，我已通知了，他們是派了人來這裏看的，成的話，你們二位跟他們去綏遠，路費等等有他們担任，我的責任，就算卸脫，也省掉我跑老遠的一趟。」說完了，她聳着眉頭，微微一笑。郭碧蓮聽了此話，與他一下火車的話，又自不同，她便老大疑惑起來。那湯太太也莫知所以，她秋波一閃一閃的，祇顧看着她二人，停了一停，郭碧蓮忽然一站起來，將手一拖湯太太笑道：「我們都是頭一回來張家口，來，我們逛一逛去也好。」一話言未了，朱太太劈頭一攔道：「你們幹麼？」郭碧蓮看他這時候咄咄逼人，并不似在北京時候的和靄，她也有些害怕，便道：「我們乍來張家口，外邊風風光光，全沒有看過，我們出去逛一逛，行麼？朱太太推推搡搡的。將她二人請回原座坐了。笑道：「這還有不行的？」不過，聽我告訴你，人家一會若是來了，可怎麼辦？就是逛，也沒有一早起逛的要到午後，才可以行。下

午我帶你們去這裏也有熱鬧的地方，電影院，戲園子，比北京也差不多呢。」郭碧蓮見她這話，極有道理，而且是笑着說的，她便也笑着作罷。那湯太太原來就沒有打算出去，她見郭碧蓮不去，當然也以她爲依歸，兩個人都不出去了。那朱太太攔下了她，卻又特別的叮囑她來，她連忙的令夥計拿香烟給她們吸，又吩咐好生預備一頓早餐，大家一會吃，不到一盞茶的時光，那邊夥計忽喊聲：有人找，引了一男一女進來。這一男郭碧蓮不大認識，三十來歲，穿了一件黑呢大衣，刮骨臉，頭戴瓜皮小帽，流氓氣十足，那女的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髮老太太，郭碧蓮却在北京看見過，原來是朱太太的母親，朱大奶奶的姥姥郭碧蓮看了，心說：「怪呀！這老太太跑到這遠作甚？男的又是何人？她正在不明白，那朱太太已笑道：「你們來啦！請坐請坐。」說着，她又給郭碧蓮湯太太二人介紹，那老太太是她的母親，是無疑義，男的却稱呼爲王當家的。郭湯二人自是躬身見過，那王當家的先將一雙賊光流動的眼睛，閃到他二人身上。看了看，不覺點了一點頭，對朱太太一笑道：「您早起剛到，火車又誤了點？」朱太太含糊答應，她隨向王當家的霎一霎眼，兩個人忽然走出去了，那老太太正在和湯太太一兜一答的說話，湯太太也疑她何以也跑出老遠？問她此來有何貴幹？那老太太正在和一張沒有牙的嘴，笑道：「我也是常到外邊來的，這邊的朋友頂多，我是無意中，和那位王當家的碰上了！」湯太太尙自不知深淺，問她那王當家的，究竟是何許人？郭碧蓮她早看出勢頭不對，這時候不必究情，先去外邊看看要緊，她一個人懶洋洋的到外邊。一看那所謂王當家的，原來和朱太太，正在房門後，密密計議。她連忙側耳一聽，但聽那王當家的聲音，輕

輕笑道：「姓郭的還不錯，可以照上次的例子。姓湯的太老了，祇值頭一百五，二百就算頂了天。我都看清楚了。」那朱太太也笑道：「得！王當家的，有您一句話，就好辦了。」接着那王當家的，又低下聲音，至於不可復聞，向那朱太太不知啾咕些甚麼？那朱太太又模模糊糊的，說道：「這樣得了，事情是決定的了，睡多了夢長，這兩個不比別人，實在的扎手，一會，把錢帶來，我們財物兩交，下午我和老太太可就回北京了。」郭碧蓮聽到這裏，她不明白，可也就明白大半，這那裏是甚麼兒戲的？分明是要將自己和湯太太當貨物似的，論價出售了，她這一嚇，吃驚不小，趕緊的抽回身來。看那湯太太仍然睡在夢裏，和那位老太太家常禮短，談個不休，她便也暫不聲張。退到原座上坐了。那湯太太也是個知事的，她老太太談道，已看出郭碧蓮出去又進來，面色大變神氣異常。她忙問道：「黎太太，你到那裏去了？」郭碧蓮強自忍耐着，笑道：「我出去看了一看，又回來了。」話言未了，那朱太太已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道：「好了，好了，這可好了。」郭碧蓮心裏明白，故意問道：「怎麼好了？」朱太太將手一招郭碧蓮，又向後一退，那意思是要她出去，方好對她去說。郭碧蓮這時可不管甚麼？她要說話了。便將臉一放道：「朱太太，您有甚麼話？當面說；又有甚麼？應當怎樣？還是財物兩交，快一點的好。我們扎手。睡多了夢長。」朱太太極窮窮聽這話，都是自已在外邊，和那王當家的說的，她不由一驚道：「黎太太，你這話是怎麼說呢？我聽不明白。」郭碧蓮道：「我怎麼說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還不錯，可以照上次的例子：姓湯的太老了，只值個一百五，二百就算頂了天。」朱太太越聽越詫異，她已料出

她聽見了，連忙笑道：「黎太太，請不要誤會，你聽我往下去說。」郭碧蓮：「我誤會甚麼？我一點也不誤會，我早看出來了。我若是打算將自己像商品一樣的出售，我早已賣了，等不到今天。你快快的送我回北京沒事。」朱太太仍要去說，那湯太太已聽懂了，她這也是關乎己身利害的，不能不出來捫問，連忙過來道：「黎太太，怎麼樣了？你這是說甚麼？」郭碧蓮便老實不客氣的，將自己在房門後，偷聽的一番言語，說了出來。這位湯太太却較比郭碧蓮激烈到一百分，她聽了，沖沖大怒。劈手一把，將那朱太太就揪住了。罵起來道：「老雜毛，你一天到晚，勸我改嫁，原來是想拐出我來，賣我發財呀；好了，你跟我出去，我和你打定了官司。」說罷，她下死勁，向外扯着朱太太，一片聲打官司，那老太太早看出事情糟了，她上了年歲，禁不起驚惶，早已目瞪口呆。朱太太給湯太太一揪一罵，她嚇得魂不附體，一面掙扎，向湯太太央着過：「湯太太，你不要相信呀！你聽一聽我說，另有我的一片好心獻上呢。」一面又望老太太道：「媽，您就旁邊不管麼？還不來勸一勸，一那老太太這才扎煞着手上來。却又沒下手處，祇是向她們結巴笑道：「得，得，不看僧面看佛面，都，都瞧我啦！先別，別鬧，大家好，好好的說。」那湯太太恰似生龍活虎一般，索性連這老太太一下也揪住了，狂喊着道：「你們一個也跑不了，黎太太，你快出去，喊警察，一個也跑不了。」郭碧蓮見鬧開了，她又有些怕，祇想到適可而止，不必過於認真。她便勸道：「湯太太，這裏人地生疏，我們不要鬧了。現在祇要她們送我們回北京去，甚麼事都好說。我們有一本賬，不會回北京去算麼？」那湯太太手揪住一位，問她們道：「你們送我回北京去，

答應了麼？一朱太太眼看事情再一剎那，就算成了，她們卽或再開，自己銀錢到手，卽已於己無干。不提防一不小心，居然洩漏天機，演成畫餅的局勢。這正是終朝打雁，被雁啄瞎了眼，她們真鬧起來，要吃不消。祇得忍痛的答應道：「答應，答應。」湯太太催着她，快算旅店的賬目。這一來朱太太再想耽擱，也不行了她便敬如台命，直接的向旅店算了賬，湯太太又問旅店：甚麼時候，有去北京的火車？旅店夥計答道：「現在就有，再過不到一個鐘頭，火車就開了。」湯太太馬上立逼着朱太太，前去買票上車，朱太太也都依了。四個人仗着身邊別無畏物，站起便走。湯太太一手拉着一個朱太太，臨出門，還向那旅店的夥計聲明道：「你們看清楚了麼？這是拐賣人口的販子，她們在路上祇要一鬧，我就送她們打官司！」郭碧蓮勸着她，這始老老實實的，走到火車站了。朱太太母女二人，辦了若干年的人販子營業，扎手的，雖遇見過，可也不會遇到這等聰明，和潑辣的婦人。她們束手無策，做聲不得，免不得忍痛又去買了四張回北京的票，和她們上了火車。在火車內，兩個人幾幾乎聲隨淚下，還要殷殷央求她們回平不要聲張。湯太太本不答應，看着郭碧蓮的勸告，她便勉爲應允，祇向朱太太二人道：「便宜了你們兩個老雜毛，也讓你們知道知道厲害！」朱太太母女無言回答，祇可買東買西，張羅着她們，好生拍着她們的馬屁，郭碧蓮回來向黎煥章說了這番情況，黎煥章却忽然發了奇想。他原本抱着一心的希望，滿擬着郭碧蓮此去，多則半月，少則十天，一星期。必然有個水落石出。樓頭燕子，翩然歸來，還要給自己，帶回若干過癮，解決衣，食，住的資本。不料事實上大出意外，郭碧蓮回來的神乎其神，非常之快，不必說

了。她的兩隻手，空空如也，甚麼也沒有帶回來，怎不使他大失所望？不過他一聽，郭碧蓮述說她怎樣的，險被拐賣的經過，他觸類旁通，心下就已然發了奇想，生了惡念。他想：是呀！女人是可以換錢的，但怪自己平日想不到這一着，精神遲頓罷了。他一經想到這上面，便將對郭碧蓮的恩情，付之東流了，大凡吸毒的人，油鍋裏的錢洋，全可以撈來過癮，何況由女人身上，想錢花？所以她這時候，看看郭碧蓮鼻似黃金，面如鈔票，簡直的是一堆現洋，擺在那裏，祇待自己去拿，他甚麼也不顧了，暗暗思忖着道：對呀！這真是素日守着餅挨餓，拿着銀碗討飯吃了，眼前放着一塊黃金，爲何不一伸手之勞，將她拾起來呢？與其給人家賣，何如自己去賣？她想定了，不動聲色，依然和郭碧蓮有說有笑，告訴她不必着急，還是回來了，夫妻還是過這苦日子，一方面他偷空出去幾回，却帶了幾塊錢來居然兩種白飯，雙管齊下，連吃帶吸。非常的豐美！郭碧蓮看了好生不解。她問道：「你這是從那裏發了財？我們一晃，足有半年來的，不曾過這痛快日子了！」黎煥章笑道：「小事這是偶然出去一活動，碰上朋友了！隨便借幾塊用，沒有甚麼關係。」郭碧蓮問他這朋友的姓名，黎煥章隨便講了一個名字，笑道：「人家聽我們在此本來還要來，看望我們。可是我以為我們住的地方，究竟太不乾淨，不敢再讓人家來見笑。我們好的歹的，還有幾件乾淨衣服，出去不防事，改天我帶你去他們那裏。」郭碧蓮見他說的有理，她也笑道：「是的！這樣的好朋友，是如何的難得？我們不要放過了，過幾天我和你去。」話說完了，又過了一天，黎煥章便催着郭碧蓮換衣服，兩個人一同出去，到那朋友家一看，原來也是在崇文門一帶，小門小戶，並

不見得闊綽，甚是平常的住家。她看了疑惑，及至進去了，有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太太，出來招待他們進去，又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十七八歲大姑娘一齊出來見了。那男人便拉着黎煥章出去，笑道：「讓他們女客在此談話，我們上茶館談天去。」這家一轉眼間，男人去了，便剩了郭碧蓮，和那老太太，大姑娘，三個人。郭碧蓮坐定了，一看這是兩間極窄小的房子，這裏間一鋪磚炕，便佔去二分之一的地方，其他二分之一的空地，給桌子椅子等等，佔去大半，地上簡直站着都不轉過身來，那桌子上茶具以外，甚麼香油瓶子，醬油瓶子，麵口袋全有。足見這不祇是臥室，連弄菜的廚房也是這裏了，郭碧蓮看了，心裏暗笑！黎煥章才是多此一舉，他說是怕人家笑話自己和他住的公廨內太髒，才到人家這裏來，不讓人家到公廨去，誰想到了這裏，原來也是如此，自己還以為是如何高貴的宅第呢？又見那老太太穿了一件藍布褂，僅僅短到膝蓋上就完了。露出兩條穿着青緞褲子的腿，和繫着一雙白腿帶，穿着一雙漂明白布襪，黑緞鞋子的腳來。看看她的臉上，却又在皺皺的臉皮上，擦了一層雪花膏，濃濃的兩道毛，小小的兩隻眼睛，額角上還貼着兩塊太陽膏。郭碧蓮看罷，心裏更疑惑了。她怎樣看，這老太太怎樣不是正經人，再看那大姑娘，撲了一臉的厚粉，塗了兩塊大大的紅嘴唇，一件藍緞子的旗袍，三寸來高的領子，一排三四個脖鈕全解放着，露出一條脖頸，上邊揪了三四道紅暈。郭碧蓮看着她，她也在看看郭碧蓮。這時，便親手端了兩杯茶來，一杯給郭碧蓮，一杯給那老太太。隨後她又遞來一支烟，她自己已燃了一支吸着。郭碧蓮看這香烟，是粉包烟，她很高興的吸着，免不得向那老太太一兜一搭，隨便談了幾句。那老太太自稱姓

胡，娘家姓潘。女的是她的乾女兒，男的是她的兒子，在前門外做一種商業生理，郭碧蓮點了點頭，又見那大姑娘忽然用香烟裹了一團硬紙，倒下一撮白面藥，仰天吸了起來。她是一個有癮的，看見那大姑娘吸白面，她不覺就打了一個呵欠，精神頹喪了。那大姑娘也會意，她連忙遞了過來笑道：「這位大姐，她八成也會吸兩口，來，我給你裝上了。」郭碧蓮祇好謝謝，接了過來，她擦火柴，吸了一口，沉氣笑道：「這位大姐的台甫？我還沒有領教，怎好沾光起來！」那大姑娘說都是一家人了，不必要客氣！我的名字，叫玉仙，您多關照。郭碧蓮聽了這名字，就是一些俗氣，她不由一怔，那大姑娘還賣弄她識字，有才學，她解釋着道：「是玉石寶貝的玉，神仙的仙」郭碧蓮說一聲知道了，她實不客氣，吸了三兩口白面，才將那香烟，一連氣的吸了。那老太太笑道：「我們玉仙可不錯，普通的報，都看得下來。她常常把那些小報上的小說，新聞，念給我聽解悶兒。」郭碧蓮哦了一聲，又看看那姑娘，笑道：「這位大姐，在那兒上過學？」那玉仙微微一哼，形狀極甚不屑的，聳聳鼻頭撇撇嘴道：「我還上學呢？前世裏沒有修下那樣的命！我不過認幾個字。」郭碧蓮聽這話，弦外有音，一時不明她的用意安在？因之也笑了笑道：「這話是怨太謙了！既是認識字，一定是上過學的。」那老太太胡潘氏笑道：「這話也不是瞎說，玉仙的小時候，家裏那有錢，供給她上學？也不過僅僅的，讓她上了幾天半日學校。黎太太，你知道？半日學校是警察廳用樂戶捐辦的，收了窩子錢，算是行一行善。筆墨紙硯書籍，雖然不用花錢，學費也不收，可是那教書的，無非巡警兼任，那裏能教出深奧的學問？玉仙也不過識認幾個字而已。」郭碧蓮聽了唯唯，不過她又想：看玉仙不像沒有錢；何

以她小時候窮得入半日學校，大了却闊起來？那玉仙又問道：「黎太太聽說您學問非常好？我可比不上了在甚麼學校畢業？」郭碧蓮少不得謙遜幾句，告她自己的簡單履歷，那老太太嘖嘖兩聲道：「我說是不是？比我們玉仙強的多了。」說了些話，那男的却和黎煥章不見回來。郭碧蓮如此呆坐，深覺沒有意味，她便站起來，緩了一口氣，笑道：「那位大哥，怎麼還不回來？」老太太笑道：「早呢，早呢！他是一個茶館迷，每天必要上茶館，一去就是半天。」一話言未了，郭碧蓮却看見那玻璃窗外，人影一動，是那男的回來了。她忙笑道：「老太太剛說完，就回來了！」老太太也隔窗看見，她也站了起來，她和那玉仙的眼光，都和那男的一碰，那男的不慌不忙走進來，一隻手伸出三個指頭，笑道：「坐了沒有三刻鐘！就遇見朋友了！」老太太恍然道：「我說怎麼這樣早呢？」你每天去茶館，不是都要半天麼？」男的笑了笑他也坐了下來。郭碧蓮見自己的丈夫，却沒有回來，她不由問道：「我們先生呢？」那男的翻了一翻小眼睛，笑了一笑道：「我沒說明白麼？這時候碰上朋友了！幾個人湊四圍打上牌了。」郭碧蓮聽了，由不得詫異起來。說道：「他身上沒有幾個錢，如何能打牌？」一男的笑道：「這話，您說外行了！洋錢二四，也是打牌，一塊錢擠乾，也是打牌，打牌和打牌不同，是不是？」郭碧蓮道：「他現在那裏？我能不能去看一看他？」那男的笑道：「當然可以，就在一出前門，雇車讓玉仙帶了您去。」郭碧蓮見那男的率然應允，她很是痛快，以為自己此去，足可勸回那黎煥章來，好容易來的幾元錢，為何送人賭博？自己這樣的吸白面，已然夠瞧了，當然不容再添上一個無底深坑的賭字，於是笑道：「就勞這位大姐的駕

，帶我過去。」那男的向那玉仙一努嘴，說道：「大姑娘，你帶了這位，路上一邊走，一邊雇車，可以便宜一點。」那玉仙果然答應，她起來催着郭碧蓮道：「走罷，我帶你去。」郭碧蓮一心想尋回自己的丈夫，她不便在此多留，即向那胡潘氏母子作別，跟玉仙出來。那玉仙出了胡同口，便有一羣洋車夫上來，兜攬生意。她說一聲：「前門外觀音寺。」洋車夫要一毛五，她祇給四十枚，洋車夫不拉，她也不添。郭碧蓮祇要早早尋回丈夫，她說道：「再添幾個錢，坐上不好麼？」玉仙搖頭，表示不坐，好容易穿出一條東交民巷，走到了前門。玉仙才花四十枚銅元，雇上兩輛洋車，馳到觀音寺來。郭碧蓮在路上祇想着生氣，自己的丈夫，真成了沒有籠頭的馬，一會的功夫，居然跑出前門外頭來賭博，見了他非強迫令他回家不可。一轉眼間，洋車停下了，却是在那一條釘着：「朱茅胡同」牌子胡同口的外邊。玉仙當先下了車，倒是她搶先的，付了兩輛車資，郭碧蓮也好下來，玉仙帶她走入朱茅胡同，不上一箭遠，就到了一家破舊的小門外，說是到了，推門進去。郭碧蓮看這門內的房子，還不如胡潘氏住的整齊，破破爛爛的，都已飽經風雨。她方在一呆，那玉仙已開了房門，請她進去。這進去的一抬眼，却又出乎意外，那裏邊的主人是一個花花丟丟，和玉仙一類打扮的大姑娘，另外還有一位，却是剛才在崇文門內住的胡潘氏。郭碧蓮吃了一驚，那胡潘氏却笑道：「你們倒走在後頭啦！」玉仙笑道：「可不是麼？我們雇車老雇不停當。」胡潘氏又望了郭碧蓮一眼，說道：「你坐下，這裏也和我家裏一樣，沒有外人。」郭碧蓮見此情形，她也莫明其妙，連忙問道：「我們先生在那兒呢？」那胡潘氏也不理她，她祇是喝那另一個

姑娘道：「金寶，快快的倒茶。」郭碧蓮這才看出那叫金寶的姑娘，一臉愁容，眼睛紅腫，好像是才哭完的光景。她一聽胡潘氏叫喚，身上就好像一哆嗦，忙依次的到了三杯茶來，等到了胡潘氏那裏，她陡的將面孔一板，伸手抓來茶杯，投在地上，摔得粉碎。開口罵道：「它媽的，一點眼力沒有！讓你倒茶你哭喪着臉兒，還跟我擺楞子！有客來了，你就看不出來麼？」這一鬧，不大緊，茶杯是丟向那邊，熱茶濺了金寶的一身，嚇得她索索的戰抖，腿一軟，便向當地跪了下來。吐出她一息僅存的聲音，連連叫道：「乾媽，你饒了我一遭！」她央求得那胡潘氏的怒氣，不但不見得往下落，反如火上添油，愈見上冲，大喝道：「你這賤骨頭，不給你厲害，你那裏肯聽我的話？玉仙，快快去將火筷子燒上，我烙她一個樣子看。」一話言未了，玉仙早已應命而出，隔着玻璃窗，見她真到房簷下。一隻火爐旁，將一手指頭粗的鐵通條，燒入火爐口去了，郭碧蓮見此情況，誠然都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她又驚又怕，看那胡潘氏氣衝如山，不可一世，說要拿熱火筷子烙人，她怎不難過？連忙笑道：「老太太，你何必生這大的氣，這到底是怎麼了？讓我明白明白。」胡潘氏看她開口，她哼的喘了一口氣，忽又轉出一臉笑容，說道：「你那兒知道？這也是我的乾女兒，她和玉仙，可就差的太遠了，這孩子沒有地方能讓我鬆心，她竟教我跟她嘔氣，你瞧這宗討厭的樣兒，一說罷她又喊道：「玉仙，火筷子紅了，快拿進來。」玉仙在外答應一聲紅了。隨後她當真的，提了一隻通紅的火筷子進來。那胡潘氏一手接過來，向那金寶的臉上，啐了一口，喝道：「賤貨，你還不快快的脫了你的衣服，這點挨打的眼力，也沒有了？」金寶兀自跪下，苦苦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快的，將我們先生叫來和我相見，萬事皆休，否則我也會拿起腿來走路。」胡潘氏微笑道：「黎太太，你到這裏，還想回去麼？」郭碧蓮見胡潘氏不慌不忙，她心裏却愈加張惶，連忙站了起來道：「我來就是來找我丈夫，我的丈夫，不在這裏，我可不是要回去？難道還有誰來敢攔我？」那叫玉仙的，見他們欲行決裂，她早上來了。做好做歹的，勸住胡潘氏道：「乾媽，您別生氣，她還不明白真象，讓我對她一說這事情的始末根由，她就知道了。」又向郭碧蓮笑道：「這位大姐，您也別生氣，聽我說一說，您就明白了。」郭碧蓮喝道：「你們全不是好人，不配和我講話！你們鬼鬼祟祟究竟是幹麼的？」天仙拍拍胸膛，洋洋笑道：「你若問我們是幹麼的，那不含糊，給國家納稅的營業，俗名叫一養人的」又叫做窩子裏的領家！你也別揣起明白來假裝甚麼糊塗！你的丈夫，使了三百元押賬，將你本人，押給我們了！」郭碧蓮一聽這話，耳旁轟的一聲，渾身上下，猶似一桶冰激凌。將她的血液，一齊凝固起來，知覺已失，變成了整個的麻木不仁，久之，才勉強強強，還撐着場面道：「你們胡說，我丈夫不是那等的人，他萬不會窮急了，押我出去。玉仙瞎了一聲，笑道：「你可真是糊塗蟲我們幹甚麼騙你？他現有字據在此呢。」郭碧蓮越聽越不假，她的急火也往上直昇，倒彷彿將渾身凝固了的血液，重又煨得化開，漸漸的熱起來，和要沸騰一般。說道：「他們口說不足為憑，拿來字據給我看，我才相信。」玉仙微笑道：「這就應了武家坡的幾句。平貴的戲詞了。你是有氣之人，字據拿在你手，三把兩把，扯個粉碎，我們豈不要落一個人財兩空麼？郭碧蓮見她不肯取出字據更是着急道：「你們簡直胡說！我出去喊警察來，和你

們找地方講理。「那胡潘氏一聽警察，她哈哈的也笑了。說道：「別吓嚇人了，告訴你也讓你明白明白。」我們幹這行買賣，手腕通天，怕警察的，早不在南城混了！你若是經這兒出去，跑得遺朱茅胡同，便算我跌了跟頭，經此姓胡的滾在地下見你，不在這兒吃這碗飯。你要看憑據也不難，你丈夫還特別給你留下封信。你自己拆開去看。郭碧蓮聽說還有信件。她就將她所說的惡言，放去一邊，先看那信內如何，再作打算，果然那玉仙從外邊輕輕的，拿來一封信，笑道：「對啊！這位大姐，你看看就知道了！別自己放着明白人不當，反裝甚麼糊塗。」郭碧蓮也不便理她，先接來那信皮，看了一看，不錯確是黎煥章的手筆，上寫：「留呈 郭碧蓮夫人台啓，黎煥章手緘。」字跡潦草得幾乎不可辨識，再拆開封皮，取出信紙一看，那裏邊是一張粗糙無比的中國紙下等信箋，上面字跡更是潦草，而且字數，並不甚多，細一辨識，寫的是這樣：

碧蓮我妻：我現在應當向你告罪的，我是已將你押入娼門，我使了三百元，遠赴外鄉去了。碧蓮，我此去飄零異鄉，生死莫卜，然而，我終覺外鄉比較這北京活動多了。並且好歹也有幾個朋友，他們必定有所援助。此去，但願他日歸來，重見我妻之面，骨肉團圓。否則我決不回來了，

那下款寫的是一「煥章」，其他的言語，絲毫也沒提及。郭碧蓮這才曉得，丈夫這是使的一種手段，他因自己從張家口死裏逃生，險致被人拐賣，故爾想起這一宗主意，轉而將自己押在這裏，他遠走高飛去了。看罷這信，她已覺臉上熱辣辣的流下幾滴淚珠，說聲：「好！」隨

後她腿下一軟，不知不覺的，又坐下了。那胡潘氏看出她的意旨，她已一變強硬的態度，轉出一面孔溫和慈霽的笑來，說道：「玉仙，你瞧，你大姐到底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不愧是中學的學生，她一看那信，自然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那玉仙也笑迷迷的，不知從那裏絞來一條熱毛巾，說道：「大姐，您先擦擦罷！眼淚婆婆的，哭壞了，怎樣的見客呢？得了，我們算是一條路上的人了，一說着，她竟將毛巾遞了上來，輕輕在郭碧蓮臉上拭了又拭，一面又問道：「大姐，那信上說的甚麼呢？」郭碧蓮這時候可真是難爲死了！她想想這胡潘氏的厲害，方才已經見過，不用說：那金寶就是和自己一條路上來的，常聽人家說，吃這碗飯的，手眼通天，斷斷不怕甚麼警察法律，自己若想要逃跑，也萬萬不能，倒不如見機而作，將來自有道理。想罷，答道：「他說個還回來。一這句話還不會說完，郭碧蓮這回禁不住嗚嗚的，哭出聲來了，那玉仙連忙道：「大姐，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他既說還回來，那就是夫妻之情義，尚還不會斷絕，他也不過是借幾個錢，去外邊走動走動，日後衣錦榮歸，還了我們的錢，你還是他的太太，並不是沒有出頭之日呀！」郭碧蓮哭着道：「那我自然明白！不過他太狠了，就是讓我去當女招待，我都甘心願意何必一定押我到你們吃人肉飯的這裏來？」那玉仙又拿條熱毛巾，不住給她拭着眼淚，他嘆了聲道：「大姐，你怎麼老是繞住扣子？請你仔細想一想。若不是吃這碗人肉飯，何能一下子花出三百元？當女招待的也有，但是，沒有押款的一說，我勸你想開了些，過去的，不用想了，祇想你的將來罷。」郭碧蓮聽她說到這裏，她痛定思痛，想了又想，自己這半天，迷離惚恍，曲曲折折，真不亞於做夢。看看

這屋裏的情況，又想想自己茫無頭緒的將來，她沒有別的，祇有痛恨那石頭日報的蔣鐵成，如果一起初，沒有他破壞了自己的貞操，又何致於落到如此？自己還是一個小小的大小姐呢？她想得淚落如雨，忽不欲生道：「你們把我殺了，我也不能依你們，幹這無恥之事。」那胡潘氏聽了，她早又怒了，剛罵了聲：「不要臉！」玉仙趕緊令那金寶勸着她去了。忽後又向郭碧蓮好生的勸解一回，告訴她：「不要迷着一竅，我們也是花了錢的，你如一定想不開，可當心乾媽的厲害，郭碧蓮給她們又軟又硬，無可如何，祇得狠了道：「雖道讓我今天就賣麼？」玉仙笑道：「喝！你說的倒容易！這至少也要幾天，那有今天就賣的道理？還要照像片，上捐，等等一切手續咧，一郭碧蓮聽了，這還有一絲半點的猶豫期間，她便嘆了一口氣，甚麼也不說了，那玉仙勸得她心回意轉，自然又去，請了那胡潘氏來。她見了郭碧蓮，自然又有一番話說：甚麼你小小年紀，一朵花，還沒有開足，何用這樣想不開？你丈夫不是自心的，他這是借你一步光，遲早也要回來，就是他一下子不回來了，你難道沒有出頭之日？遊八大胡同的，甚麼人都有，還有人替你贖身咧！郭碧蓮沒得話說，就此低頭含淚，忍了下來，一晃兒，吃晚飯了，除去玉仙，金寶之外，才知道這裏別的屋還養着兩個大漢子，到吃飯時候全來了，郭碧蓮看了，情知一時走不脫，她心上不快，吃了半碗飯，便不吃了。那玉仙，金寶，胡潘氏，三個人飯畢出去，據說是到下處去了。祇剩下一個大漢子模樣的男人，在這屋裏，留守不去，那意思當然是，看守郭碧蓮了。郭碧蓮祇好安坐以待，不到一會，那男人居然和氣起來，搭訕問她姓名，還特別的，摸出一盒「第一」牌的香烟，讓她吸，慢慢

的，既熟了，他就動手動脚，嘻皮笑臉，着實不老成起來。郭碧蓮看這男人像人黑粗，一副討厭，缺聽的樣兒，滿心裏，都是看不起他，見他涎臉胡鬧，她起來，便躲往一邊去了。那男人偏偏不識趣，他亦步亦趨，走到那裏，追到那裏，和她纏個不了。郭碧蓮實在的，急了，說道：「你要怎樣？我要喊了！」那男人敢笑道：「你喊也逃不出我手心去！你到窩子裏呢？也是這等的抗頭不成，說完了，他手裏一緊，就將郭碧蓮小巧玲瓏，一個身軀平空端了起來，置在他的膝頭，張牙鼓爪，任意而爲，郭碧蓮急得雙手亂推道：「你是甚麼東西！該死。」男人盡興的，兩手不老實着，一邊嘻嘻笑道：「你管我是甚麼東西？我是胡潘氏的丈夫胡大海！是姑娘沒有不讓我嚐嚐鮮，抽抽頭兒的，以後你沒客住的日子，都是跟我來睡。你已經快下窩子，甚麼東西愛上你，也得算數。」話說到這裏，他已興發若狂不可收拾。郭碧蓮一聽，這男人是胡潘氏的丈夫，那還了得！和他爭執，無益有害。沒奈何，祇得依了，不過她在滿足他的慾望以後，便拉下臉來，打着呵欠，向他要白面吸，那男人居然准如所請，爲她找出一小包，陪她吸了，又少不得二次上台，郭碧蓮這才曉得強中自有強中手。原來能人背後有能人。祇道那蔣鐵成，校對員，黎煥章已然可以，誰知道還有更可以的人，她這時候吃東西，吃得入了味，又因爲有的白面可吸，所以她將羞恥置之度外，反和那男人十分得趣，那男人又盡心竭力的，教授她許多特別技能。一概是花姑娘所不可少，良家女子，所未夢見的新花樣。郭碧蓮以心會意，居然聞一知十，從此非祇不討厭那男人，甚且日夕不可離，發生了一種白面以外的癮癖，那胡潘氏帶着玉仙金寶，每日三個人出去，一個人夜裏

回來，她也很是高興。這日鄭鄭重重的將她喚到跟前，親手爲他斟出一杯茶，親手爲她燃了一支香烟。笑道：「碧蓮，你看我這幾日，待你如何？」郭碧蓮讓她這問，倒弄得驟然之間，無法答覆，她想了一想。這幾日香油白麵，一絲不曾辜負着自己。就笑道：「老太太待我非常好，我非常感激！」胡潘氏又點點頭兒，笑了一笑道：「你瞧，我就知道，你是一個讀書明理的，所以我不敢錯待了你，不瞞你說，我吃這碗飯，也實在吃得膩了！我再過了幾個年，便打算洗手不幹了！」郭碧蓮聽了這話，不大了然，那胡潘氏喘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不過，我有一千多虧空。你說應當怎辦？不幹這個，又幹甚麼去？所以我現在已成騎虎之勢，上下兩難，幸而還好今番來了一位你比那金寶玉強多了。我的希望啊也沒有別的，現在我可以對你發個誓，祇要你們三個還上這點虧空，我立刻就任你們去自由。」說到這裏，那胡潘氏的眼皮，擠了一擠，忽然一洩如注掉下眼淚，翻身向當地跪了下來，向外邊叨叨唸唸的道：「過往神靈，你們聽真！我胡潘氏祇要我的三個乾女兒，將我的一千二百元虧空還了，我立刻放了她們，如不然！讓我天打雷劈，汽車撞死。」郭碧蓮不料她一個窮兇極惡的老鴿子，今天居然如此慈善，發起這樣鮮血淋淋的誓願。弄得她也啼笑皆非，連忙去攙了那胡潘氏一把，失聲也叫了聲道：「乾媽！你這是幹甚麼呀！快快的起來，折受死我了。」那胡潘氏給他攙起來，揩揩眼淚，又抹了一把鼻涕。她嘆了一口氣，甚麼也不說了。郭碧蓮連忙的，去絞起一條毛巾，給她揩面。一面情不由己，說道：「乾媽，請你放心，我決不是沒有良心的！你待我好，我一定不能對不起你！」說到完了，她也不禁落淚。胡潘氏點

了一點頭，說道：「罷了！我的眼睛，真沒有瞎！我拿你當親女兒了。」郭碧蓮是一個心軟成性的女人，她不怕別的，祇怕這樣哭喪計。她現在簡直的一顆心，都給那胡潘氏擱過去了。又細細問那胡潘氏到底因何拉了那多的虧空？胡潘氏不待她問，已經要說，這一問，越發有一番周折宛轉的言語對她說了。臨了，又補充道：「你莫以為窰子裏的錢不好掙；其實，像你這等人才，一進門，睜開眼睛，有那富家子弟，愛上你，自然會給你幾百贖身，我是決不留難，錢一到，人就是你自己的，就是不能嫁人，有一個月不到，名字挑帘紅，幾百你自己還掙不出來？」郭碧蓮見她說得好聽，自己這時候，五心徬徨，毫無主張，自然視為對極，胡潘氏又打扮打扮她，出去大北照像館，照上一張四寸半身像片；買幾件紅紅綠綠的衣料子，拿去裁房成做。回來告訴她：像片一成功，就去上捐，衣裳也就得了！至於花名，給她想了，叫「順寶！」郭碧蓮一聽這名，幾乎噁心出隔夜飯來，因問她何以不叫原名？胡潘氏告她原名逃窰子的人聽不懂，順寶二字，又吉祥，又如意，非此不可。郭碧蓮祇好聽人擺佈，不求甚解。像片得了，衣裳作妥當。定妥第二天上捐，金寶玉仙向她道喜，問她可知上捐的說話？郭碧蓮對於這做生意的上面，完全是一個門外漢，她聽好笑道：「你們問的太妙了！我又不是一个今世裏，幹過這買賣的，如何知道這裏邊的訣竅？一切還希望你們多加指教啊！」金寶玉仙她一聽，她們也都笑了，免不得向她詳細的談談。郭碧蓮這才曉得，窰子裏的姑娘，挂客有花名，晚上沒有客，住在自己家裏，這已經算是自由的身軀了，若果是在下處裏使的押賬，那可了不得，晚上沒有住客，還要和下處的掌班睡覺，都叫一陪櫃，這自

由身體的，有住客每天一早，十一點來鐘的回家。在家吃完飯再回去，晚飯是由家裏送去，在下處去吃，這樣直要到夜裏一兩點鐘，才能睡覺，或者回家，下處的生活，則是日有定例，有人上門來照顧，夥計讓進空家，先問有熟人沒有？客人說有，問明是甚麼姑娘，自然往她屋裏去讓，如果說沒有，那就要開始見客了。所謂見客，是由夥計一聲招呼：「到前邊來」。或是：「到後邊來」，也有的是：「到樓下來，到樓上來」。祇當時情形而言，不能一定，姑娘出去了，到了房間門外帘子是由夥計老媽子打開了，照規矩，姑娘在門外，向房間裏，照一照面，夥計報告花名，姑娘掉頭，就可以走開了。可是在這下處，往往姑娘都應當將腳伸進門坎一隻，表示是十足，這也是客極其重視的，在這一剎那間，是最可當貴的，姑娘必須打起全副精神，做出若即若離的態度，以便使客人一見傾心，常時即可入選，這是一種競爭。至於客人挑上了，還不能算本事，必須使客人其樂如歸，第二天還來，那才是本事，這名字叫做：「回頭」。如果客挑了一回，就不回頭了，那罪過則在姑娘身上，不能使人入迷，果而回頭了，這是在姑娘，當然是莫大的榮幸，那名字叫做：「挂客」。其他打茶圍，等等手續，則是小節，可以臨時傳授。論到那上捐時候警視部的老爺們，必須問一句：「你是自己願意混事麼？不是別人逼迫你的麼？」你祇要答應一聲：「是我自己願意混的！」就可以過去了，郭碧蓮聽罷這番大道理，覺得又增若干聞所未聞的見識。着實引起自己的好奇心。她想了一想，已經是落在井裏頭了，耳朵焉能挂得住？她都應允了，胡潘氏晚上又叫去一邊，說道：「乾女兒，你都聽金寶玉仙說了麼？好極了！你明天就去上捐了，聽我告訴

你：成不成，就在明天這一關。乾媽也不瞞你告訴你實話。郭碧蓮不知還有甚麼實話？因虛心承教道：「乾媽！你有甚麼說的？但請吩咐，這下處的一切已有我那兩位乾姐姐，告訴我了。」胡潘氏告訴她，原來也是那些上捐時候的問答，她說的，似乎比較嚴重了，她的說法，是暴露那警視部內的黑幕。據說警視部管理一切娼寮的，他們的權力很大，這關鍵就在當時上捐的問答。如果說是自己樂意混的，那麼毫無問題，若是說不是自己願意混的那一來，你乾媽對你一片好心，全算枉費，三百元不翼而飛，連剩下一些灰塵，都看它不見。同時你的身體，馬上給他們帶入婦女教養局，那婦女教養局，暗無天日，連三等窩子裏還不如，每天一天七八分錢的口糧，局長還要賺上一二分，剩下的合不到三十多枚銅元，祇夠一個人吃幾個窩窩頭和碗白菜湯的，不但如此，稍不守規矩，非打即罵，恨不得咬你一口。總之，他們極力使你求生不生，求死不死，在這裏受不過罪，隨便來一個男人，不管是瞎子，是麻子，你就要從命擇配，以便他們賺起來你這份口糧，你想想，夠多們厲害，霸道？胡潘氏說得嚴重萬分，祇把郭碧蓮說的毛骨悚然，她們第二天到了警視部便依法上捐。胡潘氏見她並不會搗亂，含糊糊糊，這一場戲唱下來了，十分歡喜。又過不到幾天，胡潘氏將她帶出來，去至王寡婦斜街，那一左一右，盡是甚麼：「春香茶室，福喜下處」挂着牌子的娼寮，帶她到了西頭，才去進一家；「艷陽天下處」來。裏邊一進門是茶灶，院裏一間一間的房子，倒和公寓差不多，立的坐的，有五六個花姑娘，在那裏說說笑笑，有的還蹲在地上，向一個賣糖葫蘆的小販抽籤。其他，則是短打扮的夥計們，和那老媽子式的乾媽了，她們看見郭碧

蓮進去了，各都竊竊私議。這個看看她的臉和那個啾咕幾句，那個看看她的脚，又和這個啾噥數聲，無非品頭論足，說她的好壞。胡潘氏連忙一個個的，給她都引見了，帶她去後院，一間兩小間通聯的屋子內，說道：「你看看，這是你的屋子。一郭碧蓮一看，這兩間屋中間，挂着一幅可拉開，可遮上的白布帳。外間一架小梳粧台，臉盆，坐椅，和一隻長長的躺椅，裏間一架床，一張桌子，兩隻坐椅，床上花白線毯上，舖了一紅一綠，兩條被子，郭碧蓮看了，倒也乾淨利落。還未說甚麼，忽然外邊喊了一聲：「到後邊來，見客呀！」胡潘氏連忙打開門帘，讓胡一看，果和金寶玉仙說的一樣。那對面的一間窄小的屋子內，已讓進兩個男人來。這兩個男人，一個穿了件青布大棉襖，一條毛線圍脖，不圍在脖子上，却攔腰結了一個扣子，繫作腰帶，一個却索性連一件長衣服都沒有，僅僅穿着一件青布短棉上衣，白骨頭的，當胸密密一排鈕扣。兩人頭上，一律是深灰的美國式呢帽，一個向前戴着，低壓眉心，一個却向腦勺子後，仰仰着戴了，這是東北的戴帽子法，這兩個人，在屋裏，一坐一立，夥計挑開門帘，高喊兩聲：「到後邊來，見客呀！」那裏裏外的姑娘，魚貫也似，一個個走了過來。每個在門外，踏進一隻脚去，照了一照面，就走開了。夥計一個個，報着花名，眼看都見完了，那夥計將門帘在手裏一甩，笑道：「二位哥們 見完了！」那穿短衣服的，却將眉毛一豎，斜睨着一雙眼睛，問道：「這就算見了麼？」夥計笑道：「是，還有一個回家一個正在洗臉！」那短衣服的，睜開尖銳的眼睛，射到這對面來，指着門帘縫裏，露出半面的郭碧蓮，問道：「那個是甚麼？她既沒有回家，又沒有洗臉，怎麼不過來，」夥計回頭一

看，那胡潘氏早忙將門帘放下，拉着郭碧蓮迴避了。但聽外邊有人大聲道：「是賣的不是？我今天，要挑她。」胡潘氏一聽，禁不住笑了一臉，伸手拍拍郭碧蓮的肩頭，說道：「真有你這一下子！你聽剛才你一定衝人家飛了眼，人家要挑你咧」。郭碧蓮看了，那兩個人，望之不似人君，已經作嘔三日，又聽說要挑自己，她簡直的，一顆心，都要跳出腔子外來。不一會，那夥計果笑嘻嘻的進來。說道：「喝順寶可好運氣！頭一天進來，坐也沒有坐下，就有人挑了！那兩位姓馬，姓豬，請過來麼？」胡潘氏答應道：「屋子收拾，收拾，馬上就去請」。一邊又低低告訴郭碧蓮令她安心，傳授她許多隨機應變的應酬手段。郭碧蓮聽如不聞，記也記不得許多，她祇恚道：「乾媽！我實在不願意招待他們，那兩個人太髒了，」胡潘氏唉了一聲道：「咱們幹這個的還說甚麼髒不髒？來一個拉洋車打掃茅房的，也要照樣招待。賣藝應行，甚麼話呢！」郭碧蓮不敢再警忤，祇得忍着頭痛依了。那夥計又在外一打門帘，二位客人，邁步走進來。胡潘氏先笑道：「二位二爺，順寶是女學生，頭一天幹這個，剛進門，就碰見您二位頭一幫客人！沒別的，有緣，就請多關照吧。」那短衣服的進來就將郭碧蓮的手抄過一隻，拉到裏邊去坐坐：「！說道嘿這可湊巧，我也是學生。」郭碧蓮吃他一拉，立脚不住，早已風搖荷葉的似，縱體入懷，這一下，那男人身上的一股氣味，觸鼻欲嘔，弄得竟是汽油的味道，心想甚麼學生，也配！簡直是一個機器工廠的工人，那穿長衣服，却會起鬨，在旁笑道：「老馬，你怎麼也是學生呢？」那老馬一手在郭碧蓮身上，隨意遊行示威，一面笑道：「我怎麼不是學生，我是山後頭，轟來的學生。人家是學堂畢業，

我老馬却是地地道道，葦塘畢的業。一話一說完那老豬也哈哈的笑了，老馬冷不防，兜頭香了郭碧蓮一口，笑道：「寶貝，你說對不對？」郭碧蓮這一下，又聞見他一嘴大葱大蒜的氣味，好不刺鼻。她真覺惱也不是，笑也不是，幸是那胡潘氏知趣，她笑微微的過來，拿一盒粉包烟，給他二人一支，叫道：「順寶，給二位二爺點烟，別楞着哇。」郭碧蓮挨身站了起來，吞聲忍氣的，爲他燃烟，問他們二位貴姓？姓馬的說道：「我叫馬東西，他叫豬豆山，我們二位是拜兄弟。」話未說完，那外邊一聲：「糖葫蘆，烟捲！」喝，姓豬的豆山，一下跳了起來，出去買來四支糖葫蘆。自胡潘氏以次，每位一支，他七口八口的，吃完了，將那串糖葫蘆，竹籤，向上一拋，嗖的便倒插在紙糊頂棚上。姓馬的馬東西，看看技癢，他學着吃完糖葫蘆，將那串糖葫蘆的竹籤，向上一拋，却是發而不中，不會正巧射入頂棚。豬豆山哈哈笑道：「老馬，你瞧這個。」說完了，他口到手到，將粉包烟內的一張小洋畫，也如式拋起來，那洋畫活然也射入頂棚。豬豆山拍掌笑道：「老馬，快來拜師父！」馬東西也自愧弗如，稱爲絕技。郭碧蓮和胡潘氏白落一支糖葫蘆吃。這倒是意外收穫，她們毫不謙讓的吃了，那馬東西又將郭碧蓮拉坐膝上。嘴裏唱着不完全的京調：「店主東帶過，黃標馬，聽他言嚇得我……」那意思是一百二十分的得趣。郭碧蓮祇得耐下一頭的不高興，忍下一心的大痛苦，隨他去胡說胡鬧，那姓豬的坐一坐先走，馬東西却膩着不起來，口口聲聲，說要拉舖。郭碧蓮聽不懂馬東西笑道：「你是幹麼的？不懂？拉舖，就是把夜裏的事，挪在白天開辦呀！一郭碧蓮明白了。粉面燒起來滾熱，賭氣不搭理他，一頭走出去了，胡潘氏恰在外邊

不放心偷聽，急問其故？郭碧蓮不禁委屈得淚落兩行。告訴她了，胡潘氏笑道：「這是好哇！人家捧你場啦！你若不答應，豈不是拿着豬頭找不着廟門來了？」郭碧蓮問她應該如何？胡潘氏拍拍她的肩頭，笑了一笑道，「傻孩子！這是你掙錢，拿大頭的機會到了，聽見了麼？進去，和他提出條件，這裏的規矩，住夜三元，拉舖一元五，你祇管去向他多要，拉舖至少兩塊錢不行，」郭碧蓮見她說的價廉才知原來自己，祇值兩元錢！便嘿嘿道：「他若是花兩塊，又怎麼樣呢？」胡潘氏仰面笑道：「你要過錢來，交到櫃上，關上房門，床頭一隻摺疊的屏風，擋在床前，你隨他愛如何！便如何！」郭碧蓮不身臨其境，不覺駭怕。這一身臨其境，「不亞如上斷頭台一樣的難過，祇說道：他懾！」胡潘氏的一張臉，倏的就放下來道：「他懾你到了這裏，就要認命！是一個洋車夫，打掃茅房，也要招待。乾媽對你，一點沒有含糊，你到臨時，胆敢跟我抗頭？一說畢，她的氣焰萬丈，呼呼的喘着，瞪眼擰眉，咬牙切齒。郭碧蓮又有些害怕，她不敢不依從，祇得從了命。胡潘氏還不放心，等他進去，她在門帘邊繼續偷聽。聽到那裏邊的洋錢響了，她笑嘻嘻的進去，一伸手，經桌上抄起兩隻雪白的洋錢。笑道：「馬先生，您多包涵，担帶。順道是頂天上捐，甚麼活也不會，全仗二爺捧場了。」那馬東西不聽她說，連連的轟她出去，又親手關好房門。郭碧蓮一看，事已到此，夫復何言？空和他瞎支持，人是人家的了，也自無益，祇可含着眼淚，把床頭的一扇屏風，擋住床前，和那馬東西，過了一會，直到房門開了，胡潘氏熱氣騰騰的，捧進一大盆臉水來，郭碧蓮還自癱瘓不能轉動，啼笑皆非。馬東西修整一番，郭碧蓮尙未能扎揸起來，他

躊躇滿志，欣然的去了。這裏胡潘氏進來，免不掉慰問，指導一回，郭碧蓮身受大辱，尙復奚言？祇有伏枕痛哭，胡潘氏好說歹說的。令她起來，重施脂粉，再理青絲，休息一下，外邊又是喊。見客，前邊來。郭碧蓮聽如不聞，胡潘氏告她，她才是知道，忍着心喪氣，低頭出去，見了一見，這一幫客人，是三個人，完全短衣階級，一個滿身煤末，一臉煤灰，竟是一個篩搖煤球的苦力其他兩個，大約也不外車夫小販一流。幸而沒有看上郭碧蓮，挑了一個老媽子樣的，叫桂喜。胡潘氏見郭碧蓮撲空而回，便不甚高興，又傳授她許多見客時的心得郭碧蓮一一領會，再喊見客之時，又論到她出去，就如計而施，那房間內，原來是一個穿着俄國人賣毛毯式的破舊西裝的中年漢子。郭碧蓮這一見他，不打緊，頓時鬧成天翻地覆，欲知後來，請閱下回。

第五回 且作護花人心傾走馬 已成沾泥絮紙上談兵

且說：那郭碧蓮受到胡潘氏的指導，再度見客。先將一隻右腳，伸進那房間的門坎內，然後秋波一轉輕輕向房間內來客一瞥微微一笑。却不料那來客是一個穿着俄國人賣毛毯子式的，破舊西裝的中年漢子，面孔十分廝熟。在這日光一瞥，神光離合的一剎那，郭碧蓮不覺微然愕愕，那來客兩隻手，插在褲袋裏，迷着一雙戴着散光眼鏡的斜視眼，也看見她的尊容，彷彿是在那裏，見過一般，不過，想不起來了，說時遲，郭碧蓮已一轉身退去，那夥計報着花名道：「順寶！一接着第二個姑娘，又淺笑輕顰的，翩然而來。那房中的來客，忽將手一擺，笑道：「不用見了，叫順寶！」那夥計立刻將手也向回一招，喊道：「免見哪！叫順寶來

！一那郭碧蓮見了一見，她已回轉後面房間，胡潘氏不知就裏，尙自問她見客時候，怎生應付？是否已然如計而施？郭碧蓮答覆她，詳細說着，那心裏却好似見着甚麼魔鬼一般，祇想着那來客的一雙戴着散光眼鏡的斜視眼，哆哆的亂跳，一顆心險些都要跳出腔子來了。那外邊一喊順寶！胡潘氏滿面堆下笑來，不顧再問，急將手一拖她，說道：「得了！你不用說了！你聽聽，靈不靈？」郭碧蓮讓她拖出外邊，那顆心，跳得更厲害了！及至又在那房間外一照面。那來客又仔細的一望她。笑道：「對了。就是她！」那夥計也仔細的，望一望來客。笑問道：「二爺。貴姓？是順寶的朋友罷？那兒見過似的？」那來客聽了，他哈哈的倒笑起來，胡潘氏一聽，生恐這一椿買賣又吹了，她忙上前，笑道：「得啦你這問，就不大明白！順寶今天進門，剛接了一幫客，這位是第二幫，那裏來得朋友，得啦！二爺，請她坐坐。沒別的，您多關照了。」那夥計又問那來客貴姓？他不慌不忙的，答道：「我姓仁，姓仁。」胡潘氏向郭碧蓮暗暗一抗，她也是福至心靈，忙用起口傳心受的方法，抬手一拉來客姓仁的，笑道：「仁先生，您多關照，請到我屋裏坐啦。」那姓仁的一摸她的手，不但涼的令人不耐，而且還哆哆嗦嗦，有些發顫。他一邊跟他走，一邊喝了一聲道：「好涼的手哇！我的乖！」到了後邊房間內了。少不得沏茶敬煙。又用香烟廳內鐵片，擺了一下瓜子，那姓仁的讓郭碧蓮坐在膝頭，向她笑道：「你叫順寶麼？」郭碧蓮答應是。底下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便覺口中像生出甚麼物事一樣的充實，牙舌運用，不能自如。甚麼話也說不出來了。這時候，又有甚麼方法，一定要抵抗？郭碧蓮祇得暫且不說甚麼，靜默了幾分鐘，遲頓一下

，她才吐口濁涎，喘出一口烟酒臭的氣味來。那姓仁的又附在她的耳旁，低低笑道：「天地良心！你真的叫順寶麼？別冤我了！你的臉瘦了，我也認得，一郭碧蓮聽了，不知這是從何說起？她想到此人的面貌，十二分的厮熟，便是一驚！忙不迭掙開一點，正眼再看一看那人，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個人到底是誰，那姓仁的又笑道：「你不認識我啦麼？真是忘舊了哇！我也想不到海裏摸鍋，今天會碰上了你，」郭碧蓮讓他說了又說，自己再不搭言，真不像話。祇可笑道：「仁先生，您錯認了人！我本不是幹這個的，今天頭一天見客。您這才是第二等客，方才已經說了。您的貴領教是？」姓仁的見她實在想不起來，料她也是忘記了。他冷笑了一聲，輕悄悄的道：「你還記得我石曉亭麼？」姓仁的一道字號，郭碧蓮想起來了，自己在投稿子玩的時代，只在飯館認識一位小說家石曉亭，那是總編輯爲自己介紹的，可惜自己不大喜歡她的大作，坐了不到一會，嫌他的舉止粗俗，站起就不辭而別了，今天給他自道名姓，再仔細一看他，依稀的記得幾分當時臉就紅了。石曉亭這幾天，是在正月初兩三家無聊報館裏，領了若干稿費嗜好也就來了，他飽食暖衣之餘，家中黃臉婆子，看着也厭煩起來，故此始來花街柳巷，巡遊作樂。初不料瞬將二載，未能到手的郭碧蓮，今天和自己在這三等下處曬陽天，碰頭了，乍一見她，尚以爲錯認，叫回來再一瞧，可不正是她！因之他就上了驚子。及到一言挑破，見她嬌羞宛轉起來，他倒笑了道：「臉紅了麼？看不出你這位女投稿家，下了窩子，轉而又皮薄肉嫩起來了，我還記得，你在飯館。座不終席而去，給于我的難堪咧。」郭碧蓮一聽這話，果然，那時候，自己是一位千金小姐，交朋友合則留，不

合則去。誰又料到今天落到這待客選擇的火炕以內？看看現在，想想當初。她真恨不得有一個地縫，鑽下去好，可是她又有何麼可以自白，真箇是百啄莫辯，她祇有倒在石曉亭的懷裏，嗚嗚哭起來。那石曉亭也真是做夢也夢不到，自己有此艷遇，能夠將當日受她的白眼，卑視自己的情形。還了回去，他一想。這真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今天有理無情，現洋充足，先給她一個精神，肉體，雙重的苦頭吃。所以他哈哈笑了，摸出五元大洋，交給櫃上，坐在這裏不走了。郭碧蓮哭了一回，又有何計可旋？祇得打起精神做人，陪着他胡調！外邊有見客的，出去打打照面，沒有見客的，她就在房間內陪着石曉亭，這天總算她的生意開門紅，一天到晚，自己的房間，隔開幔帳，一分爲二，還隨時佔用別人的房子。到了夜晚十二點鐘，那胡潘氏算了一算。賬房水牌，記得清楚。郭碧蓮的名下。盤子是二十個，拉舖是六次之多。住夜一個，洋錢已是二十五塊出頭了，那賬房笑道：「你好造化！那個順寶，可比金寶玉仙強多了！她們在隔壁春如海下處，十天也不及她一天！」胡潘氏得意洋洋的，笑道：「我早瞧明白了，那年頭，非特別大賤賣不可！一起初，我們先生看她有個人緣，還打算送她二等咧！我就主張二等的人兒，在三等混，一定可以挑帘紅！這就是二路貨。賣了三路價錢。連帶着咱們大家，都風光風光！」賬房先生也祇喜歡的剩笑了。這夜，石曉亭就算住在這裏了。他和郭碧蓮枕上纏綿，了却生平之願。訴盡單思之苦，將他的身世，全已了解，三等下處是不客氣的，天一亮，便有人叫起，石曉亭興致勃勃，就來到蔣鐵成的家裏，隔着破舊玻璃窗，喊道：「蔣先生。你快快起來，我請你洗澡。外帶吃飯，逛窯子。」蔣鐵成這時

候依然健在，做夢也料不到自己二年光景的騙得處女寶的女人。已經不勝社會之險惡，而落瀾爲娼！他這一向並不會離開小報界，還在那今朝報內，担在一名報屁股主編，這天正好在睡着未起，聽了笑道：「是曉亭兄？好早！」石曉亭在順寶那裏，睡了一夜，是要沐浴更身的忙催了蔣鐵成起床。二人一同到澡堂子大洗特洗，又去小飯館，隨便吃了一頓便飯，約莫也花塊兒八毛，蔣鐵成受寵若驚！真不知他是怎麼回事？從來不曾見過他。如此破費，糊糊塗塗的！一一領受了。那石曉亭飯後，又笑道：「鐵成！聽我告訴你：我昨天無心中，在三等下處艷陽天，發現一個姑娘。天上少有，地上絕無，我太喜歡了！所以我今天特請你跟我，去賞鑑一賞鑑。現在天已過午，你我一同去，王寡婦斜街的艷陽天，不遠。」蔣鐵成也料不及有他，急忙准如所請，興興頭頭跟來。一面笑道：「又要破費石兄了！可恨！我現在事情不比從前了，讓我擾了回請，也沒有力量，我祇有愧領了！」石曉亭也微笑不語，拉着他的手，一直來到艷陽天，夥計讓進一個房間，石曉亭躬身介紹道：「這位是蔣先生。」這天的順寶。也就是郭碧蓮，可較之昨日，大見進步，她已不似昨日之呆板，看了石曉亭來了，且又同着朋友，他就笑道：「走罷！真早班，到我屋裏坐去。沒有人。」話言未了。她的眼光，猛的和蔣鐵成一碰故人相見，分外眼明，事隔將及二載，猶自記得。原來這位蔣先生，就是當年石頭報同事的蔣鐵成，並不是別位！她震震眼皮，看清楚了，禁不得楞了，那蔣鐵成也看明白，這位順寶，就是自己石頭報一度同事，避之惟恐不及的郭碧蓮，他大吃驚，連忙向石曉亭道：「石先生我有事，去去就來。」石曉亭見他面目更色，一張紅了臉又白，白了又

紅，知他吃不住勁，連忙一把拉住他了，笑道：「蔣先生。千萬別走，順寶這裏很乾淨，坐一坐再去。」說罷，不由分說，連扯帶拉的，把一個活活的蔣道成，一直架向後院，那順寶也不笑，勉強跟着他們，走到自己的房間來。蔣鐵成一進屋，看了那等淒慘情形，便如屁股下生出針尖，那裏能坐下去，祇是埋怨石曉亭道：「曉亭，你何苦！我真不知你拿我開玩笑！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石曉亭越見他難以爲情，他越是痛快，笑了一笑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你還不明白？是你害得順寶到這地步！」蔣鐵成險一些叫起撞天屈來道：「這是甚麼話！她到這步，是自甘墜落！我怎能担負害她的責任？」石曉亭拍着他的肩頭，笑了一陣道：「好朋友騙不了舊街坊，實不相瞞，我昨夜是住在這兒了！一切一切，順寶已告訴我了，你還瞞我麼？」順寶郭碧蓮放下白布門帘，也跟進來，隨後湖茶拿瓜子點烟，忙了過去，見他爲了自己辯論，她便強自笑道：「得了。得了！不明提了，我現在豁出去了，誰來也不在乎！」石曉亭道：「可是追根求源，你之所以成功一個妓女，又何嘗不是由於石頭報之一夜？」蔣鐵成帶着幾分氣益，站了起來，朝郭碧蓮冷笑道：「你不提正好！我姓蔣的雖和你快二年不見。可是你的行動，無一不在我的心裏，我看不見，却聽得見，你的白面癮忘了麼？校對員對你好麼？」說到這裏，又轉向那石曉亭道：「石先生，你這玩笑，開的真可笑，我又怕甚麼？」說完了，蔣鐵成不在多停，頭也不回的就走出房間，直出艷陽天下處去了。郭碧蓮聽了，他的訓誡，倒足使自己噴飯，轉而笑道：「這個人，我白面而忘不忘，校對員好，忽聽他管得着麼？」石曉亭真了半天的時間，經濟，所爲是看這一幕笑劇。完了，貴姓，脫大鑿，

我忠告你，你不要快樂了！」郭碧蓮尚自不肯服口，聽了笑道：「我有其磨之險惡，而落我到了這裏吃吃嗑嗑，玩玩樂樂，怎麼能算不快樂？」石曉亭廢然道：「那麼我就不在好在，你既不承認這裏是火坑，我又何必替人耽憂？」郭碧蓮見他別有會心，不由又問起他此話隱講？石曉亭道：「我今天拿蔣鐵成打一個哈哈，總算是給他一種道德制裁，精神上，給他一點痛苦，因此以往的，也就不必談了。今天我要問的！就是你看這三等下處，是樂園？還是火坑？倘若你看這裏是樂園」，我沒的可說！如果看它是火坑，我還可以救救你。郭碧蓮聽了，再看石曉亭身上的破舊西裝，弄得半信半疑，問道：「石先生，你怎能夠救我呢？」石曉亭見他矚目於自己身上，他也低頭拂一拂西裝正色道：「你不要看我穿的不好，我的朋友還有相當勢力，我請一位律師，給你打官司好不好？」郭碧蓮問他是甚麼律師？石曉亭置之不答，推說明天再講，匆匆去了。祇這一日過去，第二天早起，便有串胡同賣報紙小販，拿了一種今朝報，一種了了日報，前來大喊道：「看新聞！看看艷陽天下處的新聞！報館的女先生，落水爲娼的新聞！」石曉亭下午又來了，郭碧蓮紅着眼哭道：「你這小子害了我！」石曉亭詫道「這是何所據而云然」？郭碧蓮道：「這裏有兩張小報，上邊全登着我，滿院子胡同一嚷，大夥全知道是我，客人也買來拿我取笑，我的乾媽，也不放心我了，直問我是怎麼回事？我祇得說是你幹的了！」石曉亭看那小報，每份登了不足幾十字。僅僅略爲一提，有一份了了日報，索性真否名也未敢刊佈，不過影射着，談了一談，便恚道：「報館的人，真了不得！我昨天剛對今朝報的總編輯王不平說了，蔣鐵成也是他們的人，怎麼能登報呢？」

我是和他們商量救你的辦法去了呀！」言下，不勝忿忿！郭碧蓮拭着眼淚，尚不會還出話來，忽然那位胡潘氏皺着一把眉頭子進來道：「石先生，你怎麼把我們順寶登起報來呢？這也是捧場麼？弄得這會功夫，竟是客人來，指名點姓，找順寶的，我祇得告訴回家了。」石曉亭也祇得變了一個口氣，說道：「你傻了！怎麼拿財神爺往外推？」胡潘氏問其所以？石曉亭告她：這就是廣告！平常花多少錢報館未必肯登，這一轟動，你們姑娘買賣還不好？胡潘氏那裏肯信，外邊一聲喊：「到後邊來，」她便出去了，石曉亭，試挑開窗一望，祇見對面房間內，進去二人，第二個是胖胖的。他大吃驚一道：「了不得！他來了！」說完了，急急忙忙，將窗帘放下了，又叉手當胸，呆呆不響，其狀頗為惶駭！郭碧蓮正要問其所以然，那外邊已然「桂喜，蘭香！」報着花名，一個個的，見起客來，胡潘氏催着郭碧蓮快去，見客要緊，她就馬上加鞭，跑出去。也要看看這兩個是何如人。一到那房間門口，看見了，其中站着兩個人，一個是胖子，穿着大氅，戴着美國帽，還有一架玳瑁邊的近視鏡，一個是面無血色的瘦子穿一件藍布褂，他兩個到像是一主一僕，那胖子是不認識的，這個瘦子認識，原來也是小報界的朋友。名叫沈今非。想當初他結婚的時候，因為那時候，自己還在石頭報會記得接過他一張請柬，行過一回人情，怎不認識？他見了一楞！心想：怪不得石曉亭看見了，吃一大驚！原來這一帶客。又有個熟臉。當時萬感叢集，說不出是苦是酸，祇得裝做不認識的在門外照一照面，走去了。一直走到自己的房間外，一顆心，還在咚咚跳着，忽聽後面夥計道：「順寶回來，免見哪一。郭碧蓮祇可忍頭痛，回來如例的，問貴姓，脫大氅，

獻茶敬瓜子，招待二位，說了幾句話，搭訕走向自己房間，那石曉亭還在憑窗外望見她進來，便嘆氣道：「糟了，糟了！他一來，這就完了。」郭碧蓮見他突然消極起來，她笑了笑，道：「這有甚麼關係？我既到了這裏，生張熟魏，一律歡迎，誰來也要招待，怕他何來呢？」石曉亭道：「那個呂冷水，你敢莫也和他認識？」郭碧蓮一聽這呂冷水，她也吃了一驚，曉得這也是一位寫小說的名字。自己素在各大小報，看見他的作品，久已聞名，登時訝然道：「那胖子是呂冷水麼？我不認識，聽說呂冷水的架子大極了，他何以降格到我這裏來？」石曉亭將手一拍她的肩膀，縮頭笑道：「那還不是爲你來的？」郭碧蓮正不明白，那胡潘氏又走了進來。又把手去一拉屋中幔帳，嘴裏叫道：「拉帳子，請過這邊來罷！」石曉亭慌不迭的，摸出六毛鈔洋，丟在桌上。鬼鬼祟祟道：「我可不敢和呂冷水隔着一幅布帳子坐，他的一支筆，苛苦已極，玩起來不是耍，我走了，一說畢，屁滾尿流，惶惶而去。郭碧蓮也不管他。祇一掀那幔帳到那半間屋一看。祇見那沈今非，呂冷水二人，已在那邊端然坐下，郭碧蓮不禁一端詳呂冷水，由他的各頭，肅然起敬，笑道：「您二位，從那兒過來？」那呂冷水見她來問，祇望她微嘆口氣，甚麼話也不會答覆，那沈今非也並無聲響，郭碧蓮心想呂冷水有架子，逛窰子來，還擺着不可侵犯的面孔。她賭氣也坐在一邊，離他們遠遠的，不作理會。半響，那呂冷水忽拾起那床頭放的一張小報來，指着上面新聞欄，小小的一個豆腐塊，問道：「順寶！你看這報新聞，是不是說的你？」郭碧蓮看他指的那豆腐塊，正是了了日報登的，自己那一段。便笑了一笑道：「不是我的，我不是那等的人！」呂冷水沈今非一聽，

兩個人的眼睛互相對瞧了一下，那狀況，非常驚訝她不承認。郭碧蓮不答他們再問，站起來，每位斟了一斟茶，掉頭就走出去了。這時候，又有見客的來，郭碧蓮再照了一照面回來？却見沈今非不在房，祇剩下呂冷水一人，只見他坐在床沿，仰面各處觀看，好像這裏的東西，全是見所未見，要留一個深刻印象的光景。郭碧蓮賣了一個漂亮，迎頭跑過去，一屁股坐在呂冷水的膝頭，一手勾他的脖子，一手去她臉上一劃，笑道：「胖子，你瞧甚麼呢？那位去那裏了？」呂冷水面色通紅，掙扎道：「不要鬧！他是你的熟朋友，因為你不認他，他先走了。」郭碧蓮道：「誰認識他？我才不認識他呢？」呂冷水笑道：「你別瞞我了！你的本眼，全在我肚皮裏。我雖不瞧見，却已耳聞，那沈今非特意，找我來的，我們看你可憐，想要救你一下。」郭碧蓮聽到這裏，她的眼光向呂冷水，呆了一呆，旋又低下頭去了。呂冷水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也不管，我是行我心上所安，不能讓你以報館的名義，在這裏爲他人，作金錢上的號招！我決定要作我所應作的，其他一切，完全在所不計了。」說罷，呂冷水站起身來，披上大衣，戴上帽子，摸出一疊鈔票，點一張一元的擲去桌上，又對她笑道：「碧蓮，我今天目覩眼見，你在這裏混事，於願已足，我走了。郭碧蓮忙得一把攀着他的肩頭，那眼淚業已奪眶而出道：「呂先生，請你原諒，我實在是！碧蓮」呂冷水低低道：「這裏耳目衆多，你自然不要承認才好，你這裏的一切經過，沈今非他已告訴我，我也無須再問，我祇要看你在此，證明無訛，就有辦法，我去了。」郭碧蓮見他意態堅決，她祇得拿起那桌上的一元鈔票，望他道：「呂先生，讓夥計拿出，換一換可好？」這話引得呂冷水笑

了一笑，轉面走出來了。他這一出來，無處可去，一想：這時候是下午四點來鐘，舊事新聞的同人正在工作，便到那裏一看，西院的兩大間編輯部內，祇有總編輯，胡老夫子一人，在寫字台邊，分稿子。一見呂冷水就笑道：「冷水請坐，請坐下。」呂冷水和這家舊事新聞報館的主人關係最深！彼此是自己朋友，所以除担任一種長篇稿件以外，隨時高興，寫幾篇零碎小品，大家熱鬧讀者的眼睛，這天他來了，那胡老夫子趕緊令聽差，獻上茶來，問道：「冷水你今天有沒有軟性新聞？」這一問，正中呂冷水心懷，點了點頭道：「老夫子，告訴你，今天我去了一趟不能去的地方。」胡老夫子的雙隻近視眼一睜，扶扶那銀絲眼鏡框子，問道：「甚麼不能去的地方？可能告訴告訴我？」呂冷水笑了一笑道：「老夫子，你何妨猜上一猜呢？」胡老夫子皺着眉頭一想，笑了笑道：「對不起！你這是小說家賣關手段，恕我不上當！我又不是四郎探母中的鐵鏡公主，慢說駙馬的心事，就是咱家母后的心事，咱家不猜便罷，如果一猜，就是八九不離十。」呂冷水的手，拍一拍胡老夫子的肩，失聲哈哈一笑說道：「老夫子說不上當，你可已經上當了！你如果是鐵鏡公主我豈不是駙馬爺了。」胡老夫子想過滋味來，也笑了道：「冷水你的口氣和你文章一樣，老是陰陽怪氣，令人肉麻！閒話少說，你且講你的到底你是從那裏來？」冷水便告訴他。自己去艷陽天的經過，胡老夫子且聽且驚！聽到完了，他摘下眼鏡擦擦乾淨，又戴上，說道：「豈有此理！這簡直是斯文掃地了！郭碧蓮不管如何，是我們文人之一，我們去嫖她，也沒有光彩。」呂冷水笑道，你且莫誤會！我說的，並非爲此！我也是在觀音寺，無心遇到那沈今非才去的。」胡老夫子問道

：「那麼你說的，又是甚麼心思？」呂冷水道：「我想這是一件極好的軟性新聞，並且也是一件功德大事，你明天可以請老宋，去艷陽天調查一下，將她的經過詳細刊載出來，定會惹起讀者的注意，同時，若有仁人君子，見而憐憫之。她也得救了。」胡老夫子點頭道：「是的！新聞軟到這程度，可也就無法再軟了！」說罷，想了一下，忽又睜開兩眼，射出兩道光芒道：「你又來玩笑了，你想老宋是一個年紀很青的人，我不好意思，爲一件軟性新聞，請他去那下流場所，你這不是現成的經歷在此，就煩你大筆一揮，豈不現成？」呂冷水天生管閒事的脾氣，禁不起胡老夫子說，他一時興發，率然應允道：「我寫也好！祇是我的筆下，自知太苛薄了，寫出去，免不得要得罪人。」說到這裏，他的手，可不知不覺的，提起一枝秃筆，率由舊章的，寫下去了，胡老夫子一想：這位先生一提筆，至少也要好幾千字。他這一來，報上每天又是大大的一塊「特別欄」，自己可省了許多事，想到此間，他的一張胖面孔上，不期而然的，堆出一層微笑，摸出一盒前門烟捲來，自己燃一支吸着。又向呂冷水道：「冷水，你寫東西，要一要用一支香烟助興？」呂冷水正在執筆構思，也沒有聽見他說甚麼？胡老夫子自己啣着一支香烟，在地上搖搖擺擺，來回踱着方步，這時候靜悄悄地，除去呂冷水的一支筆在紙上刷刷作聲，落一根針，也聽得見。天都黑下來了，呂冷水的筆一擲，撫掌笑道：「幸不辱命！已然寫成不下七八千字，夠你們連續刊登五六天的。」胡老夫子一數，毛泰紙的稿紙一連給他刷了七八十張，高高的一疊。他連看也不看的，按電鈴，就叫進聽差，拿下排字房，一面穿起大衣道：「冷水，咱們出去吃晚飯了。」呂冷水整理一下，自

己進屋未脫大衣笑道：「不行，不行，太太在家，等着吃飯咧！」出來和呂冷水分手，他坐上包月車，一個人去了，第二天了不得！那今朝報，了了報祇以爲略略一提的，過去了，烏知舊事新聞上。却又長篇大論的，刊載起來了。這一段新聞，連標題俱由呂冷水撰就，出號字的題目，深刻動人，那文字的內容，冷嘲熱諷，將郭碧蓮身世，敘述極詳，連將鐵成，黎煥章，甚而捷足先得的，小說匠石曉亭，一齊包括在內，完全公布出來。這一天下午亂了，那艷陽天下處，賣報童踏破門檻，又大喊着：「看新聞，看看報館先生的新聞，就是本院的妓女順寶的事發生了，寫的真熱鬧哇！」頓時舊事新聞，洛陽紙貴，人手一張，那石曉亭也正縮在郭碧蓮的屋裏，剛剛起床，他聽了，暗暗叫聲，糟糕了！自己和郭碧蓮三生石上，繾綣就這一段因緣，離而復合，又誰知不兩天，這事就已發動，來罷，索性鬧一下好了！當時，跳下床來令夥計，拿來一份舊事新聞，看了一回不錯，認識呂冷水的手筆，那郭碧蓮含着兩泡熱淚，進來道：「呂冷水這人不對！他是救我還是害我呢？」石曉亭的手，把舊事新聞一擲道：「誰說不是害你？我見他來，就說了不得！你還不相信，你看看饒是我跑的快，他還是從窗帘縫，看見我，把我也罵成不是人養的了。」郭碧蓮道：「我不怕別的，就是怕我乾媽，她這兩天，一知道我做過幾天報館生活，她便拿我當賊一樣的防了。」石曉亭這兩天，每夜宿在郭碧蓮這裏，他恨有心救去郭碧蓮去，做他自己的一塊禁巒，如今眼見事情，要有變故，他如何不急？連忙問道：「你把你以前的歷史，全部都告訴她了嗎？」郭碧蓮道：「她因爲今朝報，了了日報登了，問我怎能不說？」石曉亭忙了一嚮，他披起西裝上衣來，說

道：「好！如此我們索性鬧一鬧，你等我，不過一個鐘頭，自然我會來的！」郭碧蓮再問他甚麼他甚麼也不答，一人去了。郭胡潘氏露出一臉的危疑震盪的神氣，隨後進來道：「順寶，你聽我說是我的冤家不是？」那碧蓮呆然，不知所答。胡潘氏又道：「你當然不是我的冤家！你要知道，我給你丈夫的三百元押賬，那錢，沒一個是容易來的！你如好好混事，掙出足數，我可聽你跟人從良，贖身。你如是我的冤家，打算讓我人亡財散，我必置你於死地。」說這話時，她咬牙切齒，面孔鐵青。郭碧蓮嚇得連聲稱是，胡潘氏就朝她三令五申，提出條件，命她不准承認：是那報上的郭碧蓮，無論甚麼人來，就是巡警來問，也不准吐出實情。郭碧蓮無不依從，她才轉怒爲笑，有的是這幾天，掙來的錢，好菜好飯，給她吃了。下午艷陽天戶限爲穿。又竟是指名訪問的，其中的客人，比較整齊了！一個個毛袍大衣，全是中上階級的人物，郭碧蓮已經有了胡潘氏的命令不得若即若離，似是而非，虛與委蛇，錢是進了不少，間有幾個關門，實行如此如彼的，也都敷衍了。一會那石曉亭忽又同了一個人前來。介紹給郭碧蓮道：「這位是有名的律師，金田友先生。」郭碧蓮招呼坐了，石曉亭笑道：「順寶，這就好了！現在你的行動，已失自由，我特意給你介紹來這位律師金田友，你可以說他，替你打官司，郭碧蓮道：「我和誰打官司呢？」石曉亭指一指金田友道：「據這位金田友說：你這官司，一定贏，告的是這裏乾媽，和你的丈夫；祇一成詞，你身入女子教養局，我定然領你出來，做我的妻室。」郭碧蓮祇一看金田友，衣服襤褸，鵝面鳩形，常聽說律師是發財的買賣，這位金田友何以這等潦倒？那石曉亭已看出她不相信，忙笑道：「金先生今

天是喬裝改扮，故此海龍領，禮服呢面的狐皮大衣，和麥穗皮袍全沒有穿，以免啓人疑竇。「郭碧蓮總是不大謂然，又問道：「金先生，我聽說律師都有徽章的麼？」金田友的臉一紅，望了一望石曉亭忙代答道：「金先生不在律師公會，所以沒有徽章。」郭碧蓮一聽這話，就有些疑惑了！既是律師，何以不入律師公會？聞得那些律師，無不在會，不在會的！恐怕就沒有律師的資格罷？口中唯唯，不給他一個理會，那金田友忽笑道：「郭小姐，你的一條命，全在我的身上了！這官司我打定了。」郭碧蓮覺得着位金田友先生，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他甚麼也不說，連答應都不會。坐了一坐，金田友站起來，向石曉亭笑道：「石先生，我走了！」石曉亭道：「你不細細問一下郭女士麼？」金田友道：「不必了！所有一切，已如報載，你知道的，更清楚了。」說罷，一拖石曉亭出去，郭碧蓮聽着，在外邊，那石曉亭道：「我那有多錢？給你兩毛錢，也夠回去坐車的了。」金田友還在嘵嘵不依石曉亭大約是又加添了，才聽那金田友走了。郭碧蓮聽那外邊又喊：「見客！一於是不顧其他，急忙出去，做了一回照例文章這一回又是指名招呼了。客人是一個小瘦子暫在別的屋子坐下，他穿一身中山服，下死頸的一釘郭碧蓮道：「你是郭碧蓮麼？」郭碧蓮應道：「我不是郭碧蓮，我是順寶！」那客人忽的一抱她道：「你是郭碧蓮我是你的朋友，來救你了。」郭碧蓮心想何故這多人要救自己？又何故自己下窰子，舊朋友全來了？她正然不懂？那客人的一張刺蝟嘴，已在她臉上，親了幾下，郭碧蓮祇得由他囉唸一回，笑道：「您是誰呀？我怎麼不認識？」那客人道：「我叫黃覺人，我是第八中學教師，我們在黎煥章那裏，見過兩回，那時你們尚

未結婚，忘了麼？」郭碧蓮想不起來了，那黃覺人見她不應，連連又問，郭碧蓮祇可含糊以應，借一個岔，走出去，到別的房子，週旋一週旋，那別的房子一霎間，也有四五幫客人，有的還提着照像匣子，張羅要給郭碧蓮照像，郭碧蓮嚇得躲出來了，却見那黃覺人的房間內，亂了起來。一個夥計買來一個鏡框，一張虎皮宣紙，一瓶墨汁，一支羊毫筆，拿向屋中去。郭碧蓮道：「這是幹甚麼呀？我的黃先生，」黃覺人裁得那虎皮宣紙，與鏡框大小相同，提筆蘸了墨汁就寫道：「郭女士，我知道你是傷心人！寫一張紙做一紀念，送你挂在房裏，點綴點綴可好？」郭碧蓮不知他要什麼？忙去看時，祇看他寫下去道：「余本道學先生，從不涉足花叢，偶閱報悉隨天下處，有願寶者，世之傷心人也，因往訪焉，及見之，舉止大方，毫無青樓習，報載誠爲不虛，余不覺心傾，世有懸十萬護花鈴，援手拯之，俾佳人得一歸宿者乎？余企望之矣！」黃覺人寫到這裏，把筆一停，拖過郭碧蓮去，笑道：「我寫的這一大篇，你都能看的懂麼？」郭碧蓮道：「我怎麼不懂？」黃覺人道：「是我問錯了！你好歹也是一個報館的編輯，連這一點文章，都看不懂，那還怎麼發稿子？你說說：這是甚麼意思？」郭碧蓮也不答他這問，祇自言自語道：「要想救我也不難！我才使三百元押賬，誰拿出來，我就可以跟誰去竟說空話，辦得了事麼？」黃覺人的臉一紅笑道：「那麼我這是紙上談兵，無補實際，也能，等我湊湊看，如果湊出三百元來，豈不甚好？」郭碧蓮道：「你有媳婦麼？」黃覺人遲了遲一道：「我有沒有媳婦，你何必管？我又不是娶你爲妻，我的目的，無非救你出去。」郭碧蓮聽了，也自無話。那黃覺人在那紙的末端，添上一個「河北一

布衣。一的署名，哼唧讀誦一回，命夥計拿去，挂在她自己房間的牆上，欣然去了。郭碧蓮打起精神，再去各房間，穿梭一回，忽見那小說匠石曉亭，又同一個瘦小臉膛，載着近視鏡的二十來歲的朋友，在那裏說話，他叫道：「碧蓮，我給你介紹，這是舊京報的編輯，袁如何先生」那袁如何已自規規距距的起立，朝郭碧蓮深深鞠下一躬，郭碧蓮幾乎笑了出來。石曉亭又介紹道：「袁先生，這就是我未來的太太了，」袁如何呆着兩隻眼，看一下郭碧蓮，像要吞下她才好的光景，半響笑道：「石先生，這個讓我罷，你已經有了兩個太太，何必貪得無厭呢？我可憐一個還沒有，尚是一個童男子。」說着，眼皮一眨。石曉亭的臉，就紅了道：「如何先生，你不要說笑話！」郭碧蓮其實把這些人，一個也沒有瞧起，坐了一坐，也就出去了，第二天，那袁如何忽一早，鑽了過來道：「順寶，你看，這是舊事新聞呂冷水第二天的稿子，他把你們罵得苦了。」說着遞給她一張報。郭碧蓮看了一眼，也就丟開，那袁如何又遞上一張小報來道：「那呂冷水太以猖狂了！爲你連石曉亭也罵成小說匠，我這裏在舊京報上，扯了一篇淡，還罵他一下，並且，我已經向舊事新聞社長寫信，要求將他的稿件停載，解雇他的職務。」郭碧蓮也看完了。那袁如何忽又笑道：「碧蓮，我爲你出了這大的力量，你怎樣報答我呢？」郭碧蓮笑了一笑，甚麼話也不會說。那袁如何苦笑道：「可憐，我的半世童男，尚不知貢獻給誰？我就將它貢獻給你罷！」說着，他已捱上身來，郭碧蓮道：「那可不行！您是石先生的朋友，我不能應酬。」袁如何說道：「嘿！想不到，你落水不幾天，倒把這裏的規矩，弄得飛熟了！那麼你可知道這裏面，還有割靴子的一說？」郭碧蓮

道：「我不知道！一轉身躲出去了。袁如何見她不識趣，自己坐在屋裏，眼望頂棚楞了一響。那郭碧蓮又走進來了。袁如何仍舊不要臉的，要求郭碧蓮一施恩准，笑道：「我這就好像紅樓夢上的賈寶玉初識雲雨情，你就就好像夢中仙子，可一而不可再，我們祇得糊裏糊塗，當做一場春夢，來這一回罷了！」郭碧蓮道：「那麼我已經向乾媽說了，您拿兩塊來！」袁如何聽了，又一楞道：「拿兩塊甚麼來？」郭碧蓮道：「我乾媽說：頭上脚下，早上仗着人少，一回沒關係！您拿兩塊洋錢呀！」袁如何道：「我當是兩塊磚頭呢？憑我在舊京報，一天銷個兩萬來的，每天一篇文章，這名氣，也夠瞧大半天了！你難道不知？我怎麼也要花錢？」郭碧蓮道：「我們這裏是買賣，有理無理，拿錢來！」袁如何又想不到她把一張嘴，也變成這等伶俐，識錢不識人，再要說時那外邊的夥計大喊一聲道：「各屋的姑娘客人沒醒的快起來，查窩子來了！」袁如何急把眼鏡摘下，垂手起立，郭碧蓮也去打開門帘，立在迎門。那查窩子的軍警，進來院內，各房間外轉了一圈，又結隊而出了。袁如何的眼鏡又戴上了，笑道：「咱們的事怎麼樣？我爲你，出的力量很大，這樣就完了。」郭碧蓮道：「你爲我，出了甚麼力量呢？」袁如何道：「我爲你，把同業的飯鍋，砸了一個咧！」郭碧蓮問他：「甚麼人的飯鍋？袁如何道：「我在報界的勢力，大極了！說一句，大家都聽我的，呂冷水在舊事新聞，我寫去社長一封信，那社長信以爲實，一定把他解雇，豈不是砸了飯碗？」郭碧蓮道：「你說話，有人聽，你若是隨便放屁，還有人聽麼？」袁如何道：「你怎麼罵上我了？」郭碧蓮道：「我們是賣錢的！你割朋友的靴腰，又不拍現錢出來，那就不地道了！」袁

如何道：「我怎見得不地道？你何由知之？」郭碧蓮還想再說，那邊夥計又喊道：「拉帳子，順實的客來了！」郭碧蓮一掀門帘道：「好了，石先生來了。」袁如何急去看時，那邊來的，却是石曉亭，見袁如何也在此，却說道：「你怎會一人跑來？」郭碧蓮道：「他一個來，要上我的盤子，我不能答應。」袁如何急道：「笑話，我是找你來了！」算做岔開，石曉亭對郭碧蓮道：「我這早來，是報告你！你最好早早躲開這裏，你的事鬧大了！」郭碧蓮見石曉亭這兩天，總說是不得了，了不得！就問道：「你說是鬧大了，我又不是一個自由的身體，可又讓我躲到那裏去？」石曉亭道：「呂冷水在舊事新聞，把你的情形，越抖落越厲害，今天各報館，並且接到了一種印刷品，也是爲你。」說着，他去衣兜內一摸，摸出一張洋毛泰紙的石印品，袁如何與郭碧蓮去一看，那紙上所云，無非：反對報界同人，坐視不理，以局外人的資格，希望報界同人，起來救郭碧蓮跳出火坑。末尾并且說幾句：「倘有半點野心，情願雷殛火焚，身受應報。」袁如何笑道：「這就是一個妄人的行爲了！有無野心，又何必形諸筆墨？」郭碧蓮看了道：「你們說，讓我怎樣才對呢？」石曉亭在房中，繞了幾彎道：「呂冷水太可惡了！我非報復他不可！」郭碧蓮道：「袁先生說：他已經給舊事新聞的社長去信，給呂冷水，把飯碗砸了呢！」石曉亭詫道：「如何先生，你能夠砸麼？我昨天把呂冷水担任筆墨報館，一齊寫了匿名信，尚不知效果如何？」袁如何也未敢提及，祇含混支吾過去。說道：「我也不過這樣想：有效無效，也在不知。一他們說着話，外邊忽又一喊：一查鑿子。」有幾名警察，脚步踉蹌，闖了進來。這裏三個人，都吃了一驚！那郭碧蓮的乾媽

胡潘氏，也急忙跑來，問是怎的？那警察拿了一本，戶口簿子，幾張報紙，問道：「這報上所登的，艷陽天下處的姑娘順寶，以及順寶的原名，叫郭碧蓮，是不是真的？」胡潘氏搶答道：「這是假的，不是她。」警察令她退去，隔離開了，又問郭碧蓮道：「你在這兒混事，是出於自己願意？還是被人逼迫，不得自由而出此？郭碧蓮那裏敢違背胡潘氏的命令，祇答道：「我是丈夫窮了！朝人借到一筆錢，助他經營買賣，現在所爲籌還這筆錢，所以暫時在此混事，」警察又向袁如何石曉亭問過，他們都道：「我們是來花錢的，姑娘的出身，一概不知，祇知道是來花錢買樂。」警察此來，也無非交代官事，但願無事不生非，所以就走了，那石曉亭袁如何有此一來，他們曉得這兒成了事非之地，不可久居，坐一坐，毫無結果的，散去了。又過一天，石曉亭廢然跑來道：「碧蓮，我的匿名信，既未發生效力，那袁如何所說：砸了呂冷水的飯碗也是吹牛，舊事新聞胡老夫子，特地爲你，做了一張募捐啓，大家拿到昨晚西城大報的社長宴會上，向報界社長階級，爲你募了一百多元，交去當官，你祇等打官司好了。郭碧蓮聽得這話，一百多元，如是容易，焉能相信？便笑道：「石先生，您別拿我們苦人開玩笑笑了！我簡直的不信」。石曉亭恨不得發誓，以證自己消息之正確。說道：「你不相信，祇得事實來證明就是了！你不要以爲報界無人，有勢力的儘多呢！」郭碧蓮道：「那麼你想；我又應當如何呢？」石曉亭道：「那有甚麼辦法！我是仗着幾份小報吃飯的，那袁如何也是作揖請安，拿稿子去，舊京報白登，盡義務不要錢，也就是舊京報的社長，不花錢使喚活孫子，其實每人報銷不到五百份。我們焉有辦法？」石曉亭說罷，愀然不樂

，那郭碧蓮一聽，如此嚴重，她芳心暗自祈禱上蒼，我可快有出頭之日了！因問道：「石先生，這都是呂冷水等人幹的麼？」石曉亭道：「怎麼不是他一篇文字惹起的！我可恨他寫些不相干的零碎，附帶着罵我一場，我已託附新出稿的二美通信社，發稿子罵他。」郭碧蓮道：「你怎麼罵他呢？」石曉亭道：「我承認我住在這裏了，同時也拉上他，說他化姓爲席，在這兒連住五宵。此外我在山東報上，預備撰一長篇小說罵他！」郭碧蓮道：「你們真是了不得！呂冷水連我手也沒有拉，硬說他住我？豈不喪了良心？」石曉亭尚未回答，那胡潘氏忽進來。看見又是石曉亭在此，她便一皺眉頭道：「順寶，今天是去驗察所日子，你不要瞎聊天，快收拾跟我去檢察罷，」郭碧蓮應了，胡潘氏又瞧瞧石曉亭：一言未發，又出去了，石曉亭道：「這年頭，還有甚麼天良不天良？我還楞說他的文字卑劣呢。」郭碧蓮沒有理他，收拾齊整，跟胡潘氏去檢察了回來，那石曉亭還在坐候，郭碧蓮坐下來，搖搖頭道：「我也知道，我的事快鬧大了，今天出去，全注意我，並且有人拿着反光鏡，硬要照我的像，幸虧我躲開了。一面石曉亭也別無他言，默坐一會去了。郭碧蓮送往迎來，推到當日的夜晚，那艷陽天下處的門外，業已站了一名警察，彷彿給這裏，加上一崗，艷陽天下處由掌櫃，以至夥友，完全都慌了。打聽端的，那警察，也不說來由，祇道：「我由區上，派到這裏來的，因爲你們順寶，買賣太好，怕有人吃醋爭風，我來彈壓一切的。」大家聽得疑信參半，胡潘氏的眉頭，也更皺緊了幾分，不過，那郭碧蓮的買賣，依然特別的發達，這晚，東一屋，西一屋，盡是她的客人。周旋不絕，應酬不盡，並且還有一幫，衣帽楚楚的客人，是坐了汽

車來的，尤爲艷陽天門外增光不少，可是第二天，各大小報上，業已普遍登載。艷陽天下處的大門坎，幾爲賣報小販的腿腳踏穿，滿耳皆是：「看新聞，看看艷陽天順實的新聞！登了報咧！」北京幾份三大張的報紙，一齊登載，連那小型報紙的首席，出人頭地，風行全國的模範報，也整社會新聞版，都爲此項新聞佔據了。這天，慕名而來，踵門叩訪的客人，越發的多起來了。郭碧蓮從上午十點多鐘，一直忙起來，耗到下午一點來鐘，是吃午飯的時候了，略爲清閒，那胡潘氏見郭碧蓮生意日益興隆，又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便道：「今天你挂的新聞界客人，又不少罷？」郭碧蓮道：「我也不知道呀！他們今天報上，口口聲聲，全說：看見我在這裏，怎樣見客？怎樣低訴苦情？一若實有其事，可是，我在當時，也不知道誰是新聞記者，只知道我的客人太多了！誰曉得我忙了一天，多半都招待了新聞界？」胡潘氏事已如此，只有嘆口氣，聽命由天了。下午三四點鐘，艷陽天下處，又裏裏外外，熱鬧起來。那黃覺人先跑來，責問郭碧蓮不該去漏消息，爲新聞紙作材料，這等擴大宣傳，恐怕惹出事端，他爲郭碧蓮籌措贖身款項，已有眉目，不要功虧一簣才是，郭碧蓮道：「我攔不住報紙的高興！你若非看報，也不知我在此呀。」黃覺人，默默無語，悽悽惶惶的去了，那袁如何也一頭跑來道：「順寶喲！你可知道，你此時業已魚游釜中，肉在俎上了？門口的一名警察，就是警視廳的命令，前來監視你的，怕你乾媽心虛胆怯，把你隱藏起來。眼看要傳你來了，還不允許我麼？」郭碧蓮賭氣不睬，那袁如何涎險，纏着不依，索性長跪不起。郭碧蓮回身走出去，袁如何隨後也追出來，他在院裏，纏着郭碧蓮，越不放鬆，惹得夥計老媽齊

來問訊，郭碧蓮道：「這小子不地道！他是石先生的朋友，硬要割靴腰子，我不聽，他還硬要上弓」。那夥計老媽們看郭碧蓮這幾日生意大佳，他們連帶沾光不少，所以也都理直氣壯起來，大家喊一聲：「這小子不地道！敢來胡偷亂摸，打他出去。一袁如何尚自沒有理會，不料那三等下處，是最下流的，打架鬧毆，何日無有？夥計老媽俱是亡命徒，他們轟他不聽，就要動武。大家一擁上前，嚇得袁如何銜枚疾走，脚底揩油，饒是鬼子腿，跑的快，身上還捱了幾拳，也祇好自認晦氣，回家息養了。這裏艷陽天當晚，就又走來幾名警察，由區官率領，進門胸有成竹，不問青紅皂白，連郭碧蓮帶她的乾媽等人，幾根法繩一拴。俱都帶向警視廳去了。那警視廳的廳長徐如水，是和報界諸君子，素有聯絡的他又是一個出名的好好先生，所以這件事，辦的很脆：郭碧蓮到得警視廳，情知這就是法門寺舊戲內，所謂講公理的所在，便不加客氣，到那收發處，書記警問她一共使多少壓賬？郭碧蓮就實話實說，自己的壓賬，是三百元錢。隨着又要訴說，自己身入烟花的經過，那書記警攔住她了道：「且慢！現在還不到講理的時候，等會過堂，你有甚麼，都可以說，這兒是講理的，不必害怕！」又問到那胡潘氏一班人，他們祇有頓足，嘆氣。警察帶他們去候審室，隔離彼此，耗到深夜，那外邊一聲招呼，警察帶着郭碧蓮穿到後邊正房。祇見電燈光下，站着兩名警察，上邊公案座，坐的是一個身穿長袍，眼戴近視鏡的白面青年，下邊還有幾個書記，郭碧蓮站在下面，看了這番情況，想起自己的身世，不由哭了。那青年承審員問她的姓名籍貫住址以後，就先安撫道：「郭碧蓮你不必啼哭，你到今天的地步，或也不是出於本心的情願！這裏是準

許隨便說話的！你有甚麼委屈，儘管訴說上來。」郭碧蓮即將自己這二年來的歷史，學說一回。那承審員究來究去，就不由的究到蔣鐵成的身上。他一聽這蔣鐵成三字，微微一頓，旋即問道：「你的墮落的根由，莫非想把你本身弱點拋開，甚麼意志薄弱的罪過，全不担負，一齊放在蔣鐵成的身上麼？」郭碧蓮泣道：「我現在就恨的是他！我的墮落，抽白面，全是由石頭報，學出來的！」承審員點了一點頭，關於這上面，却未往下詳問，僅反覆追究她最近半年來的生活。又道：「事情是已經明白了！一件平常的小事，不過，你以前，在報館，幹過兩天編輯，給報紙嚷嚷的，名望太大了。至於那胡潘氏各人，他們自然說：你願意如此。一郭碧蓮道：「我們女人，也是人生父母養的，誰願意一天拉十個上下的舖，當這審娘？」說到這裏，她想到這多少天，給人的摧殘蹂躪，她嗚的又哭，承審員問過她應有文章，官事交代過去，當然命她下去，那時，差不多天亮了，這承審員夜班畢，也該回家。他踱出警視廳，站在電車站，意思要憑自己徽章，白坐一趟電車回去，忽然，身後有人叫道：「宮先生，久違了！」這位承審員宮先生一回頭，却見站在自己身後的，不是別人，就是那郭碧蓮夜來供出的蔣鐵成，他一手脫帽，一手上來就和宮先生握手道：「好早，雅齋，幸虧遇上你了。」這承審員名字，就做宮雅齋，他和蔣鐵成本來是熟朋友，不過最近一二年，未能常常的見面接連罷了！便笑道：「蔣先生，你好？我沒有想到碰上你，你找我麼？」蔣鐵成看了一看這裏電車站，並無多少人等車，清晨的光景，異常冷靜！就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好，承問，我現在正是找你，你可曾看見今天的報紙？」宮雅齋是一個聰明人，如不知道蔣

鐵城的事？他夜來還極力，替他開脫來，但表面上，不給他說明，尚不忍公然挑破，笑道：「我忙了一夜，剛值完夜班出來，這樣早，看報除非去一趟永興寺。蔣鐵成道：「你夜來值班就好，那麼，這裏有幾份報紙，你且看一看。」說着，他拿出幾份新摺疊起來的報紙，遞給他看。宮雅齋一看，那報紙摺在外面的，完全是社會新聞版。版面的第一條大新聞，幾篇一律，全都以郭碧蓮的新聞爲首欄，競奇爭勝，各報完全是特訊。所寫就是郭碧蓮爲人告發，老鴛被傳的經過，詳詳細細，非常的週全。看了道：「這新聞我知道，這股差使，昨夜解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們的消息，很是靈敏！事情的發生，業已夜半，難得今天一早，就能夠見報，北京的報紙，進步的真快！」蔣鐵成道：「豈祇如此，這裏還有難言之隱呢！」宮雅齋摺起報紙，遞與他道：「有甚麼難言之隱？我倒不曉得。」蔣鐵成指那報紙道：「宮先生，現在這報紙都以刊登這新聞爲時髦，不登這新聞爲落伍了！因此，那頭一家擴大刊登的舊事新聞的對頭，新事新聞，他們現在也不能不刊登了。」宮雅齋哦了一聲。蔣鐵成又道：「就是這新事新聞起初，還懷有成見，不登這新聞，後來，社長問下來，外勤記者受了埋怨，他們不能不登了；可是，他們今天，竟然毫不客氣，將我的名子，整個的，披顯出來，這個於我的影響太大了！我真是欲哭無淚！」宮雅齋見他坦然自承，也並不詫怪，祇是態度冷靜着，聽着他說。蔣鐵成繼續又道：「這都是舊新聞呂冷水，一大篇稿子闕起來的，不過他並未寫明我的姓名，祇將我以前和郭碧蓮之事，略略一提罷了！當然，我以前做的事，現在不能不後悔？我也未料今天索性舊事重提了呢？」宮雅齋道：「那麼你承認以前，你和郭碧蓮，是

實有其事了？」蔣鐵成道：「自然，我是一個男人，甚麼事承認不得？我現在因為這事，很着急。」宮雅齋道：「你和呂冷水究竟有甚麼仇恨？惹得他對於你，如此不客氣！」蔣鐵成道：「我相信我向來不對不起人的事，和他尤無瓜葛！」宮雅齋道：「你既是不會對不起他，他為甚麼牽涉你，如此之厲害？」蔣鐵成道：「我祇算是一個無謂的被犧牲者罷了？呂冷水又不曾打算過去未來，他焉知鬧成今日！那新事新聞的外勤記者，因為受到社長的處分，他發表我的真名，乃是賭氣一。宮雅齋道：「過去的，我們現在不談了，我們且談談現在和將來，你今天找我，是因為甚麼呢？」蔣鐵成道：「我的意思，是來向你打聽，那郭碧蓮一行人，解到警視廳，他們的共狀怎樣？所以我一聽說：昨夜值夜班的是你，我很是喜歡！」宮雅齋道：「那就是了！」說罷，停了一停，又笑了笑道：「我還以為你也是來找熟人，探訪新聞回去來一段本報特訊呢？」蔣鐵成一給他打趣，幾乎掉下眼淚來道：「豈有此理，你也來打趣我了！我昨天晚上，就奉到今朝報命令，令我另尋高就！我現在一家大小生活皆成問題，寫稿子也無處發表了。」宮雅齋本是一個世家公子出身，聽了蔣鐵成的情況，不勝淒然。說道：「老蔣，我現在告訴你，你的來意，我不是糊塗蟲，已經知道了，我現在開脫，是無法開脫，祇有其狀上面，為你減輕一點，那郭碧蓮昨夜念念不忘，業已攀出你來了，這案子實在是由我值班審問的。」蔣鐵成聽得心坎裏，都是驚懼的，連忙深深一躬身道：「還是我的三哥，別人是不可。我早料到這件事，非求你幫忙不可，總算我的眼睛沒有瞎，那麼你那邊事情，由你担負一點責任，我這邊的事情，你看應當如何？這也就是說：有無危

險？」宮雅齋道：「怎麼沒有危險？我的力量，若是到了達不到的時候，也是沒有法子，自然，你也就危險了！現在沒別的說，你最好離開家裏，離開此地，而跑到天津，或者上海等處爲妙，等到此事稍微的沉下去了，你再回來不遲，現在你是非常的危險呢！」蔣鐵成曉得這位宮雅齋所說不虛，他既說危險，當然危險，何況又聽那郭碧蓮業已翻起舊賬，又勾起自己來了，於是決定道：「你說的有理，我去一趟天津，也可以尋一個地方躲一躲，過些天，我再回去！只不過……」，說到這裏，蔣鐵成的喉嚨一打結巴，底下的言語，說也說不出。宮雅齋道：「老弟，你不用說，我也明白，你素日的景況，瞞不得我三哥，三哥恰巧這幾天剛領到的薪水，手裏倒還鬆動，患動之時，正是瞧朋友義氣的時候，你去天津，兩塊多錢路費足用了，我送你五塊錢，作爲盤費。你不要嫌少，要曉得你的三哥，也不是從前的三哥了。」蔣鐵成道：「我知道，你就不必說了，咱們二位，誰瞞得了誰？這事情，多仗你幫忙，我也不言感謝，日後有機會，定然報答，現在我只得先走了。」說畢，滿想着宮雅齋，當時可以拿出錢來，那宮雅齋却又神色不動的，問道：「那麼，你幾時走呢？」蔣鐵成想了一想，說道：「我這還有甚麼可以耽擱？今天下午，卽刻就起程了，」宮雅齋道：「好，你說一個時間出來，我準時候，去東車站找你你在置棚內等我，我們是不見不散。」蔣鐵成一想也好，這也許是他，當時腰包中不便。或是不放心自己的說話。於是應道：「我坐四點二十分的五次車。去天津了！我們在四點以前。在東車站內。一准見面就是了。」宮雅齋道：「你現在又往那裏去呢？」蔣鐵成道：「我去安頓一下家中。我去。自然。也不能不令她們知

道：「知道不是？」宮雅齋點了點頭。說話間。那電車已過去幾輛。他抓一輛上去走了。蔣鐵成向車上。揚一揚手。和他分別。急往回路走來。走不出前門。却見迎頭跑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隻大紙包。也在電車站候車。這個人瘦小身軀。白淨面孔。蔣鐵成認識。是今朝報的同事。名叫關寫實。那關寫實也看見。蔣鐵成走了來。連忙叫住他。問他意欲何往？蔣鐵成不願意見他，給他叫住，出於無奈，焉能告他實情？就笑道：「我隨便去，找一個朋友，沒甚麼事，你到那裏去？」關寫實笑着，一指手裏大紙包，說道：「我這裏預備成功——一個大牌位，上邊寫了幾個，我所佩服的人，想要送到同星廟去。」蔣鐵成聽了不懂。關寫實也不等他問，自動的，把那紙包打開來，果然是一隻老大的木牌位，上面糊了一層紙，寫了一連不下十幾個人名字。那名字雖然不一定每個都認識，却又一個個很熟，因是幾位大小報紙，社長階級的姓名，並沒有其他的人物。蔣鐵成道：「寫實先生，你這是甚麼意思？這些人與你有何關係？要你如此供奉？」關寫實笑道：「我這就是事前，宣佈的的誓願了！你在那大東報上，不是連篇累牘，寫過一大段，關於郭碧蓮事件的辯駁麼？他難道沒有看見。我因為郭碧蓮的事件，我發下一種天大的誓願呢！」蔣鐵成道：「那邊提得？大東報每日行銷，一百份，不過幾個自己人，在那裏敷衍對付，我寫的一篇辯駁，並未發生任何影響，你的誓願，我自然也是莫名其妙了！」關寫實道：「你不知道，就不怪你，我本來曾經發過洪誓天願，如有人救郭碧蓮出了火炕，情願把救她的先生們。不論張三李四，熟魏生張，一齊供設到我們的祖先祠堂後和我們的祖宗，同享早晚一爐香，晨昏三叩首的平等待遇！若干報紙，

也給我披露了，我既說了，就不能不照辦，現在郭碧蓮已出火炕，特意的，備妥這隻牌位，送到同星廟去。蔣鐵成聽罷，關寫實的供誓大願，好生可笑，他急於回家安慰家小，本無心如此。可是又不禁問道：「同星廟不過是一個殘破的廟宇。給送報的報夫，做一個聚會的中心地罷了，它並不是你們的祖先堂，你爲何把牌位，供奉在那裏？這就不對了！」關寫實道：「你那裏知道？我說着當時好聽，我也沒有想到，郭碧蓮到了三等下處內，還有救出來的可能，所以發了洪誓大願，報紙上一登，又出了相當的風頭，實在的說起來，我家四壁蕭條，並無長物，那有祖宗堂之設備？故爾不得不變通一點，擺到同星廟去，也就得啦！」蔣鐵成一聽，情知此公是一個綽號精神病者，這當然又是一種妄人的舉動，不過由此可見，這件事清目的人太多了，自己仍是急速走之爲妙。連忙推說道：「你的誠意令人可佩！祇不過我已失業了，現要四方活動，我們各行其是罷。」和他分別，一路駛回家中，安排自己的前途。那蔣鐵成的母親蔣太太，自從知道兒子外邊的事情發生了，職業丟掉了，就已一絲半氣，病倒在床頭，那老婆在床下，伺候藥湯杯罐，那裏能夠輕鬆責任？看見他回來，便問道：「你怎麼今天倒喜歡起來了？方才聽說：報上又有你的名字呢。」蔣鐵成怎敢告訴她們實情？急湊到母親的床前，摸摸蔣太太的頭，燒的滾燙的炙手，他就叫道：「媽！您不用發愁了！我在天津公言大報，業已找到一職業，他們聘我總編輯，令我今天下午就去，那邊的薪水，至少也要每月二百，您聽，這好不好呢？一蔣太太的病，其實也無非窮怕了，聽見蔣鐵成的一陣吹牛，她已醒轉過來，出了一身的痛快汗！微呻着道：「你說的是實話麼？我也想：

你的桃花運，都過去了，現在應當走步午運了！也許你從今天就要改頭換面，振作一番了！這是誰給你介紹的，你可不要望掉人家，一蔣鐵成又胡亂譏了一篇話，連那老婆也信以為實。當日的一頓午飯，吃的痛快淋漓，老太太老病身軀，居然也坐起來，呷了一碗小米粥，蔣鐵成耗到下午，又扯篇謊言，推詞自己即刻起程，領到薪水，立時匯來，以供家用，一家大小四口，灑淚而別，蔣鐵成跑到東車站來，那天還早，東車站的大鐘，剛剛指到三點一刻，宮雅齋當然還不會起來，蔣鐵成一進車站，看那大玻璃罩棚下售票處，禁門深鎖，肅靜無嘩，尚不會開窗售票，那長椅上，堆着不少的行囊包裹，坐着不少候車客人，男男女女，擄籠背包非常的熱鬧。蔣鐵成看到人家，行李之豐，行色之壯最低限度，出門行路的人，也有一隻手提箱，一條毛毯，再返顧到自己的，孑然一身，餘無長物，不由嘆息着，幾致當場，悽然落淚，他本是地道北京人，自幼未常出過遠門，天津也僅是，去過有數的，僅僅之五次。這一回天津去的，特別的狼狽不堪，臨行秘密，祇有宮雅齋一人知曉！他看見自己頹行悽清狀況，可就想起以前的作爲，說不出的二百四十分的後悔！那車站的偵緝隊人員是多的，因為蔣鐵成主編過社會新聞，也認識幾個人，過來招呼道：「蔣先生，你一個人到那裏去？」並且有的還另外獻呈着一種輕蔑的笑，那意思險些要問他：郭碧蓮好不好？蔣鐵成祇答他們：等一個朋友，送一送行。看那幾個偵探，都守着自己不去，宮雅齋又不來，他真想想這莫非是撒下天羅地網，監視自己行動？鐘到快四點了，忽見車站急急跑進一名警察來。蔣鐵成吃了一驚！祇見那警察走得氣敗壞，不住作喘，睜着兩隻光閃灼灼的大眼睛，跑進

這大罩棚，東西一路亂瞧。那幾個偵探已迎頭趕了上去。蔣鐵成見這來路不好，他不敢上前，祇有躲去一旁，光着兩隻眼睛，看他們的端的。却見那警察和偵探，交頭接耳，啾啾咕咕，言未數語，偵探忽將手朝自己身上一指，大聲說了幾句道：「蔣鐵成好辦！這還不容易！那邊站的一個白淨臉的就是了，」蔣鐵成聽得清楚，這警察真是來偵察自己的了，他當時，神魂險些出殼，拔步便走，這時候，真有生死存亡。迫在眉睫的模樣，他一溜，就溜出了東車站，後邊的警察偵探，也追了出來，大家亂叫着道：蔣鐵成一蔣先生，蔣先生，不要走，快請回來，你上那兒？」蔣鐵成聽了，越發不敢回頭，裝做未曾聽着，上了停車處的一輛洋車，揮手就讓他走，洋車夫偏是問他去那裏？蔣鐵成急得冒火，兩腳亂頓道：「你快走，不用問，進前門，鑽進東交民巷就得了。」那洋車夫偏又脫大衣，捲或一個團，要放在蔣鐵成的脚下，一路擺架子，蔣鐵成實在急不過，祇得跳了下來，那幾個偵探警察，已一窩蜂跑上來了。有的笑道：「蔣先生，熱人不用費事，打官司罷！」蔣鐵成見此情況，真箇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他素知這些位偵探先生，都是鐵面無私的，沒有事，平常是朋友，有了事，就老實不客氣的，打起官話來了。祇得強自掙扎道：「諸位，都是我的老朋友，實在不知我犯了甚麼法？我去就是。」那幾個偵探有的，還拿他吓嚇道：「你幹的事，你莫非忘了？還用我們說？別收起明白，假裝甚麼糊塗罷！」又有一個面軟的，看見蔣鐵成的一張臉，白了又紅，紅了又白的驚駭可笑。他就笑道：「得了！別吓嚇他了！告訴你，蔣先生，這是拿你開玩笑呢。」蔣鐵成站在他們的面前，也不知究竟，祇是乍着胆子道：「諸位用我。」

我幫諸位這個忙兒！誰教大家是朋友！」說這話的時候，他的嗓音都顫索索的，不成聲調。那偵探笑着，一拍蔣鐵成的肩膀，哈哈的道：「沒有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你變顏變色的，太不吃嚇了！給你這火車票罷。」說罷，他從那警察的手裏，拿過一張洋宣紙的印刷品，塞了給他。那警察也笑道：「您是蔣先生？若不是這幾位弟兄看見，告訴我了，我還真不容易找見，原來您和這幾位弟兄，都是熟人，這票是火車免票，警視廳的宮先生，因臨時發生案件，不能自己來了，教我送來的！」蔣鐵成一聽，却原來不是逮捕自己歸案，乃是宮雅齋不能親臨，給自已送甚麼免票來了。他說不上不信，又說不上不疑，連忙拿那印刷品一看，果是一張軍用的，便衣平津免票，他不由笑了道：「宮先生派你來的？那麼，你們多有辛苦了。」那警察立正挺身，非常恭敬的答道：「是的宮先生，昨夜他值的是夜班，所以他們打算睡完一覺，親自到車站，來送蔣先生。現在臨時發生特別案件，他又給聽長叫回來了，不能分身，才教我送來，他很抱歉！另外，這裏還有五塊錢，是送您墊補着花的。」說到其間，又掏出五元鈔票，交付蔣鐵成，然後舉手及額，行了一禮，他轉身回去，再向那幾個偵探作別，揚長去了，蔣鐵成祇有答應稱謝，收起那免票鈔票來，那幾個偵探見蔣鐵成又是免票，他們笑道：「蔣先生，得了，沒別的說，請你快上車，時間不早，火車要開了。」蔣鐵成給他們一路惡作劇，吃驚不小，他這時別無言語，祇有向他們苦笑，以示自己是知道他們的厲害了，那偵探倒護送他去車上，才和他分手，祝他一路平安去了，蔣鐵成上車不久，車已開動，客人也不甚擁擠。祇是一過永定門，查票的過來，一看道：「這免票不行，不能用。」

蔣鐵成以爲這免票，既是宮雅齋交來的，還有甚麼不合用？他聽了一驚道：「這就是平津的便衣免票，日期一些也沒有過，怎麼不能用？」那查票的把那免票原物擲還給他，一面又去查別人的票，說道：「這是五次車，免票在這車上不能通用。」這話說完，已有另一個茶房過來站立他的身旁，伸出一隻手來。說道：「先生免票不能用，請補一張票好了！兩塊三角大洋。」蔣鐵成一聽，這是勒逼自己花錢的意思，他不由着急道：「我的免票，又不是假的，爲甚麼不准通用？五次車，我早就知道了。」那查票的查過幾排座位去，聽見他在這裏嘮叨就扭回頭來，衝那茶房吩咐道：「讓他拿錢出來補票！他若不拿錢，不用費話，把他帶去公事房便了。」那茶房聽了，唯唯答應，又伸手向他要錢補票道：「你聽見了麼？這不罪你，就是好的！你若不出錢，跟我到公事房回話。」蔣鐵成其實腰中尚有五元贈金，也是出於宮雅齋之手，不過他想：這免票如不能用，那麼要自己現款，實在太肚疼了！自己這時候離鄉背井，正是一個錢當兩個錢之用的當兒，能少花一個是一個，便又問道：「那麼我這免票既不能用，豈不等於廢紙了？我實在不懂。」那茶房聽他不肯出錢，他就不容分說，伸手去揪他的肩膀令他去公事房回話。旁邊有的乘客，明白大意，他就向那茶房道：「你何必如此費事？你把章程講給他聽一聽，他自然就懂得了！」那茶房仍是不聽，讓蔣鐵成一定要去公事房回話。別的乘客看不服氣了，有的索性過去，抬手將那茶房的手扯開，推了開去，一邊向蔣鐵成道：「你這先生大約不常出門，不大懂火車上的規矩。你聽我說：你的免票，是可用的，不過這趟火車上不能用罷了！這是五次車，和平浦車一樣，六親不認。」蔣鐵成這

才明白了，宮雅齋的好意，倒惹得自己在此麻煩。他便問道：「那我應當怎樣才對？讓我把免票扯了，又怪可惜！又不能用。」茶房從老遠的，伸出一隻手來道：「你就拿出錢來，補一補票，不就完了麼？」那乘客又把他叱退了，然後又很熱心的指着蔣鐵成道：「這位先生，你不用聽他的，我有主意，你如一下補票，坐到天津，這免票就無用了！倘若你不急於去天津，耽擱幾點鐘，沒有關係，那你可以補一張去豐台的票，到丰台，你就下來，再等晚上午九點來鐘大通車，你坐上去，就能用這免票了，這樣也無非損失幾毛錢罷了。」蔣鐵成這時候成了失羣的綿羊，舉目無親，不知聽誰的好？連忙笑道：「謝謝你先生的指教，不過我到丰台，下車倒車，那他們若不允許呢？」那乘客們都笑起來了道：「這先生太誠實了！你簡直連鄉下人還不如，鐵路是買賣，怎麼不允許呢？」那茶房又走過來道：「沒有功夫了！你倒是往那裏去？拿出錢來！」蔣鐵成一想，到丰台倒車的好，所花無非有數的幾個錢，若是一直補到天津，這免票可就無用，花的錢也就多了，連忙摸出鈔票來，笑道：「我不到天津了，我決定到丰台去，看看花兒也好。」茶房不再睬理，拿了他的鈔票去了，那乘客中有的人，已和他說了話，便問他此次去天津，有何貴幹？府上是那裏的？以及姓甚名誰？蔣鐵成不敢和他們多說話，祇模模糊糊，隨便答他們一個假姓名告訴他們，自己是個大學生，世居北京，此去天津，乃是探望親戚，望大家多關照。那乘客們又紛紛說道：「不敢當！彼此一家人，出外何處不交朋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你有不明白的，祇管問我們打聽，我們定必竭誠相告，蔣鐵成一聽，大家如此熱心，自己又何樂而不打聽打聽，就問他們道：「謝謝

你們各位！天津頂便宜的旅館，是那一家？我領教領教。」那乘客們見他一開口，就來打聽旅館，這又是出於意料了，連忙笑道：「這先生說笑話了！你去天津，既是探望親戚，何不一直去親戚家住了？親戚家難道不在車站上派人接你麼，你打聽旅館，旅館裏住，那是何等的不便當？花錢不舒服。」蔣鐵成聽得可笑，自己扯謊，也扯不圓滑，前後矛盾了，連忙也笑道：「你們各位有所不知，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這因為我親戚家是一家大戶，底下人太多，住起來別的不說，單這臨走的開賞就不是小事，所以我為經濟起見，寧可客氣，住旅館了。」乘客們有的道：「你老住旅館，大約也不能多花錢，這原故不就是為了省錢，才住旅館麼？天津的法租界交通，惠中，國民幾家大飯店，房間起碼一天，也要一塊五，加一小費，夥計小賬，更不必說，連吃飯，一個人一天沒有三塊來錢過不去，我看你老先生還是住中國地好。」蔣鐵成問他中國地如何？乘客道：「中國地好辦多了，一天一個人住在那小客棧，設備比較簡單多了，一天祇要一毛多錢，兩毛錢的，算不了一回事，中國地吃飯也比租界便宜多了。不過你要新車站下車，不要等到了老車站，那就了不得，老車站離租界近，竟是天旅館。」蔣鐵成見這乘客說的，確有見地，自己知道。租界內的旅館，價都很貴，住下去不甚合宜。並且自己此去天津，漫無目的，祇是圖避一時風頭，空有幾位朋友，也要慢慢的找尋；姑且旅館暫居，好有個着落，想得決定了！就笑一笑道：「諸位說的都對！我決定在新車站下車，住在中國地小旅館！謝謝你們的指教。」那乘客自又遜謝一番，火車眼看快到豐台了，茶房補了他的票來，另有找回來的鈔票，也都點交清楚。蔣鐵成等那火車停了

，卽和乘客們作別，跳下這五次車來。那豐台車站上叫賣點心花果的小販，非常之多。蔣鐵成買得一毛錢的白煮雞蛋，小販另饒他兩個小紙包的鹽花，又買得幾個燒餅，白煮雞蛋，剝開粘着鹽花，夾起燒餅來一吃，一頓晚飯，就算交代過去了，那下一班的火車來了，蔣鐵成問明是普通大通車。忙又跳了上來？這一回學得乖了，不碰硬釘子，上來將免票給茶房看一看問他可否用？茶房連聲說行，蔣鐵成的心，放下了，吃吃得飽了，渴又犯起來，不得不要了一壺茶喝，這火車每逢大站必停，及至來到天津數站，天已午夜了，那旅館接客的茶房，「太安棧平安棧。一喊遍車下。蔣鐵成一無行李，二無同伴，孤孤單單的，跳下車去。那茶房是專揀鄉愚抓的，看他不是生意經，却不來睬理。蔣鐵成祇得叫道：「那是平安棧？我就住在平安棧了？」那茶房們喊遍車下見沒有別的人可招呼，才懶洋洋，過來了一個。問道：「先生，一個人麼？你車上有幾件行李，我搬了下來。」蔣鐵成答以孤身一人，並無行李，那茶房翻翻眼皮，看了看他，說道：「沒有行李，那麼，就跟我去罷！」蔣鐵成便跟他，繞出了車站，這平安棧還好，祇在一出站不遠，也不用接客車輛，幾步路就走到了。茶房引他進一個房間，那房間裏設備，異常單簡，尤其奇怪的，便是其中設有兩副舖板，一副舖板上，已有一個人佔據了，在那裏理他的行李，蔣鐵成看了，就是一楞道：「這裏已經有人了！你們引了我來做甚？」茶房見他外行，忙笑道：「是兩個人住的，一個人佔半間房。」蔣鐵成於是知道，這裏差不多是小店的性質了！問他幾毛錢呢？茶房道：「這便宜，一個人一夜，祇要兩毛錢！再要便宜的，還有，三個人，四個人，夥住一間屋子，那要一人一毛來

錢了。」蔣鐵成祇得住下了。那邊的客人洋洋不睬，把着一把茶壺，却嘴對嘴，吹喇叭噓。欲知後事，請閱下回。

第六回 白髮大淒涼 瑤池飲恨 紅顏何憔悴 禁苑生愁

且說：蔣鐵成貿然之間，祇圖省錢，住在這天津新車站不遠的平安客棧。行裝自何可卸，征塵也未滌洗，却見與自己同室居住的那位客人，把着一把茶壺，嘴對着嘴，祇顧吹喇叭噓，蔣鐵成以為這房子，是兩人夥住，這茶壺，也是兩人合用了。連忙拿起一隻茶杯，渴極不顧髒淨。過去招呼道：「這位先生貴姓？同住一屋，請你多加關照。我剛進門，口渴極了。」說時，他的手去，要提起那茶壺來倒茶，那客人却把手往茶壺上一按，那茶壺動不得分毫，瞬間兩隻怪眼，歪着仰起他的一顆頭。說道：「甚麼？這茶是我一個人的，你噓，朝茶房去要哇！我沏的是一毛錢正興德的好葉子呢！」蔣鐵成一開口，便惹來一個迎頭砲，祇得罷了，笑道：「我不知道這裏的規矩，新來乍到，請你多包涵罷。」那客人氣哼哼的，一轉頭，不聲不響，任甚麼也不說，更連他正眼也不睬了。蔣鐵成想叫茶房，一看這屋裏，並無電鈴，祇好親自出去喚了茶房來，令他沏一壺好茶來，那茶房笑道：「蔣先生，你要龍井？是要香片？兩樣全是二毛錢一壺。」蔣鐵成一聽，往旅館沏茶，還格外要錢，這真是聞所未聞了。連忙問道：「沏茶還額外要錢麼？這真是笑話了！」那茶房把臉一板說道：「怎麼是笑話呢？煤火，白水，茶葉，甚麼不是錢？爲甚麼不要錢？你老出門，還在乎這小意思？」蔣鐵成聽道真是要錢，始曉得那客人原來是自己花錢沏的茶，自難怪他吝不肯與了，和茶房斟問

一下，祇可勉強要來壺白開水。這白開水，據說；是與茶的價值減半，祇收一角洋。並且儘管續水，可管一個人的夠。蔣鐵成噓了一氣，那天已過十二點了，茶房拿來店簿，令他填寫姓名，那客人業已自己鋪開被褥，安排就寢了，蔣鐵成見自己那邊床鋪尚是光溜溜的，兩條鋪板。便吩咐那茶房道：「茶房，天晚了，我也不出去，該睡覺了，你拿被褥來。」那茶房聽要被褥，却不慌不忙的，笑道：「你老要三毛錢的，要二毛錢的呢？」蔣鐵成見茶房提出價值，這自然又要格外花錢了，他非常詫異道：「怎麼鋪一床被褥，也要花錢麼？這也就出乎情理之外了。」那茶房道：「這是規矩！你老常出門，還不懂這個三毛錢是八九成新的。乾淨極了！二毛錢的可就四五成新的。」蔣鐵成情知自己是上當！貪便宜，住在這小旅館內，原來動不動就是錢！這時候半夜了，又有甚麼方法，祇有任其宰割，明日早行，於是忍痛，要床二毛錢的被褥。那茶房拿來了，是一條靛紫色的布面大厚被子，放在床上，可以直立，非常挺硬。那褥子也拿來了，是一條紅布面的，鋪在那鋪板上，裏子當然向上，已見黃一塊，白一塊，紅一塊，那當然是前人鋪過，遺上的尿痕，和拈死的臭蟲虱子血了，蔣鐵成雖然窮，可是尚鋪蓋不慣這樣舊髒被褥！便問道：「這被褥，能不能換一換呢？有乾淨一點的褥子沒有？」那茶房手托着腮幫，好像已在意中的，回答道：有，有，你老要十成新的都有！比這個新一點的，八九成新，三毛錢，十成新的到是四毛錢。」茶房一口氣，流水一般，說完了，又問道：「蔣先生，你老要十成新的？還是八九成新的呢？」蔣鐵成聽得這各種類，這樣價錢，心想自己住一夜，才需店錢多少？爲甚麼要花若干錢，賃用被褥？這個就已

可以了，便揮手道：「你去罷！我好在住一夜，或者就要搬去朋友家，將就一夜，又有何妨？」那茶房却又不能揮手即去，招手即來，他祇是立着不動的，笑道：「蔣先生，借幾個錢罷！你老沒有行李，住一夜，明天早起，也好算賬。」蔣鐵成這倒曉得，是旅館的規矩，不帶行李，當然先繳店費，當時取出零錢，給一塊錢，打發他走了，那邊的客人，業已坐在床沿，往下脫着鞋襪。蔣鐵成一想，人家已經要睡覺了，自己何必耗着？不如取一致行動。爲是，而且天已不早了，於是也低着一脫鞋襪，焉知頭一低，鼻孔朝下一吸氣，突然聞見了，原來那客人一脫鞋襪，這房間裏馬上敢佈出一種比阿莫尼亞，還難聞的臭氣來。蔣鐵成不提的一口，吸了一個肺部充斥，鼻孔發麻，不知不覺的，已打了一個大嚏噴，險些兒，連隔夜飯嘔將出來。祇得喘息幾口，勉強忍住了，那臭氣，當不住一口一口的進是真向鼻孔內進攻前來，無法防禦，蔣鐵成着實來於萬般無奈了。他想自己倒霉，和一位害腳氣的人，同居一家，好在祇是一夜罷了！祇有快快睡覺被了一蒙頭，大事可了，趕緊脫衣抖被，將頭一蒙，却不料被子的上部，也已沾滿前人的遺垢，這蓋上身來，油泥氣味觸鼻欲嘔！較之那客人害腳氣的味道，誠然有過之，而無不及。蔣鐵成吸着這五香雜味，真正啼笑皆非，起來不是，躺下不是。那客人真的蒙被就寢了，床底下忽然又異軍突起，不知由何處，鑽來無數。小臭蟲，往臂彎腿彎裏，紛紛亂鑽亂拱，祇弄得渾身刺癢難忍，試用手一拈，隨手就是一道血，一股奇臭，衝進鼻孔裏來了。蔣鐵成嗅了道幾鼻子的腳氣，油泥，和臭蟲的味道，再也難安枕席，那邊的客人，心裏偏偏又沒有事，躺下不一會，就沉睡如雷，鼻子裏，呼呼的，發出震

動屋瓦的聲響來，有心起來，拿一拿臭蟲，那屋子裏的電燈，偏又息滅了，房子裏黑暗起來，伸手不見掌，簡直的，甚麼也看不見，祇得忍下來了，那身下的臭蟲，却是實不容情，陣陣進攻，紛至沓來，何止以百數十計，蔣鐵成躺下沒有一個來鐘頭，身上已有幾十處咬傷，又疼又癢，刺戟難受，末後，困極了，不暇顧及這些攪擾算是打了一盹。意不眼前一亮，忽然又驚醒了，却見那邊床上的客人，擦了一支火柴，從床上起來。蔣鐵成困眼朦朧的也不由一驚，急定睛看時，又見那客人，爬下床來，赤身露體，就地上放的一隻痰盂上坐了。劈哩叭喇的，接着一片屁響，原來他是睡得要排洩，在屋裏痰盂大便起來了。蔣鐵成氣得真是了不得的，那客人的一支火柴滅了，又擦一支，直到擦身四五支火柴，他的排洩完了，這屋裏却於腳氣，油泥，臭蟲，數種氣味以外，又加上一股大便味道，沉沉衝的入鼻孔，十分難聞。蔣鐵成在床上反覆難安，心想，這那裏是住旅館，還不如在警察廳、住那看守所。雖然說：那是犯人的身體，不得自由，終比在這旅館裏，免去了飽嘗便溺之味，他想想好不後悔，決定早起，不管如何，一定走路，毫無戀棧之餘地，有這一想，天大約也是快亮了，身下臭蟲漸漸退却，那睡魔，也忽來臨，慢慢的竟爾睡熟了。蔣鐵成這兩天的心神不安，和一路之上，火車勞頓，不睡則已，一睡就是大天亮，那太陽出來老高，他才醒了，一看屋裏的那位客人，早已床板光光，諒是連人，帶行李，都搬走了，他也派發精神，從床上穿衣而起，叫進茶房來，爲自己收拾整理被褥。那茶房問他這被褥還用不用？蔣鐵成道：「不用了。我現在就出去，找朋友了，你們這裏的賬，也給我算一算，這房子退了。」茶房答應出去，房價等項

算了，找回的零頭，蔣鐵成給了五分小賬，那茶房還在絮絮不休要請多賞，蔣鐵成也不理他，洗了臉，匆匆的走了出來。那茶房却在身後，喃喃罵道：「瞧你臉子白白的，原來是新出來開竅的！這樣出來，家裏倒放心呀！」蔣鐵成聽這明明白白的，是罵自己了，有心回頭，向他理論幾句，又想，不大值得，還是忍耐一時，人地生疏，何苦爭這長短？不過他已走出這旅館來了，看到那左右的一道河北大經路。非常的潔淨整齊，不下於北京的東長安街，祇是兩邊商家伴戶，多半是平房，沒有甚麼講求的樓廈，他是認得這大概的路徑的，所以也就衝着太陽光，走上這條馬路來，由這裏，走過金鋼橋，穿到東北城角，這就熱鬧了。這裏是中國地界的繁榮中心，兩旁商店，既都是高樓大廈，那營業的類別，也是屬於綢緞洋貨之流，所以每家門外的表飾，五色燦爛，一家比一家講求，有的早起，已在放送着無線電。鑼鼓絃歌，南腔北調，唱得聾人耳鼓，東西嘈雜，又是一番景象。由這裏再走下去，一直的，那就是日本租界，旭街小馬路了。慢慢的，中原公司，同慶，中華兩部的落子館，和甚麼居德里，吉慶里，都過去那就到了法國租界的梨棧了。這裏又是車馬喧騰，未到夜晚，其人烟稠密，商賈繁華，已遠非河北一條冷淨馬路，所能比其萬一了。蔣鐵成孤身一人，溜來溜去，業已溜出差差不多，快十里地了。他的一個老肚，尚自空着，不會有甚麼東西去點綴，免不得一噉噉咕咕，一叫起撞天屈來。那天祥商場旁邊的小弄堂內，有的開着小鋪子，專賣零食爲着下等階級預備的，這好比北京的燒餅油炸鬼，隨便吃點心。說不得隨鄉入鄉，且進去打發了老肚，再作他想，這是目前的當務之急，那小鋪子內的夥計，見蔣鐵成進來，連忙招待進

裏面，一張紅漆八仙桌旁坐了。問道：「吃麻？您！」蔣鐵成見迎門便是一隻油鍋，炸着好熱的油炸鬼，也有芝麻醬燒餅。那旁邊還有幾個工友模樣的下流人，在吃着一種紅紅的滷汁子，裏邊攪雜着不少黃白薄片，不知那是甚麼東西？祇見他們把燒餅撕碎，泡在碗裏，吃的很香。蔣鐵成每次到天津來，畢竟是耽擱一二日，過的也還是上流生活并不曾深入民間去！這一回携款無幾，真是一種流民的生活，不得不等而下之，以圖節省經費，因之他就變成處處外行，莫名其妙了。也便問道：「你們有甚麼？拿來我吃。燒餅，果子，也都可以。」夥計應聲，拿來一碟燒餅，一碟子油炸果子，一雙箸著。并且又問道：「吃疙八菜不吃？二爺您啊！」蔣鐵成也不管他甚麼，祇管含糊答應了。那夥計又端來一碗那樣紅紅的滷汁，和那幾個工友吃的一類，這就是「疙八菜」了。蔣鐵成這才知道，連忙嚐了一嚐，却是又鹹又酸，非常的不適口，看那幾個工友，吃起來很香，他却實在消化不下。沒奈何，祇好割愛不吃了。那燒餅，油炸鬼，是天津的出名特產，並無不合，蔣鐵成倒一個一個，吃得很香！不過他這樣乾往下嚥，未免缺乏液體，所以連連的打嗝，也有些勉為其難了，那夥計看他一個一個，吃起來很快，又過來問道：「二爺，你老！燒餅油炸鬼夠了麼？」蔣鐵成吃了一氣，不敢太吃飽了，使那鈔票多花，僅將這兩碟子燒餅油炸鬼吃完。他就說道：「夠了！算一算賬，我這是多少錢？」那夥計算了一算，報出來是四十枚銅元，蔣鐵成心想這倒還價廉物美，和北京是一樣的，因取一毛錢，令他拿去找錢，「那夥計去了，蔣鐵成等着找錢，不免舉眼四下一路張望，忽見那旁的幾個工友模樣的下流人，也已吃完了，在那裏算賬。其中的一

個瘦小枯乾的，抬手向這邊一招呼，叫道：「這位是不是蔣先生？我等久遠了！」蔣鐵成一看這人，素不相識，漆黑的面孔，也認不出來。他也吃了一驚，連忙立起道：「我不認得！這位？恕我眼拙對不起的很。」那人一笑抱拳，走了過來，搬條凳子。坐在蔣鐵成的對面。笑道：「蔣大哥，你不認識我了！你看不出你這落魄風塵的好朋友，你還不聽得出我這一條嗓子？我是你的老同學，姓金名滿堂，你忘了我？」蔣鐵成一聽，這名字，耳邊尚不生疏，想起來了，這是自己的同學，從前會聽說到東北做官去了，不知因何在此相遇？看他穿了一身油汗沾滿的褲襖，面目漆黑，祇有嘴裏說的是北京話，這若不是他提起，如何想得起來？因是不由訝然道：「滿堂賢弟，你不是在東北麼？我真想不到是你。這時候我認出，是你來了！你怎麼在這裏？說話之間，眼睛也不由上上下下的，一路打量那金滿堂，金滿堂窺知其隱，慨然揩下一把汗來，笑道：「我知道，你現在是北京的大編輯了！焉把我這人，放在眼裏？」蔣鐵成聽得一驚，生怕他破口說出自己的難言之隱，焉知那金滿堂也祇是慨嘆而已，接着又笑道：「我雖不看報，也聽過人家說，沒別的我在東北混不得意了，流落到這裏，也沒有顏面回家，見我那妻兒老小。我就在這裏，賃了一輛洋車，不怕你笑話，我拉膠皮了。」金滿堂說得慷慨激昂，蔣鐵成的心，倒為一鬆，聽說他不看報，那他或許就不知道自己的事，於是笑道：「這也沒有大要緊！我佩服你極了！這是好漢子幹的，誰能笑話你？這樣跑到遠遠的，買苦力氣，究竟比把臉丟在北京的好，這裏沒人笑話誰又認識你是甚麼出身？」金滿堂倒不料他居然安慰起自己來，由此觀之，他還不曾討厭自己是一個車夫，而忘掉老朋友

友？便笑道：「也許罷？這也無非是我自己安慰自己，給我自己寬心罷了！天下的人，是多的一眼皮一個比一個淺，那裏都能照你老先生這樣兒？」蔣鐵成也笑了一笑，那夥計找回錢來，金滿堂看他的一碗疙八菜，動了只有十分之一，又問道：「蔣先生，你吃完了麼？這疙八菜吃着不對口胃不是？」蔣鐵成收起找回的錢來，他遇到一位拉膠皮車的朋友，有何用處？他要站起走了道：「對啦！吃不慣。」金滿堂端起來，送到那幾個苦朋友面前，給他們其甘如蜜的吃着，一面殷殷勤勤的，祇不放蔣鐵成走，問他道：「你這到天津來，不能沒有事情，我還沒有問你，來了幾天？住在甚麼地方？」蔣鐵成承他相問，不能不答，又不便告他實情，祇說自己當日才來，住處尙未覓妥。至於此來任務，乃是爲報館，採辦大批用紙。金滿堂聽得躊躇道：「這一說來，你晚上的住處當然是離不開這法國地的交通，惠中，國民幾家大飯店了！像我舍下你當然光顧不到了。」蔣鐵成隨口問他：現在何處？金滿堂忽將手一拖他道：「你何必問？我拉你去，就結了！」蔣鐵成忙問：這是怎麼說？金滿堂笑道：「我是怕你，嫌我下賤，不肯和我交結，不得不一半拉夫主義。我們的住處，離此不遠，由日本地旭街大馬路一拐，就到了，你如賞臉的話，不用費事，門外現成的膠皮，你坐了上去，我拉着你，一會就拉到了。」蔣鐵成焉肯依從？推說，當日急於辦事，事情辦完了，必定登門拜謁。金滿堂笑道：「你急於辦事，不是我不識進退，安心拉攏人，你各處奔忙，也要坐車子不是？我就是現現成成，一匹脚力在此，有我拖着，甚麼事，也都辦了，這利權是不能外溢的呀！」蔣鐵成見金滿堂盛意殷勤，自己大有走不脫之勢，沒奈何，又詳細問他，究竟

住在何處？金滿堂笑道：「你不要怕！我姓金的，窮可是窮，尚不致窮沒見識。朋友闊，是人家的闊，姓金的決不求人，決不沾人家一文錢的光，聽見沒有？」蔣鐵成看他倒僵了，祇可答應，先到他那邊去。這也無非想去敷衍敷衍，然後再出來，尋自己的正路，金滿堂笑道：「對！這才是好朋友！我正拉了一夜膠皮，要歇一歇，回去好朋友沏茶一談天，比甚麼也痛快，我人可是慚，家裏還不致坐不下你這位貴客。」隨着和他出門，拖着膠皮上馬路，載了蔣鐵成，奔回日租界。蔣鐵成不料這位老朋友，居然加入膠皮團員，拉起車來，躲躲閃閃，還是不出毛病，因之坐在洋車上，怡然自得，倒覺得頗有興趣，那金滿堂拖着膠皮車，奔回日租界，果然由福島街，拐了兩拐，就到了中國地，南市宴樂昇平一帶土路了。這裏，蔣鐵成也頗認識，不由問道：「老哥，你原來不是住在日本地，你却是住在中國地，這南市一帶了。」那金滿堂拉着洋車，走在那坎坑不平的土路上喘吁吁的答道：「外國地的房子貴，咱們那裏住得起？這中國地的房子，一間還要每月兩塊錢呢！」蔣鐵成心想：這倒難爲了他一個人苦混，還要住一間房子。那金滿堂拖着這輛膠皮車，衝來撞去，拖到一條甚麼大街，進去一條小小窄窄，上海式的小弄堂，叫甚麼里的，忽然又在一家破門外停住了。笑道：「蔣大哥，你下來，幫我把車抬進去，這就算是拉到了家。」蔣鐵成連忙下來，幫他半拖半抬的，把洋車弄進門去了。那門裏的住人家並不是一戶，也就類似北京的大雜院，可就是沒有北京大雜院，那大的院子。金滿堂把膠皮車，用一把小鎖鎖了，那各屋裏的破破爛爛：的小孩子，以及骯髒不堪的老婆娘們，已都紛紛出來。大家看見金滿堂同着蔣鐵成進來，不亞如瞧見

甚麼唏噓罕，各自光着眼，祇顧上上下下的打量。那小孩子尤其的不開眼，兩眼直直的，鼻涕涎水，拖挂下來極長。把一個手指頭，含在嘴唇裏，像咀嚼甚麼蜜糖一般的，祇顧啞了又啞的不了。蔣鐵成看得好不難為情，幸而那金滿堂趕緊的，就帶他去院裏一間小屋外去了。叫聲道：「大姐，你在屋裏啦？見見這是你的蔣大哥來了」。那屋子一塊小玻璃窗內，有一雙秀眼，一張紅嘴唇，霍的一晃，接着一條純天津味的嗓子，嬌聲媚氣的道：「麻呀！我跟你過了半年，總沒聽見說過：你有甚麼大哥！今天又那兒鑽出來的大哥？這叫麻事呀。」說着這話，房門啓處眼前頓時一亮，便是一個中等身材，搽得一臉怪粉，抹得一嘴的紅胭脂的中年婦人，伸着兩隻尖翹翹的天津式小脚，扭扭捏捏的邁出那間小房來了。蔣鐵成以為金滿堂所住，至多一個人租一間房子完了。萬不料到除他一個男角以外，還有一個坤角！當時不知所措，連忙看一看金滿堂。金滿堂也忙着道：「別胡說了！這裏有北京的貴客來了，瞧瞧，咱們也有闊朋友！過來見一見，這是你的蔣大哥叫他一聲。」那婦人聽到金滿堂的介绍，又復看到蔣鐵成的頭上脚下，齊齊整整，究竟比金滿堂體面的多，是一個長衫的文治派，她已粉面上，推下兩團的笑容兒來，居然也叫聲蔣大哥，說道：「沒有麻，屋裏太不乾淨，千萬不要笑話，不好看，怨哪！」蔣鐵成一聽這口氣，當然是那金滿堂的太太了，連忙點了點頭，笑道：「這位大嫂，可也就太客氣了！我和金大哥，是十幾年的同學從來不會客氣。」金滿堂也就不再為他重複介紹，欣然請蔣鐵成走進這小屋子裏來。那婦人也是手脚不停閑。提了一把大開水壺，託咐院裏的小孩子，出去為蔣大哥打一壺開水來，旋又取把茶壺，

抓上一把土葉子。笑問道：「二位是那兒吃的呀？在那兒碰上的罷？」蔣鐵成正看這屋子裏，四四方方，一幅小坑，幾件桌子椅子，倒也清潔，坑上放着紅棉被舖着藍布坑面，掃得一塵不染。那金滿堂却笑道：「可不是！還是你的眼力好！蔣大哥是在法國地梨棧上碰上的，然後他邀我去鼎和居，隨便吃吃早點，這不是回來了麼？正要來它一杯茶，解解渴，那婦人見說，牙咬着下嘴唇，眼望着金滿堂，似信不信，似笑不笑的，祇是不響，蔣鐵成也覺這說，說的無聊。金滿堂明明是和自己在小點心舖內，吃燒餅，果子，疙八菜會的面，何必撒謊，說上了一趟鼎和居？這就可見他和那婦人的關係，無非臨時公館，妍頭一流罷了！連忙笑道：「余大哥也學得客氣了！我們隨便歇會歇會，何足挂齒？這正是他鄉遇故知！」那婦人這才彷彿有些相信了，正巧那孩子提了滿滿一大壺開水來，他泡了茶送一飯碗茶，到蔣鐵成面前，笑迷迷眼角現出幾道魚尾紋來，說道：「蔣大哥，你老嘍茶罷！」蔣鐵成接過來，坐在炕沿上，那婦人也給金滿堂，倒了一碗然後她退出去了。金滿堂看着她退出，眼望蔣鐵成做了一個鬼臉，蔣鐵成不禁輕聲問道：「這就是你的太太了？以前我怎麼沒有看見過？在天津討的麼？」金滿堂縮一縮脖子，頭笑了一笑道：「甚麼話？我混到這光景，那有錢討老婆？這是一個活人妻，她丈夫去外鄉經商，這兒就算我的家庭了。」蔣鐵成驚笑道：「那麼你這就算是鵝巢鳩占了，究其實際，你吃她，還是她吃你呢？」金滿堂伸了一伸大姆指，半躺半坐的，倒在炕沿，笑道：「她吃我，那還算好漢！我告訴你：這出去拉車，就是個面子問題，拉錢不拉錢，都是小事，連車都是她花錢置的，回來飽吃飽噓，足睡覺。」蔣鐵成聽得金滿

堂這等便宜，由不得艷羨莫名，砸砸嘴唇道：「這就是你勝於我，我比不得你的地方！像我爲一個女人，賠精神，賠金錢，結果還弄成一個……。」說到這裏，他底下的「拖泥帶水」的四個字，險一些，就順順便便的滑出口來。忽然一想：這是在北京的私生活，金滿堂既不知道，也就沒有告訴之必要。連忙改口道：「結果還許弄成一個中看不中吃桃子，沒有吃到口，倒弄我一身的桃子毛！那裏比得你金滿堂，又吃，又噓，又睡的，上上下下的，兩頭兒一齊的，又快又樂，一金滿堂，腰裏摸出兩支香烟屁股來，笑着說聲不讓了，自己燃火柴一吸，然後笑道：「這不是甚麼得意的事情你且不要和我爭這個長短，兩相比較罷！常言說得好，一得時逢君子，失意遇美人！」你是一個走紅運的人，所遇都是君子，我是一個失意的人，自然要走桃花運了」。蔣鐵成這兩天，吸香烟的機會很少，也就嚙下一個呵欠去。笑道：「你這樣也就不錯，願意掙幾個，出去跑一跑，不願意出去，坐在家裏，也算享福了！」金滿堂點着頭道：「唉！也就可以這樣說罷！這娘們每月無有多少總有他丈夫寄來十來塊錢，足夠我兩個人吃燒餅果子了。」蔣鐵成不想金滿堂雖處末路，生活却又如斯安定！不由感慨道：「由此觀之，這似乎不祇天津一地爲然，所以天下離鄉背井的作客者，都應當注意這一節，不要祇顧出門辦事，拚命圖利，家裏的老婆，却牢牢的，已經把一頂綠帽子給你扣上了。」金滿堂笑道：「你這話，說得可笑了！難道你出門幾天，家的太太，你還不放心？」蔣鐵成讓他說了，也哈哈一笑，他倒想了，這裏想不到是一種局面。那怎自己尚無處住，如果可能的話，真不如住在這裏，躲避一時！便笑道：「我這又當別論，明後天或

者去了。」金滿堂道：「你既然沒有多少耽擱，還真是不如住在這裏的好！白天我出去拉車，你出辦事，晚上大家說說笑笑，一處安眠，兩三天怎麼也過去了！省下的旅館錢，真不如周濟貧寒，給了我的好。」蔣鐵成道：「我倒有此心，無如不甚便當！我在這裏，你們一夫一婦，可到那裏？」金滿堂笑道：「你不要認真，我說着好玩，決不要你的一文錢，不是那句話，窮光棍，不沾你的便宜，自有賠錢的，至於一個屋子，怎麼也睡下三個人了。這舖坑，我太太睡在一頭，我在中間，你在另一頭，還有甚麼不方便？我們這裏，一住下朋友，常常這樣睡也沒人睡不慣。」蔣鐵成一聽這種睡法，也是聞所未聞，他倒頗感興趣的，笑道：「這在我，本來沒有甚麼關係，在你們，可就諸多不便。你想想一舖坑上，中間睡了你，我和你太太，彼此祇有一個你的阻隔，這似乎太使我受寵若驚，而中心惶惶，不安其枕席了。」金滿堂，吸得一支烟屁股沒了，隨手甩去，笑道：「這話還是見外的意思了！自己兄弟，何在乎這個！這娘們，又不是我的原配，怕的是甚麼？」蔣鐵成一聽這話，其中的深奧，却大大的耐人尋味了，連忙遜謝道：「這已經夠瞧了！不要太教我五中不安罷。」金滿堂也隨聲一笑，兩個說笑一會，蔣鐵成便決定，住在這裏了。不過他又問道：「金大哥，你不是回來，要我補着，睡一睡覺的麼？那麼你快躺下睡一睡，豈不甚好？」金滿堂笑道：「不睡了，不睡了！這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有了你這知己來，我這覺，也索性晚上再睡不遲。」蔣鐵成見金滿堂如是的誠懇，他祇得依實，和他談談說說，不覺天已過午了，那婦人過來沏茶續水，也跑了幾回，末了的一回，她有意無意的，把眼皮一撩金滿堂，笑迷迷的道：「吃飯

不吃飯哪？天可一點了！你們早點，也許吃得太多了，不餓，別人的餓，却還沒法打發呢！

一金滿堂打了一個哈哈，笑了起來道：「真的，我們是多年弟兄，一旦見面，談起話來，忘掉天的早晚了。那麼你看，吃甚麼的好？」那婦人兩隻水冷冷的俏眼，不知不覺的，又掃了蔣鐵成一眼道：「那要看你們哥倆的了！依我看：別費事買現成的包子罷。」蔣鐵成聽那婦人的主意，他已破口大贊道：「這主意很好！北京聽說：賣天津包子，賣天津包子，真正的天津包子我可沒有嚐過，這一回要身臨其境，嚐嚐真正天津包子。」那婦人也自一笑，隨着又問金滿堂道：「你聽見了麼？你打算怎樣？說罷。」金滿堂，點着頭道：「天津包子，天津包子！——隨後，他的手伸入兜裏，一路亂探，探出區區的幾枚銅元，拋去桌面，說道：「天津包子，也要一毛錢十個，至少，一頓也要三四毛，我這裏就剩下昨夜吃過八菜的幾枚銅元了！那婦人見說，她的眼波一溜，就向蔣鐵成身上溜了過來。蔣鐵成看着他們的神情，有些不懂，這難道還要自己掏腰包？他便將手伸入兜裏笑道：「不要緊，我請客，是我應當請請大哥，大嫂子！」那婦人却又不慌不忙的把手也去兜裏一掏，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道：「這倒讓蔣大哥見笑了！我這裏沒有零錢了！怪不合適的。」說時遲，蔣鐵成的錢，也已掏出來了，却是幾張有限的毛錢票，相形之下，未免見細，他的面龐一陣紅，很不好意思的，笑道：「大嫂，我沒有誤會，我和金大哥自己弟兄，不是外人，不在乎誰請誰，這是隨便的一句話，要的是這樣的自己勁兒！」金滿堂見說，那時候，手一起，已將他的毛錢票搶去了，笑道：「是的，這爲自己勁兒，我知道的很！來我替你開發了，使你三毛錢，來它三十個天津

包子。」說這話時候，拿三毛錢，往那婦人手裏一塞。說道：「辦這三毛錢的天津包子，晚飯可是我們的事了。」那婦人接去毛錢票，連她的五元大鈔票，控在一隻手裏，笑嘻嘻的說道：「這個方便麼？使得的麼？怪不好意思的罷！」金滿堂拿那剩下來的毛錢票，塞還了蔣鐵成。笑道：「這有甚麼使不得？蔣大哥的一頓鼎和居，我都擾了，何在乎此？反正晚飯不花他的一枚銅元，就結了麼？」那婦人手裏拿着鈔票，笑微微的走了。蔣鐵成看出這金滿堂夫婦二人，好像胸無城府，甚麼不在乎，他倒放心，笑道：「你們究竟太客氣了！不要忘了，我晚上還住在這兒呢！金滿堂連說兩聲：「不客氣！」那婦人去不多時，已端來三十個熱騰騰的大包子，三個人圍坐着吃。這天津包子的味道，畢竟是不錯，三十不夠，蔣鐵成又掏一毛，找補十個，才算夠了，他順着嘴道：「這天津包子真不錯，我今天才算嚐到了，真正的大津貨，名不虛傳。」金滿堂剔着牙床子，也自笑道：「這不算好，晚上讓你大嫂，做做拿手吃。」蔣鐵成問他甚麼吃？金滿堂笑說一句：「貼餛飩熬魚。」蔣鐵成皺一皺眉頭，笑道：「這名字就聽說過了！蝦米熬小魚子，這是天津地方的土吃，算不得甚麼！因為天津是碼頭，海味算不得甚麼事！這蝦米熬小魚子，並不像北京的海味，做得那樣好吃罷？」金滿堂一聽，眼望那婦人一望，透出一種輕蔑的微笑來，那婦人收拾着盤碗筷箸，也彷彿笑不可忍的，把一條臂膊，橫在嘴唇上，樂得那眼角上，又現出，幾道魚尾紋來，蔣鐵成看了，莫名其妙，連忙問道：「你們這就奇了，我初來貴寶地，未免外行，你們笑我說錯了麼？」那婦人笑吟吟的，收出盤碗筷箸，不進來了，金滿堂笑道：「你外行啦！蝦米熬小魚子，那也分

上中下三等呢！這也就好比你剛吃的炆八菜一樣，大飯館子裏也有，炆八菜和炆八菜一樣，三路九等。你晚上嚐嚐這娘們做的貼餛飩熬魚，你就知道，各有巧妙不同了。」蔣鐵成聽得這貼餛飩熬魚，如此的好法，倒想不到運氣之佳，口福居然這等的厚，於是笑道：「你說的妙極了，我今天就索性嚐一嚐，大嫂子的手法，定然非比尋常，祇是太攪擾了，心上過意不去。」金滿堂笑道，「客氣又來了！再說，就該罰了。」那婦人又笑吟吟的，送進一壺新泡的好茶來，笑道：「二位家裏歇着，不悶的慌麼？外邊熱鬧地方多着，蔣大哥又不常來，不去逛逛，順便辦點事麼？」金滿堂斟出三碗茶，連那婦人也送了一碗，蔣鐵成笑道：「我在這裏，大受款待，賓至如歸，真不想出去了。」那婦人聽不懂文話，剛一昂頭，金滿堂就笑道：「你說這話，也太不睜睜眼睛了！你瞧瞧蔣大哥的身上，再看看我金大哥的身上，就知道走不到一起了。人家不管怎樣，身上一件駝絨長夾袍，還像是個念書的。我金大哥這完全是個寶力氣的了，我自己也怪寒蠢的。」那婦人拖着嘴，笑道：「那麼，我要問你了！來的時候，你們二位怎麼來的呢？」金滿堂也笑道：「那你就知其一一，不知其二了，來的時候，是蔣大哥坐在膠皮車上，究不着他來的呀！」一句話說那得婦人越發東倒西歪的笑個不了，蔣鐵成一想也對，這裏終我拉可久居，錢又不多。那麼又何妨出去，隨便走走？萬一碰上一個比他還闊的朋友，那就好了！因說道：「我也正想呢！金大哥不指出去，正好在家睡覺，我出去逛逛的好！反正今天晚飯，不用我花錢，我也要嚐嚐這「熬魚貼餛飩」的好處，到時候回來，就是了。」金滿堂道：「你看是不是，話不投機一語就要揮走蔣大哥了！」蔣

鐵成決定出去逛逛，遞謝一番，那婦人也道：「蔣大哥一定要去，我在六鐘點，準把那貼餅餛飩魚弄好，千萬不要回來晚了。」蔣鐵成說不能不能！那婦人却不慌不忙，留下他的帽子，不給了。蔣鐵成見他們誠懇到這程度，說不出來的，心坎裏都是感激。出去那裏走呢？日本租界，法國租界，中原公司，法國花園，勸業場，天祥商場，泰康商場，都走遍了，道旁的膠皮車夫，一疊連聲的。下邊上邊，喊個不了，蔣鐵成忽然一想：上邊義租界的回力球場，沒有錢，是去不了。下邊河北的北寧花園，新開的，大可觀光一下，便搭公共汽車去了，祇見這北寧花園門票十枚銅元，摹仿北京的中山，北海等公園，具體而微。沒甚麼好看，繞了繞，也沒有碰上熟人，天晚了回來，祇見那婦人換了一件雨過天晴的毛藍布衫，腳底乾淨白襪，一雙紅菱形的小鞋。那頭上髮光可鑑，緊緊的，梳了一個墜馬髻，越顯一絲不亂，平滑似一塊緞子，她半蹲半跪的，屈着一膝，正在院裏一隻柴鍋旁，燃燒劈柴的做飯。那柴鍋大的足有三尺來的直徑，上邊扣着一個籠屉帽，熱氣騰騰，透出一股撲肉香。蔣鐵成看了，暗暗贊揚，這真是故人情重，自己出去半天，回來晚飯，都快得了！便咳嗽一聲，那婦人回過臉兒來，見是蔣鐵成來了，也自一笑。她偏着臉，朝屋裏努一努嘴，回過頭，就去幹她的工作去了。蔣鐵成見這院裏各處靜靜悄悄，比早上清冷了，他也慢慢踱進那屋子裏一瞧，金滿堂原來歪在炕上，睡熟了，他睡的很香，爬在那裏，亞似一條小狗，歪裂着嘴唇，流下來涎沫，淋漓炕單上，濕了一大片。不敢驚動，慢慢的，又退出身來，那婦人，正把柴火燒旺了，坐在一隻小櫈上，盤上一隻腿去。呆呆的，若有所思。蔣鐵成這又看見她臉上的粉白的

比先加上又有一二倍，那嘴唇上也更鮮紅欲滴，擦上不知多少胭脂，她聽得蔣鐵成出來了，又揚頭望望他，笑了一笑，露出兩行潔白的牙齒，嬌聲問道：「蔣大哥進去了你瞧見他睡得死屍一樣了麼？他睡了這半天還沒有醒麼？」蔣鐵成點了一點頭，甚麼也沒有說，站在這裏，不大得勁，祇好倒背着手，祇想：自己來了一天，一個闊朋友沒有碰上，如何是好？在院裏散着步，那婦人的手一抬，又扯過一隻小凳子來，拍了一拍，仰面笑道：「蔣大哥別站着，坐下坐下。好說話。」那婦人讓着，蔣鐵成祇得坐下了。她又將木凳移了一移坐得近了，笑着說道：「蔣大哥，他睡覺，讓他睡去罷了，你又何必悶得慌？全有我啦，沒有他，我們也會自己談談說說的，這話對不對？」蔣鐵成也笑了。那婦人又問道：「蔣大嫂子今年多大年紀了？」蔣鐵成據實以答，那婦人又問道：「那麼孩子有麼？蔣鐵成也據實答了，那婦人啾的嬌嬌一口道：「別胡說了！我是誰？竟然冤起人來了麼？我不知道，也會打聽，你還沒有娶媳婦，是一個光棍子，那裏來的小孩子？你金老弟還託我給你說媳婦啦！你居然不和我說實話了！」蔣鐵成無論她如何，自己總是和氣而莊重，告她自己和金滿堂闊別已久，真象他不曉得，實在是娶了妻，而生了子，那婦人滿不相信，又手捏着她的鞋尖一撮紅繆子，問她：「要小脚的，還是大脚的？蔣鐵成怎見得不懂這番意思？無如他已因為女人，受害才有今日。所以無論這婦人的尊容如何？可不可以一為領教，他也漠不為動，視如不見，那婦人挑逗半天，沒有甚麼結局，她非常難為情，鼓着一張嘴，甚麼也不說，自去弄她的晚飯，蔣鐵成也想想：丈夫尚難免「妻淫，子不肖」，何況這一個臨時的伴侶？故此他倒不以為奇，祇在

裝着一派正經，鼻觀口，口觀鼻的，不作理會。不大功夫，金滿堂的屋裏，有了動靜，那婦人一路叫了進去道：「先生，別挺屍了，該着要醒一醒！你瞧你將大哥回來，已經半天，我陪着說話，甚麼話都說完了，彼此都沒的可說咧。」那金滿堂睡得困眼呆楞，打着呵欠，搖搖晃晃，走出來。笑道：「蔣大哥回來了！你瞧，我有你在家，談着說着的，不困，你前脚一出去，我後一脚，可就睡着了！這幸虧有你弟妹，否則豈不把你僵在屋裏了？」蔣鐵成隨便的答謝幾句，金滿堂又問問他所去地方，院裏談了談一回。那婦人出來，一掀那柴鍋上的籠屉帽，熱氣騰騰，笑道：「你們看好不好？蔣大哥回來，你也醒了，這熬魚貼餛飩也得了。」蔣鐵成一看，原來所謂「熬魚貼餛飩」就是一隻大柴鍋，鍋心裏熬的是鍋魚，鍋的四邊上，貼的是幾隻很大的雜合麵的餅子，這就是所謂「熬魚貼餛飩」了。一當時那婦人盛出熬魚，每人盛了滿滿的一碗，又揭下貼餛飩。放在一隻盤子裏，全數的端進屋裏去了，金滿堂忙着，就請蔣鐵成入內，說道：「一來，你嚐嚐這是你弟妹，嫂子的好手藝，你吃了這個純粹天津風味，才不算白來一趟，請罷。」蔣鐵成應聲進來，坐下一嚐，那碗熬魚，原來每條魚無非是二寸不到的小魚，拿醋醬油一熬，魚身子都爛糊糊的，腥腥的，吃起来味道不能算是好。蔣鐵成人雖是窮，然而畢竟是一個大小的記者，偶爾有人請客，北平的春華樓的「乾燒鯽魚」也吃過了。這天津熬小魚子，焉能得入口？吃了兩箸，不大妙，丟開不吃，再嚐嚐那貼餛飩，蔣鐵成常常在家，模模糊糊，每天倒也是香油白麵，這粗糙糧食，實在的難以下嚥，勉強吃了半個，再吃幾箸魚，吃不下去了，那金滿堂詫道：「蔣大哥的飯量，怎麼忽然小了起來？」

？這就不對了。一那婦人笑着，遞過嗽口水，毛巾來道：「蔣大哥一定是在外邊，一個人吃了瞞心昧己的獨食，所以不餓了。」蔣鐵成也便依實隨口答應。晚上該着睡覺了，蔣鐵成睡在一邊，金滿堂那婦人睡去一邊，一如前言，蔣鐵成連日勞苦，一覺醒來，已是大天亮，隱隱聽見金滿堂夫婦說話。蔣鐵成沒有睜眼睛，還以為人家夫婦是躺在床上說話，及至定神一聽，那說話的聲音，却是在窗子外邊，頭一個嗓子灌入耳朵的，就是那婦人的聲音，但聽她啞道：「別說啦！這就是你的闊朋友？盡其所有，身上也沒有四塊來洋，這就叫闊麼？」蔣鐵成聽了一驚，這是人家夫婦，議論自己了，事關機密，不能不豎起耳朵聽一聽，又聽得是那金滿堂的口音，比較小了，啾啾咕咕着道：「你別瞧不起他，也許他身上原來的錢，因為住在這裏，不放心，出去那一趟，把鈔票大宗存在外邊了。」蔣鐵成見他們口口不離自己的錢財，這就夠人疑惑的了！又聽那婦人笑道：「你還是嘴硬，我有現成的證據。就在那炕褥子底下，靠你頭下邊。金滿堂道：「他是報館的人，此來購辦報紙，身上不能沒有錢，還是你不肯賣賣力氣罷了！」那婦人道：「所有的本事全使了，他裝正經。」蔣鐵成聽了這話，恍然了，這是他們夫婦在算計自己的錢，真是瞎了眼睛，看不出自己落魄天涯，在那裏胡思亂想了！想着一摸身上衣兜內的鈔票。却都不翼而飛。蔣鐵成大吃一驚，這還了得！錢已給他們算計去了，怪不得在那裏嫌少？驚魄未定又聽那婦人笑道：「你不要報怨我，軟的不成，祇好是硬的了！我替他裝模做樣，一本正經，我也不和他嘔氣，夜裏趁他睡熟，把他身上的四塊來錢，完全摸出來，掖在炕褥子底下了，這就是我所說的證據啦！說到此間，她和金滿堂，

笑不可止，哈哈了一大陣。蔣鐵成聽到此間，他的一顆心，却幾乎跳出腔子外來，靈機一動，身子一翻，試伸手去那金滿堂睡的頭下一摸，那裏果然不多不少，正有幾張紙頭，當然就是自己身上失盜的鈔票了。這當兒，那金滿堂笑道：「別說了瞧瞧他去，也不是醒了沒有？」蔣鐵成慌得手一縮，匆忙摸出那幾張鈔票，瞧也不瞧，胡亂塞入衣兜，身子又翻了回去，裝做剛睡醒的樣兒微微的呻了一聲。那金滿堂夫婦可就進來了，那婦人先笑道：「蔣大哥，你睡醒了！我們起來半天了呢？」蔣鐵成揉眼皮，慢騰騰的坐起來，對他們微微一笑。那婦人又張羅臉水等項，忙個不了，蔣鐵成覺得這是事非之地，不可久居，這夫婦二人，原來是此等人物，斷斷不可住長了，一計不成，又生二計，讓自己方出龍潭，又入虎穴。模糊的措了臉，托詞出去溜溜早，仗着身邊並無長物，抖抖土就出來，金滿堂焉能輕易放他走路？見他這一早出去的，不無可疑，忙攔道：「蔣大哥，這是到那裏去？天太早了！我今天預備不出車，在家耽擱一天，專門陪着你聊天，剛剛我和你弟妹說過，令她出去買幾樣點心來吃，這裏沒有甚麼好的豆漿，果子，是這裏有名的出產，價廉物美，」蔣鐵成已經走到門外了，金滿堂夫婦追了出來，他祇得拂一拂身上的袍子，笑道：「謝謝你二位的美意，我不過嚮午，必然回來。這是因為我在北京染的習慣，早起不幹別的，先到公園中吸吸新鮮空氣，有益身體，這裏的日本花園，法國花園也很好。」金滿堂，看不出別的來，祇是笑道：「對！日本園花，這幾年不能隨便進去了。進去是要有贈送的門票才行，不是從前隨便能進去的，法國花園呢？倒能夠一如舊貫，隨便逛逛，沒有關係。另外河北新開的一個北寧花園也很好，

那裏也有小船可划，不過不像北海那樣大，就是了。——蔣鐵成隨聲應了。那婦人也笑道：「對了！蔣大哥去運動運動，早些回來，我這裏給你特別再預備一頓油炸螞蚱捲餅，專專的等你來吃呢！蔣鐵成答應着，逕自走了下來。出來這弄堂，他的喉嚨裏，才喘了一口氣，伸手去兜裏一摸，那幾張鈔票取出來看了，大大吃了一驚！你道怎樣？原來那幾張紙頭，由坑褲子下，摸來的時候，不暇細看的裝入兜裏，這時候取出那紙頭看了，那裏是甚麼鈔票，竟是幾張中國的破塊草紙，日本話叫做一婦人用紙。——而並且其中的一兩張，上面還帶着一星半點的美人之遺，顏色鮮明。蔣鐵成看了，焉不吃驚？這一驚，並且是非同小可！他神經定了，額角上濕濕的，竟冒出一層汗珠子來！心想：這就罷了！真正的一能人背後有能人，強中自有強中手——了。自己祇道無心聽他們夫婦的對話，無疑的，這失去的鈔票，是又完畢歸趙了。誰又知道他們夫婦原本要的就是把戲，這鈔票不是放錯、忘記地方，就是特意的嘔心自己，自己這幾年，已經夠得上是倒霉如今又見這宗玩藝，豈不是雙料喪氣！蔣鐵成想道其間，賭氣走了，又想：這若是在點心舖，飯館子，可就是難免當場出醜了。幸而自己不放心，出來就拿出來看看，若是吃了人家東西，自己全軍早已覆沒如何是好呢？蔣鐵成想得後怕，這還沒有別的，是要問問人家，不能善罷甘休，身上一枚銅元也沒有，不是含糊了結的。於是匆匆轉來，那金滿堂夫婦也是剛進去不久，看見他各吃一驚！金滿堂沒話說，把眼不由的，看到那婦人的面上。那婦人到底是一個老練到家的，她不動聲色的，笑道：「喲！蔣大哥，你怎麼去的快，回來的更快呢？蔣鐵成這回來，就是她破釜沉舟，豁出情面的幹一下，所以

他誰也不顧的，一頭鑽進屋去。那婦人和金滿堂也隨後跟了進來。祇見蔣鐵成抬手去那炕席下，祇顧亂翻，直看兩隻眼睛。甚麼也翻不出來。金滿堂也笑了道：「蔣大哥，你我甚麼？落下甚麼東西？」蔣鐵成冷不防的，跑進來，迅雷不及掩耳，以爲出人意外，足可原物找回了。馬料還是撲了一場空，甚麼也沒有找回來，急得他揩了一把汗道：「大哥，大嫂，我除去帽子衣服，別無長物，有何東西可落，我身上的鈔票丟了。」金滿堂聽了，尙沒說的，那婦人先搶來一把，奪去蔣鐵成的手，將炕席放下了。說道：「你算了罷！這是甚麼地方，胡動！」蔣鐵成找不見原物，這無疑的，是他們夫婦的把戲，成功了。他事到臨頭，索性硬不起來，軟了下去，坐在坑邊，央道：「金大哥，我是一個臉急，性急的，你們別跟我玩笑了！你們拿起我的四塊來錢。請還了我罷。一這話說得那金滿堂夫婦，相對愕然，彷彿並無其事。良久，金滿堂笑了一聲道：「這是那裏的話！你跑出去，忽然回來，我知道你是怎麼回事？你身上有多少錢，我也不知道，怎麼你就知道我們拿了你的錢？」蔣鐵成焉好說出聽見他們的說話？一時沒的回答。那婦人也道：「這是那兒的事？說夢話！」蔣鐵成見此情況，不容不急道：「我說甚麼夢話？我的錢丟了！」金滿堂說道：「你丟了錢，出去時候不看明白，進來時候，我並不曉得。焉知你不是落在旁的地方？這屋子裏隨便你自己找，找出來算你的。」蔣鐵成知道找也是瞎找，他好的歹的，還在不住說。那婦人瞪得一雙眼睛大了，望着金滿堂道：「你有那們多的話說呢！這就是你的闊朋友了！換一個，老大的拳頭，早打到他嘴上去！進屋來鬼頭鬼腦的，炕席下亂摸，那炕席底下的東西也是讓別人看的麼？瞧瞧

他白白淨淨的，像個朋友，原來是一個不夠格的，瞎眼了。」蔣鐵成見那婦人翻臉不認人，已經間接的，當面罵上頭來，他哭笑不得，那裏插得入嘴？金滿堂倒是叱着那婦人，做好做歹的，說道：「你先出去，這裏不用你說話，給蔣大哥沏一壺茶來，大家好好的朋友！」那婦人往外走着，一邊不乾不淨，說甚麼小白臉，沒有好心眼，甚麼東西！蔣鐵成給她罵得臉上一紅一白，和她認真，她是一個女流，不和她認真，又拉不下臉來，那金滿堂見婦人出去，他又沉聲靜氣，翻眼皮，慢聲的問道：「蔣大哥，我們是自己朋友，姓金的與你穿房入屋，始終沒有看你做外人，你這是怎麼拉？」金滿堂說罷，兩條手臂交搭在胸前，並且側目，流氓的神氣，挂滿一臉。蔣鐵成到這時候，真是都哭不出來。他祇得拉下着臉道：「大哥，請你原諒我！我這來天津，實是失業恐慌，來這兒謀生來了。我北京的事吹了身，上僅有那四塊來錢，豈不要命？蔣鐵成說得如此淒慘，金滿堂，信也信不來，他祇是笑道：「你不要客氣！你今天出去一會，不必說，昨天你出去，都到甚麼地方去了？」蔣鐵成想了想，將昨日涉足之地，各商場，北寧花園，學說了，金滿堂，爽然道：「這就是啦！你跑了這多地方，安知不是昨天丟的？小鬍鬚的狠啦！」這話仍是隔靴搔癢，不着實際，蔣鐵成如何肯做罷休，依然懇求他們寬恩！幫忙。金滿堂道：「幫忙好辦，我不敢耽誤你的前程，你不是來謀生麼？你拿這個去，請便罷。」說時，他的手裏已不知由何處，拿來一角錢鈔，鐵成固不敢說，這角鈔，就正是自己遺失的原來的東西。不過，這二角鈔，居然頒下逐客之令，實不亞於打到臉上，罵到頭上一樣的難過！他伸手去接，真也太難爲了，因之蔣鐵成的一股怒氣，從腳根下，冒將上來，讓他發作，他

又沒有天賦的本領，實然發作不出。沉了些時，一頭汗珠，流了下來。斷然哭道：「好！金大哥，今天，我認得你了，別的，甚麼不說，我上當受騙，祇此一遭，金大哥，二角錢，我別地方，自信，還可周旋得來。你的，我不敢領受，請你收回去。」言下陡的站起身來，抖抖身上的駝絨袍子，看一看金滿堂，小可憐似的，便欲走出。金滿堂却攔道：「慢走，蔣大哥，你慢走！」蔣鐵成又回轉頭來，他已戚容可掬，愴然欲泣的光景了，金滿堂的手，刷刷的一抖那二角嶄新的鈔票道：「大哥，我這是一片好意，你領了，彼此還是朋友，你若不領，難道你真從此不想再上我的門？」蔣鐵成笑了一聲，盪悠悠的還是出來了。出來的勁兒很猛，是挂着氣！及至迎頭一陣冷風吹來，神經陡然一陣清朗，暗忖：自己這一出來，非常的不對！這年頭兒，昔日朋友，今日的冤家昨天你兄我弟，今天就你東我西，感情轉變的，也就太了！那麼，自己出來了，無疑的，是承認自己損失，出於不究，甘心情願！那麼損失的多寡，尚在其次，自己出來，又如何是了？想到孑然一身，異地受窘，真是舉目無親，那就由不得怒髮沖冠，彷彿死了，都是願意的，他的身軀站住了，正想不管三七二十一，闖了回去，忽然眼前一晃，二三個巡捕溜溜盪盪的，過去了。天津的巡捕是北京粗魯的，挺大的個子，戴着眼睛，腰裏各挂指揮棒，佩着手槍，一個個搖搖晃晃，甕聲甕氣的，問那路旁的一個賣煎餅果子的小販道：「嘿！我說：你瞧見了？姓金的家，娘們在家沒有？」那小販連點其頭的，笑道：「二爺，在家。」那幾個巡捕哈哈的一陣笑，隨着二爺長，二爺短的說笑着，走了下去，到了那金滿堂的門口。三個人一下子，就塞進那門裏去了。蔣鐵成見此情形

，心下疑惑，試去幾步，也跟到那金家門外。祇聽那裏邊正熱鬧着，一條嬌滴滴的，一聽就是那婦人，在那兒亂說。隱隱的聽見甚麼：「你們諸位，來得遲了。來早一步，就讓你們看見了！那姓蔣的原來穿着一身規距衣服，身上大洋沒有五塊，還想着處處找便宜。讓他走，他不答應，給臉不要，我給他氣死了！」蔣鐵成聽的一驚，再去聽時，就是那幾個巡捕的口音。亂七八糟的。燕雀齊噪道：「這是麻話？大嫂怎的不穩住她？或是給我們哥兒幾個一個信兒，管教他吃不了！兜着走。讓他認識認識咱們爺兒們，打一個死孩子樣子。」蔣鐵成又聽的一聽，身不由己的一退，就想躲了下來。那裏邊又聽是那洋車走動的聲音，一陣嚮來，蔣鐵成怕的是那甚麼人出來，撞見自己不便，連忙過去，揚長的便走。走出幾步來，又情不由己，心理上的作用，回了一回頭。却見那位拉着膠皮車出來的車夫，正是金滿堂，但是他出來，恰恰和自己走下來的方向相反，一直的，往那另一邊走去了。蔣鐵成心也放下來，又不急急於走路，看看身旁，又到那出賣煎餅果子的小販地方了。那小販也正看看那邊出來的金滿堂，自言自語。好笑道：「這是天下第一號的忘八，而且是個軟蓋子的！你們瞧，幾位局子裏的二爺進去了。他就一個人出來拉車。這真是忘八好當，氣難受！」這話說完了，忽一眼看見蔣鐵成過來，他又後悔失言，連忙遮掩着笑道：「這位二爺，您啦！來煎餅果子吃，好不好？」蔣鐵成這平日，一半明白，一半糊塗，看見這煎餅果子，如何不想吃？不過可憐，衣袋裏的錢，都給那婦人搜淨了。便搭訕道：「借問，那邊姓金的，究竟是幹麻的？」那小販見說，上下打量蔣鐵成一回，兩道驚疑的目光，掃射着他的全身：說道：「我不知

道您啦！二爺，你不是昨兒坐膠皮車姓金的拉你來的麼？我認得你呀！」蔣鐵成讓他一言道破，爽的承認了，說道：「你說的對！不過我問問你，也是心裏不明白。一那小販見蔣鐵成的意識不甚明瞭，焉敢多費口舌？他三兩把就去收拾收拾手底下的煎餅果子，仰面笑央道：「二爺，沒有您啦不聖明的！您啦高高手，我們小人就過去了，得了這攤子，我不擺了，我挪挪窩，您啦千萬別和我們一般見識，二爺，我請安了。」蔣鐵成看他害怕的可憐，轉而想到那金滿堂的婦人，斷非平常的婦人可比，這是小販誤會了，所以如此害怕，連忙道：「你等等，我倒要和你談談的，你不要害怕！」那小販收拾半截，又放手坐下了，仰頭張手，無可奈何的樣兒道：「二爺，您啦說麻？我是一個苦人，小本生意。」蔣鐵成便安慰幾句，瞧着左右無人，又知道這小販不是金滿堂一條線上的，就索性不加隱瞞，把自己和金滿堂的關係，與一夜之間，丟失鈔票之事說了又道：「你聽明白了？我這是給他們的活局子，騙的上了這一當！現在，我身上一個銅子兒。沒有了。你千萬告我細底。」那小販聽得又在意中，又似出於意外的，仔細看看蔣鐵成，臨完手一拍膝蓋，搖着頭道：「二爺您啦，這可是上當了。」蔣鐵成道：「我如何不知是上當了？不過我現在是朝你打聽打聽，這裏底細，這錢一去我空無所有，怎樣才能要回來？」那小販搖着頭，笑道：「這個不是我說慌，你在左右，打聽打聽就知道，誰不知道這一個燬人爐？金滿堂表面是一個拉膠皮的，實際上乃是變像的跑合的，遇有坐車的穿得齊整，沒話找話的，瞎說話，往往引着魚兒上鉤，這話您啦可以明白啦？」蔣鐵成一聽如此，又問道：「那麼，我不明白，那幾個進去的巡捕，都是幹甚麼的？」

小販啞然而笑道：「二爺您不聖明了！幹這個的，能沒有保鏢的？地面上，高高矮矮，大家都是朋友，三節兩壽，是要花錢維持的平常約會三朋四友，進來說說唱唱，吃吃嗑嗑，敢不應酬麼？」蔣鐵成聽到這裏，澈底的瞭然，那顆心其冷如冰，真透到皮肉以外，一身都是涼的，小販這時，自然不怕他了，隨手把煎餅捲起一個果子，遞過來讓他，蔣鐵成道：「我不
用這個，我走了，」小販道：「這個不成！我在這兒擺攤子，竟賺的是你們客人的錢，這是奉送的，過不着麼？」蔣鐵成倒不料這風塵中，居然還有這等俠骨義胆的小販，弄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的，接來笑道：「那麼，生受你了！我本來不餓，不要辜負你的好意。」那小販見他三五口，吃得很香，又讓着他再吃道：「我瞧，你啦是餓了！再來一捲，好不好？」蔣鐵成實在拉不下臉來，措措嘴算了。那小販又道：「天下沒有不交朋友的地方，我這人，最看得透，沒有他這處燬人爐，我錢也不好掙。一晃兒，二三年了，還在乎那幾個煎餅果子麼。」說完了，兩條手臂搭在岔胸前，嘴唇皮一動一動，還在想着話說。蔣鐵成不敢多耽擱了，謝謝他，走出這條弄堂。一想：自己是打雁的，給雁啄了眼睛，尙有何說早做主義的打算要緊！於是信馬由韁的，踱上大街，搜索枯腸的，他想出兩三位在天津居住，比較有地位，有銀錢的朋友。依次走去拜訪，却沒有尋到，想是不在原處住了。天到晌午，又飢又渴，隨便走去河北一家閱覽書報的處所，幸喜尙有白水可飲，畢竟是一個混過幾天報館生活的對於新聞紙，相當的注意。看過幾次，那上邊關於郭碧蓮的紀載，還在方興未艾。並且有兩份登載的特訊據說：要角蔣鐵成之母，業於日昨病歿。蔣鐵成看到不要緊，這是有關自己家庭的

大事，母子關心，如何能不吃驚？立時他的一縷靈魂都幾幾乎冒出軀殼！定了定神，眼前是黑忽忽的，金星亂冒，漸漸的看得清楚了，那報上所載，確屬實情，看不出有一個字的虛假，決非偽造。他們說：蔣鐵成出京，在他母親並不知是躲避風頭，倉皇離去，她尚相信蔣鐵成是去天津，另就較好職業，並非懼怕官廳，而逃逸了，可是在他離去次日，即昨日清晨，有他一個朋友，去他家探察動靜，無心把這事洩漏了，因此就算揭穿秘密。將太太原在臥病又聽說兒子案重，將受牽連，又急又恨，下午一點來鐘，竟爾與世長辭，魂歸下世，目下停屍土坑，未能入殮家中祇有蔣大奶奶和小孩子，善後如何，當在未定之數云云，蔣鐵成看罷，一口氣喘不過來，眼淚先流滿一臉，恨不得搶地呼天的大哭。兩手扶着書桌，痴呆過了好大功夫，仔細一想：這是無論如何，必要回北京了！父母是親喪大故，比不得尋常，自己到天津，又未寫信，他們連住址不曉，這時才是想報告自己也不能，自己若不是看報，真是尚在不知。復而一轉念頭，不對，這萬一是官廳捕我，而散出的烟霧彈呢？想到這一層漸漸的不寒而慄，意冷心灰起來，不過，又歇了一歇，重讀那新聞一遍，句句實情，實在找不出甚麼縫子，瞧不出來是偽造，久之，身後忽有人一推，霍的驚覺了，原來是一個閱報者，笑道：「謝謝，二爺，您啦！」純粹天津衛的方言上，又使他勾起前情，想到天津之可怕，決心不在這歇了。他休說母親身故，應當奔喪，克盡孝道，便是地方官廳，散的烟霧彈，也要奮不顧身的，從容就義。由這裏，才看出這純孝來，或而因此轉可減輕罪過，如果不是煙霧彈，自

然不必談了，總之，不管怎樣，也要回去，這天津，馬上也是不了之局，又如何是好？可是路費呢？這身上是一文都沒了，火車又不像北京的電車，點一點頭，就可過去，想來想去，想出一個特別辦法。出了這閱報處所，來到一當舖家的門外，橫一橫心，脫下身上的一件駝絨長袍，進去遞上老高的櫃台，那當舖的夥計過來，前前後後的，看了一看，問當多少？蔣鐵成豁出去了，讓他寫足，那夥計板着面孔道：「寫足了，乾乾脆脆的一句話，就不回來，是一塊五毛大洋。」蔣鐵成一聽，這如何行？不論如何，也要籌出回去的路費，火車票大洋貳元一毛。連忙陪笑道：「謝謝，我因急用兩塊五毛錢，不得不當一下。過不一兩天，錢進來，照樣的贖出來，請你費心，多寫一塊如何？」那夥計又仔細看上一看，原物疊起來。朝外邊一推道：「一兩天來贖，再添二毛，寫一塊七，多了不成，拿回去。」蔣鐵成道：「我實在多用錢，務必多寫幾毛。」那夥計抖抖手，翻一翻大眼睛道：「物值所值，少當少贖，你如果多用錢，那麼何不拿去三不管，一下子，痛痛快快的賣了，那有多們乾脆呢。」蔣鐵成一想：對呀！自己橫豎此去北京，未必再回來，當了也是，賣了也對，終究還是賣了的上算，於是一聲不響，暗謝他提出自己的醒頭，收回原物，走出當舖來，焉知那當舖的夥計，又叫他回來。蔣鐵成回去道：「我不當了！我已決定三不管去賣，我用錢，比較的多。」夥計笑道：「這兒也一樣，寫你兩塊如何？」蔣鐵成無暇和他多闕經濟，急又走出，一直走到三不管，收買舊衣物的小舖子裏，那掌櫃一見，開口就給五元。蔣鐵成暗喜，自己除去車費，還可敷餘若干了。試向他略一爭執，那掌櫃給到七塊錢，蔣鐵成道：「我交一個朋友賣了

。「那小鋪子買賣雖小，一聽蔣鐵成說賣了，掌櫃的當時面不更色的，已捧出七塊白亮亮的大洋錢來，並且當着面，還叮叮噹噹的敲了幾敲，聲音清脆可聽。蔣鐵成已接過來，帶在小夾襖的口袋內，拍了一拍，走起來一路響着，逕奔新車站，路上他想：這件袍子賣的，總可差強人意了。回家路費之外，尚能剩下四塊多錢，出乎意料之外了。不料到那新車站一買票，遞進三塊洋錢去，那女售票員一敲，噹的就擲了一塊出來道：「這塊是假的，換一塊好的來！」蔣鐵成聽得有假的，又是一楞！看了一看那洋錢，果然怪自己不小心，白中透紅，如何不是一塊假的？急忙又換了一塊進去，那售票員沒有話說，找他零頭，送出一張票來。蔣鐵成問道：「這車甚麼時候開的？那售票員看一看表道：「這馬上，就打銹了！再有六分鐘不到，火車就開。」說完果聽噹噹的銹響。蔣鐵成一想：這就壞了！不用說時間不允許自己去掉換，就是前去掉換，他也未必承認，俗語說：「當面銀子，對面錢。」說起來，自己也是無理，不如認一回晦氣，急於趕路要緊，於是拿那幾塊鐵，自己再細細的看了，並無異樣，這才搭乘着火車，歸心似箭，一烟溜，趕回北京來了。幸喜腰中銀鈔富裕了，模模糊糊，弄幾個肉包子夾麵包，吃了一回，火車開到北京，天是下午二三點鐘，蔣鐵成跳下車，那幾個偵緝隊員又看見他了。大家圍了上來道：「喝哥們，你還回來呀！袍子那兒去了？怎麼耍着短？你家裏出的事，知道麼？」蔣鐵成聽這口氣，大致此行不虛，說不得報紙上所載，實有其事了。連忙笑也笑不出的，爬在地上，就叩了一個喪頭道：「謝謝你們，我知道了，實不相瞞，我去天津，投親不遇，就算困住了。這是看見報，才跑回來的。這一個頭，使得那

偵緝隊員，轉而不好意思了。大家道：「你煩惱了！人有壽數，沒有法子！你回去罷，有甚麼過不去的，我們不能負責任，幫幫忙，也可以的。」蔣鐵成又謝了。急急忙忙，出離東車站，上一輛洋車，跑回家來。一看這家門外，一連四五條白紙，寫上甚麼，一蔣宅白事，怨報不週。一以及某日送三，某日發引，各有決定。院子裏居然也搭起一座棚架子，幾個人七手八脚，正在上席，門外放着兩輛手推車。蔣鐵成一瞧，這不是已有辦法？具體而微。慌忙大哭而入，狂喊着：「媽媽！」兩手掩面，偷眼一看。那院裏住房的隔扇，業已打開，中間停放着一具白皮棺材，前邊桌案，設擺着香爐蠟阡。那供桌是順台階石搭起來的一座月台上放的，月台下，零零碎碎公然還放着幾份桌椅板凳，這是北京，是叫做：「上傢伙座」。預備辦事的模樣了。蔣鐵成闖上月台，大哭起來，那屋子裏的蔣大奶奶，抱着小孩子，驚動了，急忙跑了出來。一看這人，不是別位，原來是自己的當家的蔣鐵成來了，她意想不到，又是驚喜，又是悲慟，哇哇的，也哭了起來，一邊嘴裏還數數落落的哭着道：「你這個不孝的兒子！還有一天，跑回來呀！你看看，這裏裏外外，就剩了我一個人，可難爲死了我呀！」蔣鐵成哭得痛快淋漓，把近日的悲哀，隱痛，一古腦兒，要哭個罄盡，臨了，他慢慢的算是止住了。拭着淚眼，看一看那蔣大奶奶，祇見她臉上，每日常施的淺白脂粉，早就洗下去了，現出黃黃的肉皮。頭髮上紮着白孝布，身上穿着大白孝袍子，脚下拿白布也蒙上鞋。這一打扮，已經是一個披麻帶孝的兒媳婦了，又看那小孩子，也穿小孝袍子，兩隻帶紅後跟的白鞋，眉頭上釘一塊紅補了，白布蒙頭，儼然就是自己的一個代表，他感到大奶奶之善於料理

家務，兩天的功夫，竟爾老老少少，頭頭腳腳，無處料理的不是喪家了。又因爲是自己對不過她，惹得她着此大難，此刻良心激動，禁不住又落淚道：「大奶奶，難爲你了！我本來是一點影子還不知道。知道了，馬上就恨不得飛回家來，且喜你是一把能幹的好手，這一天的光景，已經料理完善，真不愧賢惠二字。」蔣大奶奶給他讚揚得也止住哭啼了，說道：「你自然是處處承受現成的，沒有一件家務事，用你操過心，這回母親死掉，是你的親喪大故，你也用不着親手辦理，那是何等的舒服？我且問你去天津了，爲何不寫一封信來？你今天又何由知之呢？」蔣鐵成嘆的聲道：「我的大奶奶，就是你糊塗了！我去天津，冷手抓不着熱饅頭，我事情，一時那裏能夠？祇得遍處尋朋友，各方活動，那見效也不是一時的，連一個準住處也沒有，我寫信給你，又有甚麼說的？至於母親之死，我乃是由報上看見，忙着跑回來。」蔣大奶奶流淚道：「這一說來，你總算個有孝心的。」蔣鐵成道：「你先告訴我，這事情你是怎麼辦法的？母親怎麼就死了？」話言未畢，那屋裏一聲痰嗽，很重的脚步聲，走出一個穿着灰布棉袍的中年漢子來，蔣大奶奶道：「謝了！你快來見見你的內兄，多虧他，謝謝！」蔣鐵成一見這人，原來正是自己的大舅，大奶奶的親兄長，自己的喪頭，是無論大小，急忙扶地，又叩了一個頭，說道：「大舅，你甚麼時候來的？這一說又竟勞累你了，這大舅是一個手藝人，不懂甚禮節，張皇無措，一個喪頭，就算實受了。扎煞着兩隻手，無處安排，說道：「這倒教我不安了，沒有甚麼應盡的責任。彼此這個樣兒的親戚，說不上來甚麼，你不在家，你母親，又和我的母親，有何分別，我本來也是不知道，是昨天你大奶奶

派人送信去了。我趕設的跑了來。這棺材裝裹都是我賒來的。一蔣大奶奶遂跟着，就補充道：「不但裝裹棺材，就是這棚，傢伙座，明天接三鈞和尚，帶一份音樂，七座和尚的焰口，都是你大舅子憑着面子，一個銅子兒沒有花，一句話全定規了，這一副千金担，現在，都在他身上排着呢，你來看，這是半圓的，二十來塊錢的壽材呢。」蔣鐵成連連稱謝不已，那裏顧得細看那棺材的好壞？那蔣大奶奶又說道：「那裝裹呢？也沒有甚麼好東西可穿！不過一身藍布棉襖褲，一雙布襪，布鞋，一隻蓮花枕而已！這總算是老太太的福氣，如果沒有你大舅子在呢？她可就苦了，停在門板上，現在還入不了殮咧。」蔣大奶奶說完，蔣鐵成又連聲稱謝不已，那大舅倒笑道：「這件事，攔在你這讀書人的身上，包你當時沒有主意，急得抓瞎！若是攔在我的頭上，倒沒有甚麼關係。我是一個電氣工匠手藝，土地文章，認識不少買賣人，所以幾句話辦事要緊。」蔣鐵成也謝道：「自然，我們現在無論如何，先想方法，抬出死人，這是當務之急，至於其他的事情，不妨從長計議，大舅這一出頭，人是已經成殮，事情也算過去了，真是救活我們一家，蔣大奶奶又道：「還有這入殮的問題，也是你大舅勸我的做的主意。」那大舅一口就接過去了，說道：「正是呢，我正要說，入殮的時間，本是陰陽生看過的依着他大奶奶的意思，她要等你回來，我以爲你遠離北京，回來又無定期，這事情也沒有法子，使你知道，又知道幾時回來？我故此才主張入殮，好在沒有下梢，隨時可以看的。蔣鐵成說道：「這是對的！祇得如此！」蔣大奶奶道：「這就沒有事了！你且進去屋裏，我再和你細細說老太太嚙氣的前後。」蔣鐵成忙讓着大舅子進屋，大家落坐，蔣太

奶奶侃侃談道：「你走了，老太太本不知你在外闖的禍端，尚在掙扎起來，欣欣喜喜，吃了一小碗兒粥。她若無其事着實的痛快，我覺着這也沒有甚麼，不過有一星半點的可怪，不經心就過去了。直到第二天了那做報館事的，雖經來過的朋友，一個叫關甚麼的，跑來找你不在，無心的給老太太問起來，他倒不招老爺生氣，一氣兒都抖漏了。老太太聽說你前途的黑暗，和所做的事端，她登時就哭起來了，下半年病勢加重起來，終而一瞑不視，她一口氣不來的死了，事後我聽別人說了，老太太昨兒的喜歡，高興那就不是好現象，倒不一定怪你朋友不好，那叫做，「迴光反照，臨死的一會了。」蔣大奶奶說完了，到又嗚嗚哭一陣。蔣鐵成的淚也流個不了道：「我真對不起我的媽！這總算是爲我急死的，我不能辭咎，其實這一回事我還是前一年多，不小心做出來的。又誰知這時候了，居然勾翻前案，大鬧起來？誰在年輕誰也難免三天五天的荒唐，是不是？」那大舅子祇有嘆氣道：「姊丈，不是我三隻鼻孔，多出口氣，要多說一句話，像你這樣子的荒唐，也就該收一收心了！你今年，也是二十多，快三十的人，儻來的艷福，不易消受，有錢，似我的主張硬去應賣應買的打茶圍，逛二等，也不勾引良家的婦女，落一個「損德堂」的罵名。」蔣鐵成坐着，曲起一條腿來，兩手抱着膝頭，搖了一搖頭道：「大舅說的雖對，可也要根據實事，你的立論出發點的爲是，你是一個有錢的，逛二等，打茶圍，腰裏硬，甚麼不能玩呢！如果你沒有錢的話，你自然也不會說這話，而同情於我了。」大舅氣得好笑道：「你這是胡說，誰來同情你？你這去天津，以我的思想，大約又免不掉這類情事，你看，若不然，你的長衣服，何以沒有了？落得要着

短跑回來，將大奶奶不給大舅提及，她又何曾留意看見，這一看見，詫異道：「鐵成，正是呢！你的那件袍子呢？」蔣鐵成將手拂一拂衣上，低了一低頭，又抬起來，馬上便編造出一套謊言道：「也是我終朝打雁，給雁啄瞎了眼！天津的小絡比北京厲害的多，我一上電車，身上的盤纏，不留心，就給他們偷淨，我一聲張，那電車賣票還譏諷我：出來家裏放心哪？我祇得賣了回來。」蔣大奶奶不知是假，聽了兀自傷懷道：「天啦！這幸虧是回來了，如果回來，我丈夫還不窮死在天津，變成了一個落地帶子，無二鬼呀！」蔣鐵成見大奶奶信實了，這到正中下懷，他才一響不響，那大舅也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你是倒着霉來，不說閒話了，你看一看這計文。」說着，他拿過一張日報紙摺成的計聞，給蔣鐵成參看，蔣鐵成見那計聞，仍然出的自己名字，除去謹釐於幾月幾日接三，就是幾月幾日發引，並沒幾月幾日伴宿，由死人駕返瑤池的日子，算到發引之日，前後不過在家停放整整的五天。蔣鐵成看畢，沒的可說，計聞放開了說道：「是要這樣的，禮節一層，務求其簡，人到這時候，也就別管對得起，對不起了。」那大舅道：「這本是我的注意，依着我，怎麼樣，也要攔上七天，念上一天經，是你媳婦攔住了，她願意早辦完了，早早安葬，死人也心安，蔣大奶奶接着就道：「是呀！我說的。本來這一個窟窿！雖然有我哥哥担保，你也要想法子補上才是？越掏大了，越不好補，我們顧得到死的，也要給活人想一想不是麼？」蔣鐵成稱善不置，大家說開了，這天，並無別事，第二天是接三，蔣鐵成穿了大孝袍子，免不掉跪一跪靈，計文撒出去何止百八十份？然而自晨至暮，登門祭奠的弔客，不過有數的三五位，還都是和蔣鐵成浮皮

撮搥的交朋友。那些報館的同事好朋友，大家尚不至蔣鐵成回來，一個個情知他家不了之局，那一個肯上門來找麻煩？倒是那位宮雅齋三哥，送上一份禮來。人却還是不會上門，來一個禮到人不到，那大舅看得好生奇怪，偷偷問他道：「你的朋友呢？全都那兒去了？我聽說報館的人，全喜歡交朋友，你的帖子，模模糊糊，也撒了八十份這沒有伴宿，接三就是伴宿了！爲何僅僅這幾個人上門呢？」蔣鐵成也頗有所感道：「這就是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了！我在當初，一辦事，也未嘗不是衆星星月，現在不是鬧出這事，害得我遠走天涯，大家全不來了。一那大舅也落落無言，這天，把這送三交代過去了，次日，蔣大奶奶道：「今天沒事，明天才發引，你不去麼？」蔣鐵成問她到那裏？那老婆道：「你回來，有多少朋友不知，給他們一一通個電話，讓他們知道知道也好，」蔣鐵成不敢太冒昧了，先給宮雅齋打一電話，那宮雅齋聽說他回來了，連忙道：「你應該回來了！請你在家等我，你的前途危險的時間，業已過去，無防碍了。」這個消息，使蔣鐵成極度的寬心，回家等了一等，宮雅齋果然來了。他進門先弔祭了，進屋來見過蔣大奶奶，大舅，才說道：好教你聽了放心，關於郭碧蓮一案，由我審理的，現在已經弄清了！不日，那郭碧蓮即送往女子教養局，完全沒你的事了，你家裏怎麼又煩惱起來？」蔣鐵成聽得如此，尚還不無差強人意，祇是指指那院中一切道：「雅齋三哥，你看見了？這些裏裏外外，無一不是窟窿，教我怎生是好？我不發愁，煩惱，待要怎的？我是在天津，看報知道母親死掉了，所以不管有無危險，冒險跑來，多承你幫忙。」宮雅齋道：「那是份所當然，不必客氣，你到天津活動的如何？老太太是怎麼死

的？一蔣鐵成豈能告他實情，仍把回來，對付大舅大奶奶的話，甚麼扒手厲害之類的言語，述說一回。又問道：「至於我母親，雖然也知道點，我是失業了，可不知我是避難跑了的。」

一說到此間，提到那關寫實無緣無故，跑來家中，洩漏實情，以致母親一睜不視的光景。宮雅齋道：「那麼這位關寫實先生，實是令堂大人的催命鬼了，你這是走着這一步不好的運氣，無怪如此。此方你去天津，活動無靈，反遭扒手的暗算，這不是例子？關寫實呢？好笑！蔣鐵成道：「這也不能怪他！我母親是迴光反照，抓一個岔的死了！那關寫實的行行動動，是有些像神經病，我都能原諒他，他本來有時候，打着牌，忽然神經病來了，就呼么喝六，叫着：『我的馬奔倒茶，我的聽差打手巾把。』自己尋自己的開心。」宮雅齋道：「我說他好笑，並不爲此。」蔣鐵成道：「那麼所爲何來？想必他還有笑話。」宮雅齋道：「我說你雖然是看了報紙回來的，可是每一份報紙，未必皆能看到了。譬如這件笑談，也是有幾份報紙登載了的。關寫實原來不是個出名人物，這回郭碧蓮跳出火炕，有他在內奔走，居然報上一登。也就聲價十倍了。因此，郭碧蓮這股差使，掌到我們那邊之時，他就又大發神經病了。不知從那裏搬過一隻大大的牌位，上邊寫大小報紙社長的姓名，直供到報夫聚集的同星廟裏，他早早晚晚的去焚香叩首，拿那些社長，當作他的祖先，一律平等的看待起來。」蔣鐵成道：「不錯，我臨去的一天，和你分手回家，路上還碰上他，就拿着這一隻牌位，誰想他真的拿到同星廟去了！」宮雅齋道：「這還不祇如此呢！那關寫實的牌位不過供了兩天，廟裏和尚嫌他討厭，招搖，由桌上移入桌下，藏了起來。第二天晚上，見他來了，找不見，沒

有說甚麼，索性把牌位劈開，升了火爐，他也就不再去焚香叩首了。至於我說他好笑，乃是他嘴說並無野心，其實他在郭碧蓮到在我們那邊，一連氣的遞上三四次呈文，請求領去郭碧蓮，爲他的原配妻室，我們廳長一概批駁了。」蔣鐵成見宮雅齋言來，又都不是自己所知道的，登時失笑道：「闕寫實我早已說了，他是一個精神病者，決不會掂斤播兩，自己估量估量輕重，他祇知道一味胡來。郭碧蓮就是如何的不開眼，他在今朝報的月薪十二元，也看到她的眼裏。」宮雅齋道：「就是這種說法了！我們廳長徐大人本來生着疑心，這下子更不妥實了。他令我們不准郭碧蓮接見任何親朋，隔離開一邊，不久送入教養局，感化她五個月六個月以後，方談倒婚姻問題。此刻她的官司未了！如何便能公然領娶呢？」蔣鐵成爲之爽然，隨又稱謝一番道：「三哥幫我的忙，我決不敢忘，我們可稱患難朋友了。」宮雅齋道：「那沒有說的，我們誰都願意朋友好，有此一回經驗，大約你對於那些輕薄桃花，也不敢招惹了。」蔣鐵成赧然，送着宮雅齋出來，宮雅齋這天是日夜加班的，仍回警視廳來。那辦稿案徐科員見他來了，拿了一捲卷宗來道：「雅齋，你看這寫實，恐怕是事前和郭碧蓮商量好了，祇等她一出火炕，他就前來請領，以成夫妻罷？你出去去這一回，他的呈子，一連遞上兩件來了。仍是請准領出郭碧蓮，作爲妻室，廳長氣了，令你究查一下呢。」宮雅齋看到那幾件呈文，不禁笑道：「這就是報紙之羞，偏用這類不通的朋友。連一件呈文底稿，也擬不通順，這那能當甚麼編輯？完了，既有這廳長的交派，晚上我附帶着，斟問一斟問。也許這關寫實前生注定，該有幾天的牢獄之災罷了。」徐科員笑着走了。宮雅齋晚上，當真又提出郭碧蓮

來，問道：「我審理你的案件，差不多已將完了！不日，你就送往教養局，去受幾個月的感化，現在我問你：還有甚麼說的。」郭碧蓮道：「我沒說的，我祇是不甘心，我的仇人，逍遙法外。我想在社會做事。」郭碧蓮說到這節，又淚眼婆娑的要哭起來。宮雅齋急喚道：「胡說，你以前，定全是你自己意志薄弱，站不住脚跟。凡事情，但能母狗不擺尾，公狗焉敢上前？這不能處處怪男人不好，大部分的責任，都我女的身上。現在不准你再說甚麼仇人。」郭碧蓮氣苦極了，索性哭起來，宮雅齋道：「不許你哭，你哭，拿皮巴掌抽你耳瓜子。」郭碧蓮嚇得不敢哭了，宮雅齋又問道：「你認識一個在今朝報做事的關寫實麼？」郭碧蓮想着，祇說不認識。宮雅齋道：「他上六七次呈文，請領你爲妻室，你願意不？」郭碧蓮一聽，有人招呼他便道：「我在原則上，願意了。」話未言畢，那宮雅齋坐在上面，拍地便是一敲桌案道：「少說費話！我這裏是問你，你不要拿門面話來敷衍，留神我打你，你乾跪說大白話，不必說原則，你祇答覆我願意不願意？」郭碧蓮給他嚇怔的，都糊塗了，良久的功夫，竟爾想不出答詞。宮雅齋問了又問，郭碧蓮才道：「我在三等下處裏邊，成天盼着出來，好重見天日。如今我出來了，反而身體不得自由，我聽見有人領我作爲妻室，自然願意。不過我在未充分明瞭關寫實的身分，家庭之先，不能留得願意。我祇可說原則上願意。」郭碧蓮說完了，宮雅齋猛地又一拍桌案喝道：「你有理！我早打聽明白，那關寫實說了，他和你私下定有婚約。祇待你一入警視廳，他就來領你，以便送了你們的心頭之願。他都告訴我了，你還不從實說來？」郭碧蓮聽得叫屈道：「這可天知道了！我根本不知這個人。」宮雅齋又

威嚇幾句，郭碧蓮居心無愧，祇說並無此事，本不曉得關寫實爲何許人，談不到合作的可能，宮雅齋嘿嘿笑道：「我知道，你必然和報館裏人，某一兩個定有婚約，希圖玩弄地方人員，所以鬧成今日，我偏不能讓你們達到目的，不用打算你自由接見別人。」郭碧蓮聽得模糊不懂，宮雅齋喝令押下去，又退堂了，他把這天審理的情況，告知廳長徐如水，徐如水一聽，深爲謂然道：「我以爲這是對的，三等下處內的可憐蟲。觸目皆是，多得不可勝數，何以獨在郭碧蓮身上，報紙如此注意？依着你很對。」宮雅齋得了這個主張，越發如若無人，卽時又提出郭碧蓮來道：「你的官司，業已確定，歸由女子教養局感化，將來擇配夫主，好生的，跟人家過活，現在你應當具一個甘結，畫一個押，作爲完案。」說時早由旁站的制服官人，送下一張寫好的紙條來。那紙條上寫明，無非郭碧蓮自承認意志薄弱，屢受男人欺騙，由於自己濫交不慎，情願自悔前非，忘掉舊事，不再提起，此後出路，一惟警視廳之命是聽，如蒙允許，安插於女子教養局，俾朝夕得受訓練，將來能以擇配夫主，則感德靡涯，郭氏祖先，亦將含笑九泉，圖報來世。郭碧蓮看了道：「老爺，我是一個有知識的女子，嫁人不是我的出路，我要在社會上做點事，以我未亡的身軀，替人羣服務，盡一些義務。」宮雅齋笑道：「肉麻肉麻，你們女人若不唱自盡戀愛的高調，何致於今日？你們女人，惟一的出路，就是嫁人。」郭碧蓮道：「我不敢在說嫁人了。」宮雅齋詫然道：「一個女人，誰不願意嫁人？你怎麼不願意再說嫁人？」郭碧蓮道：「我方才過堂的時候，談到嫁人的問題，老爺問我，我不敢不實說，不過，我剛一答覆原則上願意了，老爺就罵我，指定我和甚麼姓關的有

「私約，我還敢再談嫁人？」郭碧蓮說完了。那宮雅齋倒祇顧現在，把適時的說話忘了。他不禁冷笑道：「你到底是一個聰明人，在這個節骨眼上，等着我咧！但是，這時候由不得你自己，你要聽我們的發落了，你自己固然滿心的主意，也是無處施展。我教你往東，你不能往西！」郭碧蓮仰了一仰臉，呼着口氣道：「老爺，報館裏人是救我，才讓你們究情我的實在狀況，傳我到這裏來。我也以為一到這裏，就離開地獄，另行創造我的新生命，現在勒令我簽字於這張紙上，做我所不願意做的事，我不能依從。」宮雅齋見她強項起來，他笑一笑道：「你不依從不行，反正到在教養局內，六個月期滿，依法感化完畢，公開擇配，這是一定的章程，不然，便沒有你的口糧，斷絕你的飲食，看你嫁人不嫁？」郭碧蓮道：「我嫁人也可以，必須經過一番交際，和考察，不是拿我到那裏，懸出像片，像叫賣的商品一樣的，給人挑選。」宮雅齋讓她說得沒法，祇得笑道：「你下去，好生的考慮一回，我容你十幾個鐘頭的功夫，明天一早問你，關於你的出路，這是我們籌商的結果，你不聽也不成。」郭碧蓮且不去，仍自問道：「老爺，我的一百來塊錢，甚麼時候交給我？我問一問。」這話使得那宮雅齋面容一整，立刻沉思起來。半響才笑道：「你聽誰說的？那裏來的一百來塊錢？這是瞎話！」郭碧蓮道：「那是報紙上登的，誰沒有看見？那是大家捐助我的，當然給我用。」宮雅齋道：「報紙上登的，那有虛實？等我問問，有無此事。」郭碧蓮道「我的身上小衣服，應當換洗了，還有襪子也該買，沒有錢是不行的。」宮雅齋令她下去。郭碧蓮回到拘留的監牢內，有的是同住的女難友，大家問到她被訊的情形，不免又給她一些意見，次早又提

出她去。宮雅齋道：「你的錢，我們已交你們的看守了，你放心。」郭碧蓮答應一聲，並且謝一謝道：「老爺的恩典，我不敢忘了，看起來。報紙上登的，不是假的，原來倒是實在的。」宮雅齋又不慌不忙的交下那張文稿來道：「現在錢給你了，你要在這上邊簽字，畫一個押。」郭碧蓮道：「怎麼？我的錢，另是一事，這個押，我不能隨便畫。」宮雅齋這回又不似從前，一改強硬的態度，笑了一笑道：「你先不要反對！我自從你一鬧到這裏來，早看明白，你不是一個糊塗塗人。現在却怎樣你這等的不明白？難道你想了想這十幾個鐘頭，就沒有想過滋味來？」郭碧蓮道：「我沒有想過來。」宮雅齋微微又一笑道：「那你就太繞死扣子了！依着你，想要怎樣？莫非你還夢想我們白白放你出去？」郭碧蓮道：「我沒有別的意思，我祇想從此不隨便的就結婚，能夠做事更好。若是報館麼，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因為是熟手，尤其願意担任。」宮雅齋失笑道：「那又是笑談了。你自己想想一個墮落三等娼寮的女人，誰還來領教？報館是文化機關，同人多半潔身自好，那裏又有你的地位？況且聽說：你在下處，排字房的朋友們，有的也去住了。你真不怕難為情呀？」郭碧蓮道：「我想報館教我一場，他們未嘗不救我到底！宮雅齋道：「那麼也好，我容你兩天的功夫，壓下這公事，你自己去信各報徵詢，可有人聘用？」郭碧蓮鞠躬道：「這就好了。我寫幾封信，也算試一試。」於是又退堂。郭碧蓮這也是由於女難友大來參考而得。以為教養局的出路，終不如這樣，還我自由之身的好。其實她錯了。報紙登載她的因果，目的祇在利用她的所聞，推廣它的銷路。郭碧蓮選擇幾家可靠的大小報紙，每家寫一封信，述說她的苦情，想求一出路。大家接

到她的來信，莫不橫點頭，付之一笑。有的還笑道：「這簡直是罵我們新聞界，我們不需要。一過去兩日，石沉大海，渺無回音。廳長徐如水一日，又問到此案發落問題，宮雅齋呈上甘結底稿，說道：「這是對於她的惟一交代，可是，她是認識字的，不允許簽字。」徐如水道：「你們也太固執了。何用寫明擇配？反正一到教養局，就是以擇配作出路了。」宮雅齋奉命惟謹，又提出郭碧蓮來道：「現在兩天了，你並未接到回信，足見各報無聘你幫忙之意。這底稿經廳長特別恩准，業已修改，你再看一看。」郭碧蓮這時候已成強弩之末，她雖有既定主張，當不得俱已失敗，所以她看見這底稿，大加修改。不談擇配，就簽字了。宮雅齋又問她：還有甚麼話說？郭碧蓮鞠躬道：「我沒的可說了。祇要擇配的說法一取銷，有給我兩頓飯吃的地方，我全可以去，廳長的盛情，我極其感謝，我在天津，本來有一家親眷，但我不願見她，她也不願見我，此外，並無別人。」宮雅齋大功告成，次日即送她入教養局。郭碧蓮在拘留所內，少不得離別各位女難友，那大家不期然的，向她致賀道：「你走了，總算是官司有了出頭之日，這不是一喜麼？我們也許前後不同，早晚在女子教養局內，見的面，再會罷！」郭碧蓮見此狀況，自己已成飛花落絮，前途難卜。又聽這套話，雖是致賀，却和那二簧舊劇女起解內崇老伯蘇三講的話一般無二，祇差掉「拜別獄神」的一番手續了，她不由落淚道：「這女子教養局大概總不致照警視廳內一樣了罷！我這幾天過堂，皆是夜間，倒像到了陰曹地府，不見天日。」那些女難友道：「可不是你這幾天，臉上也瘦了？不要緊，到在女子教養局，每天有你的工作，比這裏舒服的多了，並且六個月，八個月，你就擇

配了。一郭碧蓮最不受聽的；就是這擇配二字；她又唏噓道：「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死了，也不進教養局。」可是這話說了無用，那押送她的警察，到時候，蜂擁而來，提出她去了，那管死活，曳上一輛洋車，就飛馳開，這押送的時候，也是警視廳商議妥當的，不在白天，偏在夜深，免得引人注意，又生枝節，惟是如此，那女子教養局門外，無獨有偶的，還已站定二人，皆是前來探望郭碧蓮的。其中一位是那具呈警視廳七八次，請領郭碧蓮爲家室的關寫實，一位却是所謂小說家石曉亭了。他兩個人自從得到郭碧蓮押送入教養局的消息，兩個人不前不後，不約而同，跑到女子教養局。關寫實是拿着一張明呼報，打聽道：「郭碧蓮解到你們這裏來了麼？我這裏有名片，請讓我進去，見面談一談話。」那教養局門警看見關寫實穿一件疙疸呢的長袍，雖然面上的化粧品，極力烘托渲染，却是難掩他的枯瘦容顏，不是一個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及至一看他名片，越發了然。原來是一位記者先生，前來有所刺探。便笑道：「不知道這件事，我們這裏，今天並沒有甚麼人解來。」關寫實道：「怎麼能沒有呢？這明呼報祇上登的，你們的局長談話：假如郭碧蓮解到這裏，將要委她爲助理文牘員。並且這今天起解的消息，是警視廳傳出來的。」門警道：「沒有沒有，報上所登，未必確實，焉有這等事？」一話言未畢，那縮在旁邊，偷聽許久，未敢發一言之石曉亭，忽然用手一指道：「你還說郭碧蓮起解不確實？你看！那不是郭碧蓮來了？」一門警和關寫實一聽，連忙一看，果然是那一股差事來了，欲知他二人如何？請閱下面。

